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19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
Thursday, 24 October 2019

上午 9 時會議繼續
The Council continued to meet at Nine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梁君彥議員, 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張宇人議員, G.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G.B.S., J.P.

李國麟議員, 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 G.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G.B.S., J.P.

黃定光議員, G.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G.B.S., J.P.

李慧琼議員, S.B.S., J.P.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S.B.S., J.P.

陳克勤議員, B.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B.B.S., J.P.

陳健波議員, G.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G.B.S., J.P.

梁美芬議員, 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S.B.S., J.P.

黃國健議員, 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S.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毛孟靜議員

THE HONOURABLE CLAUDIA MO

何俊賢議員, B.B.S.

THE HONOURABLE STEVEN HO CHUN-YIN, B.B.S.

易志明議員, S.B.S., J.P.

THE HONOURABLE FRANKIE YICK CHI-MING, S.B.S., J.P.

胡志偉議員, M.H.

THE HONOURABLE WU CHI-WAI, M.H.

姚思榮議員, B.B.S.

THE HONOURABLE YIU SI-WING, B.B.S.

馬逢國議員, S.B.S., J.P.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S.B.S., J.P.

莫乃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RLES PETER MOK, J.P.

陳志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CHI-CHUEN

陳恒鑞議員, B.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HAN-PAN, B.B.S., J.P.

梁志祥議員, S.B.S., M.H.,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CHE-CHEUNG, S.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THE HONOURABLE KENNETH LEUNG

麥美娟議員, B.B.S., J.P.

THE HONOURABLE ALICE MAK MEI-KUEN, B.B.S., J.P.

郭偉強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WOK WAI-KEUNG, J.P.

郭榮鏗議員

THE HONOURABLE DENNIS KWOK WING-HANG

張華峰議員, S.B.S., J.P.

THE HONOURABLE CHRISTOPHER CHEUNG WAH-FUNG, S.B.S., J.P.

黃碧雲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HELENA WONG PIK-WAN

葉建源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IN-YUEN

葛珮帆議員, B.B.S., J.P.

THE HONOURABLE ELIZABETH QUAT, B.B.S., J.P.

廖長江議員, G.B.S.,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IAO CHEUNG-KONG, G.B.S.,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THE HONOURABLE POON SIU-PING, B.B.S., M.H.

蔣麗芸議員, 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CHIANG LAI-WAN, S.B.S., J.P.

盧偉國議員, S.B.S., M.H.,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LO WAI-KWOK, S.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THE HONOURABLE CHUNG KWOK-PAN

楊岳橋議員

THE HONOURABLE ALVIN YEUNG

尹兆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WAN SIU-KIN

朱凱迪議員

THE HONOURABLE CHU HOI-DICK

吳永嘉議員, B.B.S., J.P.

THE HONOURABLE JIMMY NG WING-KA, B.B.S., J.P.

何君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JUNIUS HO KWAN-YIU, J.P.

何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HO KAI-MING

林卓廷議員

THE HONOURABLE LAM CHEUK-TING

周浩鼎議員

THE HONOURABLE HOLDEN CHOW HO-DING

邵家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HIU KA-FAI, J.P.

邵家臻議員

THE HONOURABLE SHIU KA-CHUN

柯創盛議員, M.H.

THE HONOURABLE WILSON OR CHONG-SHING, M.H.

容海恩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YUNG HOI-YAN, J.P.

陳沛然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IERRE CHAN

陳振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CHUN-YING, J.P.

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張國鈞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KWAN, J.P.

許智峯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I-FUNG

陸頌雄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UK CHUNG-HUNG, J.P.

劉國勳議員, M.H.

THE HONOURABLE LAU KWOK-FAN, M.H.

鄭松泰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CHENG CHUNG-TAI

鄭俊宇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UN-YU

譚文豪議員

THE HONOURABLE JEREMY TAM MAN-HO

范國威議員

THE HONOURABLE GARY FAN KWOK-WAI

區諾軒議員

THE HONOURABLE AU NOK-HIN

鄭泳舜議員, M.H.,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CHENG WING-SHUN, M.H., J.P.

謝偉銓議員, B.B.S.

THE HONOURABLE TONY TSE WAI-CHUEN, B.B.S.

陳凱欣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OI-Y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石禮謙議員, G.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J.P.

田北辰議員, B.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TIEN PUK-SUN, B.B.S., J.P.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劉業強議員, B.B.S., M.H.,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LAU IP-KEUNG, B.B.S., M.H.,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 ATTENDING: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HENRY LAU JR.,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助理秘書長薛鳳鳴女士

MS ANITA SIT,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戴燕萍小姐

MISS FLORA TAI YIN-P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衛碧瑤女士

MS DORA WAI,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盧思源先生

MR MATTHEW LOO,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政府法案

GOVERNMENT BILLS

政府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Government Bills

恢復政府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Government Bill

主席：早晨，本會現在繼續就《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

葉劉淑儀議員，請發言。

《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

INLAND REVENUE (AMENDMENT) (TAX CONCESSIONS) BILL 2019

恢復辯論於 2019 年 3 月 2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0 March 2019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早晨。我今早發言支持政府《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眾所周知，《條例草案》在 7 月休會前原應有機會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的建議很簡單，就是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這項寬減措施已由財政司司長於今年 2 月 27 日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宣布。現在當局提出一項修正案，把稅務寬免的百分比由 75% 提高至 100%，但每宗個案的上限維持在 2 萬元。這項優化措施可令 143 萬名納稅人或企業額外節省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我支持這項修正案。

為何政府會多提出這項修正案呢？主席，正如你所知，原因當然是香港的環境自 6 月至今已發生了很大變化。現時，很多市民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很多人的"飯碗"快將打碎，單靠這些措施並不足夠。我們難得有機會就政府運用公共財政來紓困或刺激經濟進行辯論，我亦要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第一，即使沒有 6 月 9 日開始的"修例風波"，本港的經濟亦已步入衰退，動力一直在減弱。劉局長，容許我班門弄斧。我們且從最基本的"經典宏觀經濟"(classical macroeconomic)看看有何刺激經濟的措施——這些劉局長也懂的——主要有 3 點，就是"G、I、C"。G 代表政府投放資金；I 代表 investment，即私人投資。第三的 C 則代表 consumption(消費)。

政府已提出在多方面投放資源，有些是經常性開支，例如政府這兩年為教育界增撥 83 億元。此外，亦有很多非經常性的基本開支，例如立法會每年應可批出 1,000 億元的工程開支，這是我們的同事盧偉國議員經常提到的。可是，如果政府以上的開支全部因為立法會"塞車"而無法批出，那資金就無法注入社會。

此外，就是私人投資(investment)，例如基建投資。政府一直有投放資源在基建投資，但如果社會氣氛不好，商界對香港的信心減弱，私人投資即會受影響，本港的經濟增長也無可避免被拖慢。

再者，就是 C，即 consumption(消費)。消費主要分兩方面，一方面是本地消費，另一方面就是旅客來港的消費。劉局長或署理財政司司長對此也知道十分清楚，因為近數月來港遊客的數字大跌、內訪團數字也大跌，雖然外訪團仍有一點生意，所以在消費方面，包括零售、飲食、酒店、旅遊均大受打擊。香港人仍然可以消費，香港人的好處，就是本地經濟的 saving rate 較其他地方高。劉局長、司長，對嗎？不僅政府的公共財政穩健，大型私人企業，特別是地產商均有大量資金。此外，私人方面，如 household(家庭)，很多人都有積蓄，仍然可以消費，但心情不佳倒不想消費，當星期六、日不能上街，自然也不會消費。當每個人都不開心，擔心"飯碗"打碎時，又怎會有心情購買手袋，消費意欲因而備受打擊了。此外，有些人希望在安全的環境下才消費，他們或會前往布吉島等地才消費，這些消費就是 leakage(外流)，在其他地方消費，而本地的經濟卻未能受惠。

因此，現時政府十分頭痛，要構思更多紓緩措施。新民黨曾於 7 月提議當局採用較簡單的做法，就是全民派發 8,000 元。接着，另一個政黨——好像是自由黨——則建議全民派發 1 萬元。這是比較簡單的做法，但政府沒有採納。我並不介意政府沒有採納建議，因為如果真的全民派發 1 萬元或 8,000 元，即涉及數百億元。如果 6 月、7 月時當局接納我們的意見，於本會復會時即通過派發數百億元——當然須

經立法會審批——這樣對經濟是否有幫助呢？如果再有行業需要幫助，又可以怎麼辦呢？

近數月，我們知道政府推出了兩輪紓困措施。第一輪，財政司司長推出 191 億元的紓困措施，第二輪是最近宣布的，涉及 20 億元。財政司司長，是這樣嗎？那些紓困措施是有針對性的，例如專為運輸業提供的燃油補貼。此外，政府亦大幅度削減轄下物業的租金，以及各類收費(fees and charges)，例如驗車費、公屋商場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冬菇亭"等均盡量減免租金。這些是政府已經做了的。

此外，邱騰華局長昨天宣布為旅遊業推出一些措施。他說香港有 1 700 間旅行社，有 6 000 多名導遊、17 000 名領隊，當局的方法是向每名過夜旅客補貼 120 元，每名過境旅客補貼 500 元——應為 100 元，每間旅行社最多可獲 500 名旅客的補貼，有些旅行社可獲發數萬元，應該對旅行社有幫助。

可是，我希望司長回應時可以澄清一下，因為我們黨內有些青年人對有關計劃有些誤會。司長，這些錢是直接發給旅行社的，對嗎？應該是發給旅行社而不是旅客的，對嗎？我們黨有些青年人在網站上看到有關安排，即表示向每名遊客派發 120 元並無幫助。其實，金額不是直接給旅客，而是給旅行社的，對嗎？因為旅行社正在"吊鹽水"，當局不想旅行社倒閉。可是，領隊、導遊又怎麼辦呢？那些金額能否惠及領隊和導遊呢？如果不能，他們會很慘。雖然政府較早前呼籲他們搞本地遊，也鼓勵他們學習，從而獲得數千元津貼，但數千元真的無法養家。即使搞本地遊也要安全才可行，除非是到東龍島。然而，如果交通接駁不佳，也是不行的。星期日地鐵一早便暫停，外出又怕有路障、怕被人審查思想、要懂得喊口號才能過關，這樣沒有人想參加本地遊。

因此，在挽救旅遊業、飲食業、零售業方面，減租十分重要。我知道有些商場已經開始減租，但有些無良商場仍然不肯減租，司長真的要加大力度，在未來數月跟他們多作討論，設法挽救各行業，特別是中小企和小型企業，以及現時陷於水深火熱、隨時失去工作的市民。我希望司長直接跟那些完全不肯減租的人商討。

此外，由於我尚有些發言時間，我想跟司長探討一下，現在這樣"擠牙膏"式地逐一推出措施的效果是否最好。由於政府十分小心，要考慮有多少彈藥，不想一次過每人派 1 萬元，以致一次過花數

百億元，希望逐少、逐少的支出，所以目前為止也十分審慎，第一輪用了 190 億元，第二輪是 20 億元，而昨天幫助旅遊界只用了 1 億元。司長，這種所謂針對性的“擠牙膏”手法，究竟是好是壞呢？提振經濟的作用又有多少呢？第一，是否能提振本地經濟呢？第二，就對外宣傳而言，又能否做到 **big bang effect**(突出的效果)，即讓人看到香港政府真的正在下工夫，並大刀闊斧的推出一些措施呢？

舉例來說，零售如此疲弱——主席，我最支持零售業的，我空閒時最喜歡做的便是巡鋪，我經常告訴邵家輝議員，他最應該投票給我。司長有否考慮呼籲香港的名店一同宣布，為了治療市民的創傷，全部名店及各大商場將於特定時間大減價，呼籲旅客前來。雖然本港沒有消費稅，但只要旅客能夠出示 **passport**(護照)或內地通行證，便可享特別優惠。當局要想一些 **gimmick**(噱頭)才可以的。

在對外宣傳方面，當局不要怕別人笑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據我了解，有些財經界人士似乎十分害怕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事實上，有很多地方也經常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美國出現山火是緊急狀態，地震又是緊急狀態，電子煙死人也是緊急狀態。此外，加州因為出現房屋危機，住屋不足，也有人要求州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緊急狀態的好處，就是可以特事特辦，繞過加州所有複雜的城市規劃、環保規例，立刻建屋。

因此，司長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第一，我認為司長的工作一定要到位；第二，要有力；第三，要快；第四，要讓外界看得到效果，有 **big bang** 的效果。昨天也有同事就這方面詢問政府，過去數月的事件如何摧毀香港的國際聲譽，因為很多原本打算來香港的人也取消了行程，司長知道嗎？今年年底，我的校友 **Stanford Class of 2021** 本來有 37 名 **MBA** 學生計劃來港，加上老師合共 40 多人。他們來港進行 **field study**(實地考察)，當然不單是見我，還會見很多人，但我忽然接獲通知說他們不來了，因為香港不安全。我們應怎麼辦呢？

因此，主席，我非常認同特區政府所言，首要工作是止暴制亂。如果旅客在外面聽到香港不安全，他們便不敢前來，連我的校友也不敢來進行 **field study**，會議也全部取消。幸好，主席知得最清楚，我們高爾夫球會的 **Golf Open**(高爾夫球公開賽)今年堅持繼續，也可拉回一些旅客。本地人不敢外出，怕出街遇路障或遇到黑衣人兇神惡煞。我們應怎麼辦呢？

主席，我昨晚也有外出，出席香港印度商會的印度新年酒會，行政長官也有出席。我在酒會中當然遇到 Mohan，也有向他問候。在場所有印度人、外國人、本地人也問我："葉太，怎'收科'呢？When will this end?(甚麼時候才會完結呢)"。他們認為我身為行政會議成員也應知道如何處理，但抱歉，我只能提供意見，至於實際上如何處理，我並沒有資格說。司長，如何"收科"呢？這種"擠牙膏"式的處理手法，每次力度也不夠，一方面怕被人說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另一方面又怕影響金融評級，其實香港一直這樣跌下去，同樣會影響金融評級。

換言之，利民紓困的措施，每人 2 萬元退稅，增加百分比至 100%，我是支持的，但政府這數天提出的"加碼"的針對性措施，我認為並不足夠。此外，對外宣傳不足夠，令市民安心方面也不足。不過，最重要的是政府真的能夠提出有效而有力的措施，真正做到止暴制亂，因為這個假借民主自由的運動，不會自行停止的，這些人不會停止，他們已經玩到失控。司長，我們十分害怕，我的選民告訴我，他們十分害怕。司長，請你快快幫忙特首，想個辦法停止這情況，否則，我們這座美好城市的百年繁華，便真的會在今屆政府手中終結。

何啟明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這項條例草案。今天的條例草案與稅務有關，其實稅務是一個二次分配的問題。我認為在香港，二次分配確實未能令人感到公道或平等，所以，我希望政策的目標是令整個過程公正，而在政策下作出的分配可達致最基本的平等。

可是，我們聽到很多年青人在這次社會運動中說要"攞炒"，成年人可能認為"攞炒"即在經濟上"一齊攞住死"，但究竟這種心態從何而來？"攞住一齊死"的話，年青人也會死，究竟這想法從何而來？其實，當代的一位賢人黃子華先生曾經巧妙地提出"魚蛋論"，我不知道司長有否看過他之前的"棟篤笑"——"無炭用"。所謂"魚蛋論"，即我買了一串魚蛋，而別人用同樣價錢買，所得的卻比我多兩粒時，我不會要求老闆多給我兩粒，而是要求別人不要多取兩粒，大家一起少吃兩粒。又例如別人有甜醬，為何我沒有甜醬？我不會要求老闆給我甜醬，而是要求大家一起不加甜醬，大家一起不吃甜醬。為何別人吃得很快樂，但我吃得不快樂？那麼大家都不要吃，大家一起不快樂。我想這與"攞炒論"有着同樣意思，但我認為"魚蛋論"更繪影繪聲，亦是現時年青人想到的方法。

不過，如果以較學術性或議事堂的语言來說……我不知道局長有否看過英國作家 Alain DE BOTTON 在 2004 年出版的一本書——《身份的焦慮》。Alain DE BOTTON 是一位很通俗的哲學家，這本書是關於為何現今世代有些人對現況如此不滿。不滿的最主要來源是比較，我想這可能與很多香港人的想法十分相近。

數十年前的香港比現在更窮困，但以前的生活反而更穩定。現在大家的生活已變得更好，老一輩可能完全體驗得到進步的過程，甚至我自己也能體驗到，我是在 1985 年出生的，而我也能體驗得到，但年青的可能未必體驗到。現在明明物質生活已有進步，為甚麼大家仍然如此不滿？與外國相比，究竟我們欠缺了甚麼？問題在於焦慮。焦慮的原因是我們認為我們與旁邊比我們"高"的人有一道鴻溝，我們無法到達他們的位置。舉例說，我一家四口住 300 呎的房子——我自己曾住在 300 呎的房子 10 多年，現在住 400 呎的房子——這是我的狀況，如果大家也住在 300 呎的房子，這便沒有甚麼問題，可以在香港安樂地過活，正如以前在公屋聽到很多老人家說，他們以前一間房住 7 個人也是這樣過活，反而現在一個單位住 2 個人或 4 個人卻覺得不行，太過擠迫。

這份焦慮來自比較，即是與同一城市內的人比較。尤其是大家看 TV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劇集時，都會看到每個故事中的人都住在上千呎的房子裏，即使多窮也是住在 1 000 呎的屋子，然後大家樂也融融。這種對於香港社會的理解或與周邊人的比較便導致焦慮，特別是對年青一代或沒有經歷過上述轉變的一代，他們更可能出現這種焦慮。這是沒有辦法亦很難直接透過向他們說教而令他們消除這種焦慮的，必須透過整個社會政策上的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才可以看得到希望。

香港的稅收作為二次分配的手段，確實是很弱的二次分配，因為我們一向奉行低稅率的收入，付出的較外國少得多。不過，當一次、二次及三次分配都做得不理想時，其實會令很多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然後爆發。在香港，大家理解的一次分配是各自的收入，大家是憑藉個人努力而爭取回來的，但我們的一次分配能否令人覺得可以在這城市安心生活呢？其實不然。香港要取得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我們是要放棄很多在一次分配中可令大家感到較公平的措施，以致這些措施大為減少。

我們有何一次分配的措施呢？標準工時和最低工資，但我們的力度卻遠較外國弱小。更甚的是，香港政府甚至將這種一次分配的不公加劇，例如採用外判制。現時外判制的職位原本全是政府的一級工人職位，即使在 1990 年代，最基本的一級工人的工資也高於現時的外判工，但現在卻將全部一級工人職位外判，透過市場力量再加以壓榨，只餘下很微薄的工資，不管工人多麼的努力，亦不足以在社會上生活。最低工資亦沒有辦法可以為我們提供保障，而且最低工資只是最近十年八年的事，加上標準工時亦未有着落，香港的一次分配確實很難令香港人感到滿意。其實，外國的情況也一樣，但外國的稅制能夠作出效力較強的二次分配。

對於我們今天說的稅制措施，包括減薪俸稅，其效果是"打工仔"原本有 10 級痛楚，現時是 8 級，可以稍為緩減。但是，這二次分配究竟是否足夠呢？是遠遠不足夠的。如果足夠，我相信不會有這麼多中產人士走出來，這麼多"保姆車"等去幫助那些年青人。甚至當我聯絡我地區的街坊進行家訪和做電話訪問時，他們也說確實虧欠了下一代，我問他們究竟虧欠甚麼？他們解釋說自己的生活過到這麼好，但卻無法令下一代生活得好一點。這是在個人層面上，他們覺得虧欠年青人，但事實上，這正是二次分配無法帶給社會一種公平感的問題。

除了稅制外，政府亦有很多措施去進行二次分配，例如向市民提供的一些補助，但我們看到，政府這些措施，正如葉太剛才所說，全部都是力度不足、"擠牙膏"、不到位。除此之外，今次的"派糖"或其他一些利民紓困措施都是搔不着癢處。雖然我們歡迎這些措施，但它們搔得着癢處嗎？我們這些支持政府的人得不到幫助，不支持政府的人也得不到，更埋怨政府為何得不到。為何會有這情況出現呢？因為大家完全不知道那些錢撥到哪裏去。例如我們說了很多次的向 60 歲人士提供 2 元乘車優惠，其實這要花費多少？只是一兩億元而已。第二輪的利民紓困措施也花了數十億元，但卻不肯撥出一兩億元，讓一些市民覺得政府真的為他們着想或幫助他們出行。六十歲人士的 2 元乘車優惠，我們已提出了數年，但至今仍未實施。

由此可見，這些簡單概括的措施，政府不肯做，但一些仔細公平的措施，政府又做得不好，例如派 4,000 元這項措施，如果我們好像周邊城市般可以用電子方式申請，便不會搞到親自遞交表格後，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也可以遺失數萬份表格。這是甚麼效率？這是甚麼政府操作？親自遞交表格也會遺失。所以，政府做這些仔細的工作做得不好，無法令市民覺得對於越貧窮的人士，政府會提供更多的幫助。政府根本做不到這方面的工作。

簡單概括的工作政府做不到，而仔細的分配又做不好，如何令市民覺得在二次分配時，政府收取市民繳交這麼多的利得稅、釐印費、印花稅等稅款後，可將這些公帑運用得好？市民看不到政府在這方面做得有多好。所以，這便是民怨的一個源頭。

我太太現時在法國，她告訴我當地有一種社會保障的做法，例如當地的託兒服務——主席，我可能扯遠了，但請讓我簡單解釋一下——當地的託兒服務會根據家長收入的高低調整收費，如果收入高得像立法會議員般，同一項服務會以市價收費，但如果是基層市民的收入，同一項服務每天只是不足 1 歐羅(即港幣數元)。這是一種很公平，相對很仔細的安排，令人覺得在這個社會生活，仍然有公平的感覺，與有錢人的距離不會相差很遠。這是一種可以減少焦慮的方法。但是，香港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對於貧困人士採用"一刀切"的做法，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長者生活津貼的受助人只能獲得少許資助，不符合資格的便甚麼也沒有。所以，這種二次分配，包括稅制上的處理，都是過於簡單粗疏，無法令香港市民有一種平等的感覺。

因此，局長，我們是否可以從較深的層次作出處理呢？現時透過這種"擠牙膏"方式，在人家打得厲害些，可能拖延更長時間時，政府便提出多一些措施，這是否一種合適、能夠止暴制亂和平定香港現時局勢的做法呢？我真的不敢苟同。當然這不全是你的責任，但我相信整個政府需要加大力度處理現時香港的亂象。

其實，國內有些學者已提到現時不單只有一次分配及二次分配，還有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是指透過賺到錢的商人或其他人士自願捐款，然後透過 NGO(非政府機構)補漏拾遺，以處理社會上的一些需要。這種補漏拾遺的做法與關愛基金的作用有點相似，但現時關愛基金變相已經全由政府注資，市民的捐助越來越少。所以，這種一、二、三次分配確實在香港做得不好，亦缺乏力度。其實，很多小的政治問題都會因此而在經濟方面埋下一個深層的地雷，遲早都會爆發出來。

所以，我認為政府可以藉着這次運動處理一些問題——正如我每次都說"有危便有機"——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呢？我認為政府可以再思考一下，特別是從稅制或透過政府的動作進行二次分配來再分配社會資源。我認為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主席，我謹此陳辭。

郭偉強議員：主席，首先辛苦你"老人家"了，因為內務委員會仍未選出正副主席，所以便要你坐一整天主持會議，辛苦你了。

我是支持《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其實，稅務寬免即是扣稅，基本上是沒有人會反對的，而且今次政府更"加碼"把寬免額由七成半增至十成，對於"打工仔女"而言，可能便會多出一千數百元可供使用，我相信他們對此也是歡迎的。《條例草案》本應在暑假前便應該獲審議和通過，但很可惜，大家也有一個深刻的經歷，就是由於立法會大樓在 7 月被無情摧殘，令會議無法召開，因此這些民生事情亦一拖再拖，減低了條例的正面成效，同時亦令社會空轉。事實上，無法無天的暴力衝突造成嚴峻的社會紛亂和經濟衝擊，"打工仔"的"飯碗"被打破，這才是真正造成民不聊生的禍根，再加上政府在止暴制亂的表現上欠佳，令暴徒有恃無恐地破壞社會安寧。

雖然政府因為環境惡劣而把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等寬免措施，在維持原先 2 萬元上限的規定下加大寬減比率，寬減總額亦由原來的 189 億元增至 207 億元，但其實也只是增加不到一成。然而，"打工仔女"均認為與"打爛飯碗"、令全家人須勒緊褲頭相比，這些額外寬減其實是微不足道的。以一名原本應繳交 2 萬元稅款的家庭為例，在調整後他們可能只少交 5,000 元，但他們的收入是否只減少了 5,000 元呢？大家也聽到建造業早已停工，零售業和飲食業所減少的生意額亦已超過三成，當中所指的三成並不代表工資減少了三分之一，而是有些人很可能已失去工作，相信這亦是很多家庭也不願意看到的情況。所以，我認為有關額外寬減的聲音是不及止暴制亂的聲音來得響徹的。

有不少聲音也認為，香港未來需要有一個大轉變、大變革。雖然今次的施政報告缺乏這些長遠的部署及構想，但社會上的深層次矛盾和民生矛盾其實已經累積很久，一觸即發，政府是不能夠坐視不理的。特首提到她認為房屋是其中一種深層次矛盾，並說下年會做得更好，但大家卻看不到她有甚麼系統性部署。除了說下年會做得好一些外，在接着下來的 5 年、10 年或 15 年，她究竟有否長遠的鋪排，告訴大家事情已經拍板了，是一定會有的呢？我暫時聽不到。另一個我們關注已久的問題，就是貧富懸殊。貧富懸殊並不是由於有能力的人賺錢較多，或能力較低的人賺錢較少，而是由於政府沒有做好應有的稅制角色，就是再分配。老實說，這個再分配的功能過去一直也是不

合格的，不然我們的堅尼系數沒有理由會一直上升。就此，我希望局長可以聽得入耳。

主席，根據財政預算案，今年 2019-2020 年度政府的總開支達 6,000 億元。當中，我們受到《基本法》的框架限制，須量入為出，因此必須有相對的收入才可以訂定這筆支出，而我們的收入主要有 4 類，即薪俸稅、利得稅，然後就是間接的印花稅，其次就是賣地收入。

在這 4 類收入當中，佔最大比例的就是利得稅，佔了大約四分之一。雖然現時利得稅增加了兩級，即 8% 和 16%，但仍然較全球平均 23% 為低。至於賣地收入亦佔了政府收入的兩成，但大家不要以為賣地收入高是由於我們有很多土地可供出售，而是因為價格高昂，而高地價同時會產生樓價貴、租金高的問題。至於第三類就是印花稅，約佔一成多，其次就是薪俸稅，也是有一成的。

從以上收入分布可見，要令香港有一個穩健收入來源，空間便應該放在利得稅上。當然，主席可能會立即皺眉頭，說我們又想打商人的主意，但坦白說，在“打工仔”的角度而言，他們須捱貴租、捱貴樓，其實就是承擔了地價，他們的承擔並沒有減少，而是同樣地沉重的。可是，商界很多人本身便是業主和資本家，因此他們可能已經避開了這方面的開支。此外，由於薪俸稅只佔一成，不論怎樣調整也不會突然增加太多或佔很大比率，因此調整空間也是很有限的，而且正如我剛才所說，他們捱貴租、買貴樓已經一肚子氣，所以政府亦不適宜再在薪俸稅上作任何調整。當然，我們亦想提醒政府，每年的扣稅措施對於中、基層市民而言，也是一種補助和紓緩措施，是絕對值得每年也做的。

那麼，既然提出要調整利得稅，我們究竟可以怎樣改呢？主席，昨天，我們的同事陸頌雄議員也提出了一個說法，就是能者多付，即賺 1,000 萬元以上的企業應該多交利得稅，為甚麼呢？請大家看看一些數字：2017-2018 年度的利得稅收入為 1,400 億元，但有份繳交這 1,400 億元利得稅的公司只佔整體登記公司一成。這跟 10 年前，即 2007-2008 年度相比，當時兩成公司有份繳交利得稅，雖然金額並沒有大改變，但可以看到利得稅的稅基是收窄了，須繳稅的人減少了。

另外，我們看看高盈利的大企業的影響力有多大。在 2016-2017 課稅年度，利潤超過 1,000 萬元的公司所繳交的稅款已佔整體利得稅收

九成，即一般中小企繳交的稅款很少，根本對利得稅收入沒有影響。但是，這些大企業繳交的稅款佔利得稅收入九成。換言之，他們當然是賺到盤滿鉢滿，否則何須交稅？所以，我們認為如果就這些大企業作出微調，稍為調整一下已經有很大作用，這就是我們的邏輯。

主席，有人會說，你是代表工會、代表"打工仔女"、代表中產基層的，當然這樣說。不過，坦白說，在數年前，當香港的首富接受電視台訪問時，這是他提出的，他也贊成可以把利得稅提升 1% 或 2%，因此而增加的收入可用於教育、醫療或工會很強調的綜合退休保障制度當中，令我們的退休保障有穩健的收益，從而改善民生，亦可加大再分配的成效。

主席，沒有人想針對有錢人，我們期望更多人賺到更多錢，多些人賺到錢，便可以能者多付。況且，香港的堅尼系數是 0.539，實在是太高了，滿分是 1，警戒線是 0.4，現在已超出警戒線一成多。所以，大家都很關心香港如何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再舉一個令大家很苦惱的數字，就是香港最富裕的十大富豪的總資產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三成半，即這 10 個人對香港有很大的影響，無論是對經濟、民生，甚至政治也可能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作一些調整。

當然，除了增加利得稅率外，政府亦可透過稅制給予這些企業一些方向或壓力，例如日後在提高利得稅率後，如果它們想獲得減稅，可以怎樣做呢？如果它們願意推行綠色政策、聘用殘疾人士，便給予一些寬減。我覺得這對社會公平、公正和均衡發展的原則是有益無害的。

此外，我們必須強調，當然，今時今日社會仍然面對很多問題，現在立法會面對"洗米派"，這個"洗米派"——或稱"倒米派"——是來自謝偉俊議員早前的發言，即你想逐粒米清洗乾淨，的確，這樣你便可以安心進食，但所花的時間會多很多。現在議會正正是陷入這種謬誤當中，我們花很多時間仔細審視，令整個項目拖延很長時間。但是，議會本身的成本有沒有計入這些項目當中呢？對於工務、基建，反對派一定有人會說是浪費公帑或並非用得其所的。但是，他們所耗費立法會的額外資源——是"額外"，即不是原定的資源——他們又有沒有計算在內呢？

所以，這些"洗米派"、"倒米派"的行為，只會令政府的施政滯後。最簡單的例子是現在派 4,000 元，為甚麼有市民還未收到？因為你要逐項檢查，浪費時間，令街坊們很生氣。原本可以很快完成的工作，為甚麼你要花這麼多時間來處理？

另外，主席，我剛才說過，今時今日香港還有很多問題：在公共醫療系統輪候專科門診，要等候 10 多個月至一年以上，這已經不在話下。申請編配公屋要等五六年，入住安老院要等十年八年，就這些民生問題，希望政府能夠透過稅制改革和增加資源，令市民感受到政府是急市民所急，從而令民生得以紓緩。

主席，其實中美關係不會在短時間內緩和，這個衝擊波會長時間影響香港前景，香港必須盡快鞏固實力，不要再讓別人覺得我們是"食老本"，要有這個危機意識才是令香港重回正軌的一個基本點。

主席，說到底，正如我在發言開首所說，這些稅務寬減不是不好，但比起止暴制亂，實在微不足道。今時今日，反對派的"攞炒"心態很多同事都已經提及過，但令我更擔心的是焦土政策。關於焦土政策，其實"港獨"分子已經說了很久，即他們知道自己不能夠在香港搞"港獨"，搞不成，他們便寧願搞垮香港、摧毀香港，即寧願給你一件破爛的東西也不願意跟你一起面對香港已經定下的政治格局。事實上，香港就是實行《基本法》的。

昨天很多反對派同事要求進行獨立調查諸如此類，裝作很溫和。但是，大家也記得在上星期開會的時候，他們每個人也在說"五大訴求"。"五大訴求"當中有兩點是特赦所有犯罪的人和立即實行雙普選。我想在這裏強調，立即實行雙普選本身已經抵觸了《基本法》。究竟他們是否已宣誓效忠《基本法》，主席，我對此有很大疑問。

主席，今時今日，香港市民必須齊心一致，一起止暴制亂，才能夠步出這個陰霾。(計時器響起)

主席：郭議員，請停止發言。

謝偉銓議員：主席，今天我們討論的《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目的是落實 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

案("預算案")建議的稅務寬減措施,藉以寬免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政府當時預計有關措施可惠及約 191 萬名"打工仔"和個人營業者,以及 145 000 個需要繳稅的公司和社團——主席,對不起,是法團才對。有關寬免估計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合共約 189 億元,當中 170 億元為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19 億元為公司利得稅。

《條例草案》原訂於今年 6 月至 7 月初恢復二讀,但由於修例風波引發的連串大型遊行示威,其後演變成違法暴力衝突,尤其是 7 月 1 日晚上至 7 月 2 日凌晨發生的違法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導致立法會大樓遭受嚴重破壞,議會運作陷入癱瘓,令這項《條例草案》被迫押後至今天才可以重新處理。

在過去 4 個月,激進的蒙面示威者的違法暴力行為不斷升級,包括堵塞香港國際機場,阻礙、甚至毆打使用機場的市民和旅客,大肆破壞港鐵設施,四處縱火、投擲汽油彈、恐嚇、搗亂,以至焚燒商舖,在街上圍毆持不同意見的人士,甚至意圖殺害警務人員及針對他們的家屬。最近,示威者更仿效極端恐怖分子運用遙控炸彈和無人機,導致多個海外國家及地區向香港發出旅遊警示,以及多個國際評級機構調低香港的信貸評級,令本港居民的言論、出行自由及消費意欲大受影響。

上述情況令香港各行各業,尤其是旅遊、零售、餐飲、運輸及建造業等行業的經營者及從業員的生計嚴重受損。加上在中美貿易戰、英國"硬脫歐"陰霾等外圍因素的多重打擊下,不少中小型企業("中小企")都面臨倒閉,數以十萬計的"打工仔"面對減薪、裁員或開工不足的情況。

在這樣的非常時期和非常環境下,財政司司長於 8 月中宣布推出一系列加碼紓困措施,包括透過修訂《條例草案》,將原訂 75% 的稅務寬免百分比調高至 100%,絕對是適時及有必要的。

有關措施預計可惠及 143 萬名納稅人和企業,讓他們額外節省合共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可惜的是,政府未有一併調整稅務寬免的金額上限,即仍然維持每名納稅人和企業最多只能退稅 2 萬元。假設沒有其他額外免稅額,"打工仔"只要月入多於 33,000 元,便未能因這次加碼退稅而受惠,令不少中產市民——包括不少專業人士——感到非常失望及不公道。

政府在今年的預算案中，決定將退稅上限由去年的 3 萬元減至現時的 2 萬元，最初我表示理解，因為政府在上個財政年度錄得的綜合盈餘只有 680 億元，較 2017-2018 年度錄得的 1,489 億元盈餘，大幅減少超過五成。今年的稅務寬免措施適度"減甜"，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在如此惡劣的經濟環境下，政府的加碼措施理應一視同仁，惠及各個階層。然而，政府現時的做法卻再次予人一種只幫基層、漠視中產所面對的困難的感覺。

事實上，不少中產家庭、專業人士和中小企一直都覺得政府的"派糖"及紓困措施對他們不公平、不公道。他們認為自己每年向庫房繳納數以萬元計、甚至更多的稅款，但他們卻不能享用絕大部分的房屋和社會福利。

中產市民的收入相對基層為高，但他們的開支亦不少，尤其是住屋開支方面，他們不合資格申請公屋或居屋，大部分都要租住或購買私樓，租金及供樓支出非常高昂。被迫住在"納米樓"的中產家庭，他們的人均居住面積更隨時低於部分公屋租戶。

特首於上周發表新一年度的施政報告，宣布就恆常的租金津貼計劃展開研究，希望紓緩部分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人士的租金負擔，即是變相將以往透過關愛基金發放予"N 無人士"的租金津貼恆常化。然而，對於那些沒有自置物業、沒有申領社會福利、不合資格申請公屋及其他資助房屋計劃的"N 無"中產家庭，他們的租金支出和生活壓力亦很大，政府卻好像從來沒有考慮向他們伸出援手。

我在去年提交予"財爺"的預算案建議書，以及今年提交予特首的施政報告建議書，均有要求政府增設租金開支免稅額，以紓緩中產階層的租金負擔，但政府均沒有採納。我希望"財爺"在制訂來年的預算案時，會以破格的思維，從促進社會和諧、減少階級矛盾的角度來考慮我的有關建議。

子女教育開支是中產家庭另一項主要支出，政府近年推出不少加強支援學校和資助學生的措施，但大部分均是針對基層學童，對於中產的幫助極少。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向每名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童，發放每年 2,500 元的學習津貼，雖然中產階層最終亦可受惠，但我希望政府可以繼續考慮我較早前提出，有關設立"實報實銷"的子女教育開支免稅

額的建議，每名子女以 5 萬元為上限，藉此鼓勵家長投放更多資源，讓子女接受優質教育，同時亦可減輕他們沉重的稅務負擔。

主席，我要再三強調的是，中產市民其實並不是伸手要求福利，只是想政府做事較為公道，希望不用繳交太多稅款，尤其是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今年預算案的其中一項措施，是將現時隸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稅務政策組，轉移至直屬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以協助司長檢討香港的稅制及制訂每年預算案的稅務建議。我希望司長在增加資源和人手後，會重新審視我和其他議員提出的相關建議，加強對中產和專業人士的支援。

主席，我最後想談談政府的財政狀況。我在數月前寫了一篇文章，指出政府多項經常性開支近年不斷增加，一旦經濟逆轉，政府的收入將會大減，便可能出現頗為嚴重的財政赤字。現在看來是不幸被我言中，受到外圍經濟及內在因素的雙重打擊，香港的經濟已經出現技術性衰退，政府各項稅收肯定會受到影響。

兩天前，我在地政總署的網頁看到，本年度已經過去超過 6 個月，但賣地及各類補地價的收入合計只有約 480 億元。按此推算，我相信全年的總地價收入不會超過 1,000 億元，較預算的 1,430 億元，可能大幅減少超過 500 億元，甚至更多。

政府原本估計本年度只會錄得百多億元盈餘，然而，如果單是計算地價這筆帳目，已可能令政府轉盈為虧。再加上因失業及出現虧蝕而申請延遲繳交薪俸稅和利得稅的個案增加、股市及樓市成交下跌對印花稅的影響，以及為了應付經濟逆轉而推出一系列的額外紓困措施，我相信政府本年度隨時會錄得數百億元的財政赤字。

當然幸好香港底子豐厚，政府坐擁超過 11,000 億元的財政儲備，只要香港能夠盡快止暴制亂，讓社會和經濟回復正常運作，一兩年的赤字並不會對財政造成太大的長遠影響。我特別提醒政府要汲取當年亞洲金融風暴以至 SARS 時期的教訓，不要因為稅收減少、出現財赤，便急急忙忙地馬上改為實施緊縮開支政策，令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的民生進一步受挫。

主席，我記得在中學修讀經濟時，當時的經濟理論指出，當經濟陷入衰退，私人消費和企業投資收縮的時候，政府更應增加公共開支的額度，以刺激內需，這樣才可達到“財爺”提出的“撐企業、保就業、

穩經濟"的口號，尤其是非經常性的工務工程開支絕對不應減少或減慢，希望局長或司長留意這方面。

當然，我很明白有關的撥款需要立法會配合，如果財務委員會不批出撥款，即使政府想加快"開水喉"亦做不到。所以，我藉此機會懇請各個黨派的議員，尤其是反對派，不論他們對當前的政治問題、暴力問題、誰對誰錯等有甚麼立場和看法，亦不要犧牲全港 30 多萬名建造業從業員，以至各行各業的"打工仔"和中小企的利益，不要再在財務委員會及立法會其他委員會"拉布"，盡快有序、有效率地審議和表決各項有利經濟民生的項目和工程撥款。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二讀。

張宇人議員：主席，自由黨當然希望《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盡快通過，給處於水深火熱的業界一點幫助，為他們打氣，因為現時業界士氣低落，亦可為繳稅的市民帶來少許紓緩作用。不過，《條例草案》涉及的減壓措施其實非常有限，主要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須繳交的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以反映當局在 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提出的部分寬減措施，涉及的稅款約為 200 億元。有關扣減會在納稅人 2018-2019 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受惠者只有約 190 萬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以及約 145 000 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可見《條例草案》幫助的對象是有能力交稅的一群，故可以預期，大部分中小微企及市民也未能受惠。

財政司司長在公布 2019-2020 年度預算案前，其實早已提出會以"撐企業"、"穩經濟"為大方向，曾令自由黨與中小企業界一度寄予厚望，但結果只看到數項即時支援措施，例如寬減利得稅、差餉及商業登記費等，當時已與自由黨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

因應近日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當局終於願意作出調整，把 2018-2019 課稅年度須繳交的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扣減幅度由原本的 75% 進一步修訂至 100%，但每宗個案可獲扣減的上限則維持於 2 萬元不變，與自由黨要求提高至 4 萬元仍然有距離。

此外，自由黨亦曾建議預算案提高個人基本免稅額至 15 萬元，要求現屆政府切實考慮，但未獲接納。當局解釋，過去數年薪俸稅及

個人入息課稅已作出多項調整，以減輕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包括自 2018-2019 課稅年度起稅階已由 4 個增至 5 個，而各個稅階已由 2017-2018 課稅年度起由 40,000 元擴闊至 45,000 元，繼而由 2018-2019 課稅年度起擴闊至 50,000 元，邊際稅率亦有所調整。

話雖如此，但這些調整其實只是杯水車薪。中產本來便要背負許多生活負擔，又甚少獲政府的照顧，可謂有苦自己知，近期經濟急劇下滑，對他們的收入也有影響，與商界一樣面對資金周轉問題。在這艱難時刻，政府實在更應回應他們的需要。

須知道，2018-2019 財政年度的實際盈餘高達 587 億元，雖然有預計指明年會出現赤字，但由於本港財政儲備已突破 11,000 億元大關，面對香港現時惡劣的經濟環境，相信當局仍然有能力承擔更多。正如昨天"財爺"在宣布新一輪紓困措施時也表示，香港有穩健的財政儲備。

除了中產，中小微企的需要更不用多說，他們可說是在垂危的邊緣，自由黨已多次呼籲當局特事特辦，提供多方面的一次性救急扶危措施。

公道地說，"財爺"也有聽取我們的意見，於 8 月 15 日宣布額外為業界及市民提供一系列紓困措施，除了進一步增加稅務寬免外，還豁免工商業污水附加費、食肆牌照，以及限制出售食物許可證等牌照費用在內的 27 類政府收費。另外，政府亦承諾向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零售及工廠單位租戶提供五成租金減免，為期 6 個月；昨天宣布更擴闊有關租金寬免的受惠範圍至政府產業署轄下的超級市場及商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餐飲及零售場所，例如小食亭、商店及文娛中心設施，亦會豁免地政總署轄下的海濱康樂或活動場地，以及大部分更改地契使用條款作社區及商業用途的短期和臨時豁免書的費用等。

我和自由黨均歡迎上述的"加碼"措施。然而，由於示威衝突持續未止，業界仍然未敢樂觀。單是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已由今年 6 月至 8 月的 5.4%，大幅上升至 7 月至 9 月的 6%，是 6 年以來的新高，反映有食肆開始縮減人手及結業。最新 9 月份提交破產呈請的公司數目，亦按年急增了 35.75% 至 691 宗。據我從業界收到的消息，10 月的情況會更加慘烈。

主席，現時企業普遍有流動資金嚴重不足的狀況，而政府現有的貸款基金計劃大都幫不上忙。雖然當局在 2019-2020 年度預算案已經調撥資源，推行支援本地企業的措施，包括協助企業擴大香港市場的版圖，或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協助企業解決資金周轉困難。但是，自由黨在 9 月 5 日舉行了"政府支援企業發展及貸款基金"研討會，如果出席的官員有細心聆聽，就會知道業界紛紛指出，有關計劃主要幫助企業在海外發展的業務範圍，即使少部分可應用在本地業務，但申請門檻過高、程序複雜，負責"守龍門"的銀行覺得無利可圖，對該類申請的查詢大都表現冷漠，令需要援助的業界求助無門。

因此，藉着今天的機會，我一再向當局呼籲，接納我近日多次提出的建議，重新推出類似 SARS 時期曾推行的信貸擔保計劃，為貸款作出 100% 擔保，讓業界用作支付僱員的薪酬。這不單可以減輕中小企的負擔，亦有助保障僱員不致失業。

其實，2003 年 SARS 時期推出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深受商界歡迎，不單為貸款提供 100% 擔保，申請條件及程序亦簡單，反之，近年政府推出的貸款計劃已經找不到這些優點。

當然，最簡單直接協助業界的方法就是派現金。因此，自由黨在 9 月中旬會見行政長官時已表達我們對今年施政報告的期望，希望政府當局可以向零售和飲食店鋪提供一次性的 1 萬元現金資助，連鎖集團店鋪則以一家為上限，紓解當前的困境。此外，自由黨亦建議當局下年度不但維持上年度提供 4 季差餉寬免措施，並把上限增至每季度 3,000 元。

鑒於中美貿易戰及反修例風波持續不息，自由黨亦建議當局立即暫停所有工商企業繳付預繳稅，如上年度的預繳稅對沖稅款後還有餘額，當局應退回相關款項，以協助工商企業應對當前的困難。

坦白說，以上建議的措施未必挽救到嚴重虧損的店鋪，但應可改善整體市場氣氛。須知道，飲食及零售業提供數十萬個就業機會，對本土經濟舉足輕重，大家本來就是唇齒相依。反修例風波已經令全港店鋪的營商環境急劇惡化，加上內地及海外旅客亦因為香港治安變壞而放棄來港旅遊，令零售業及飲食業成為今次風波的重災區。

話說回來，即使在今次政治風波之前，自由黨一直認為政府應該改變守財奴的稅務政策，但政府在 2019-2020 年度預算案中並沒有採納有關意見，自由黨對此表示失望。

在此，我希望當局可以重新考慮，尤其在本港經濟下行而租金仍然高企的時候，更應該採納這項建議，例如增加商業租金扣稅額，提升中小企辦公室或商舖租金開支扣稅至 150%，額外稅務寬免每年上限 30 萬元，這必然有助商界減輕負擔。

至於中產人士，自由黨也提議設立 10 萬元租金免稅額。我們在 2011-2012 年度已經提出有關建議，為未有物業及要租住私樓的中產提供為期 5 年，每年最多 10 萬元的租金免稅額。此建議獲得社會及多個黨派支持。政府應該正視民意，在這個困難的時間更應該立即推行。

我明白當局會密切觀察社會的實際情況，繼續因應需要推出其他協助企業和市民渡過難關的措施，故我期望昨天宣布的紓困措施不會是最後一輪，並且會有更多具針對性、有效的援助措施陸續出爐。

我最後想提醒局長，我希望他回去看看 2003 年 SARS 時期推出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當年真的挽救了很多人，政府貸款予中小企亦沒有受到批評，因為貸款只可用作支付僱員薪金，不可以用來繳付租金，不會令業主得益，亦不可用於其他用途，申請亦很快捷。今次這場災害較 SARS 時期嚴重得多，時間較長，何時完結亦未可料。所以，我希望局長回顧當時的計劃，再與司長研究是否可以採納。

多謝主席。

柯創盛議員：主席，2019-2020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

《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透過修訂《稅務條例》(第 112 章)，以落實有關措施。最近政府提出進一步的稅務寬免，將稅項扣減的訂明百分率，由 75% 提升至 100%，並就此提出相應的委員會階段修正案，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和有關修正案。我相信很多市民也記得，其實這項《條例草案》本應在上一個立法年度，即休會之前處理好，但大家也知道，在 7 月 1 日，立法會遭受嚴重衝擊和破壞，令這些惠民措施未能及時惠及市民。

主席，我想指出，今個年度的預算案提供的是一次性的稅務寬減，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的寬減本來與上年度同樣是 75%，後來調整至 100%，但上年度的稅務寬減上限是 3 萬元，今年改為 2 萬元，實際上是“縮了水”。大家一般都認同，最能讓中產受惠的措施是薪俸稅退稅或差餉寬免，但今年這兩項措施同樣“縮水”，難怪中產感到有點失望。

民建聯認為，中產是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政府對他們一直支援不足，所以民建聯曾就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提出不少支援中產的措施，可惜政府一如以往，左耳入、右耳出，該聽取的卻不聽取，完全沒有接納我們的建議，包括為沒有擁有自置物業的納稅人設立居所租金扣稅額，上限是 10 萬元，享用年期是 20 年。司長，既然供款利息可以扣稅，為何居所租金不能扣稅呢？此外，很多雙職家庭均有長者或需要照顧的小朋友，他們迫不得已聘請外傭，政府有否考慮就聘請外傭的開支設立扣稅額，以減輕這些家庭的負擔呢？老實說，政府沒有聽到我們的意見。主席，我想藉此機會再次提醒政府，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

此外，有關免稅額的制度，我們過往曾提出很多優化的建議，包括將子女免稅額由 12 萬元提高至 132,000 元，與個人基本免稅額看齊；容許有超過一名子女的父母分開申索個別子女的免稅額；准許兄弟姐妹攤分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免稅額，以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可以扣稅等。政府現時坐擁 11,000 億元財政儲備，但令我們大感失望的是，60 歲至 64 歲的“銀齡一族”，是社會上需要支援的一群，但政府對他們連最基本的照顧也完全沒有提供。我們經常提出要把 2 元乘車優惠及醫療券的合資格年齡降至 60 歲，為何政府不肯做呢？政府經常說涉及龐大開支，但司長，老實說，政府在其他地方所浪費的金錢，我相信也不止這個數目。希望當局真的能夠進行改革，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我不得不提，有一點令我感到非常不滿，也是關於“派糖”的措施，我一定要談談 4,000 元的“派錢”計劃。上年度預算案推出向市民派發 4,000 元的關愛共享計劃，但老實說，大家也可看到，籌備過程緩慢，行政成本高昂，加上執行混亂，以致市民怨聲載道。市民填寫和提交表格後，最後政府竟說遺失了表格。今時今日，這樣的事情怎能夠發生？我們一直代街坊填寫表格和遞交資料，以至代街坊追問情況。主席、司長，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來到我們的辦事處詢問為何仍未收到款項。我認為政府真的要反思。

民建聯經常說，政府上次派 6,000 元派得這麼混亂，今次派 4,000 元又這麼差勁，當局真的要想一想，是否應汲取教訓？我們經常向政府表達意見，但政府卻不肯聆聽。我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的恆常機制，不管派甚麼也好，只要有這個機制，便可確保不同階層的市民不會因為如此繁瑣的手續而影響情緒。最後結果怎樣呢？便是罵政府做得差。主席，我希望不論司長或局長均認真考慮一下，如何做好這個恆常機制。

主席，另外我也想談談當前的問題。這些"派糖"措施，我相信大家也認為是有需要的，但現在大家更深切關注的，是目前的經濟或社會情況已經漸入寒冬，政府究竟有否任何準備，幫助香港人、香港朋友渡過嚴寒呢？在中美貿易摩擦和近期本港的政治風暴不斷升溫之下，我相信整體經濟已經受到雙重打擊。連日來示威衝擊活動不但有增無減，更變本加厲。大家看到多個港鐵站及多間商戶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港鐵要停駛，有商鋪無故遭人大肆破壞，避無可避。此外，持不同意見的人會被"起底"，甚至是"私了"、圍毆。

主席，這些縱火、投擲汽油彈、打爛入閘機等行為，其實真的令市民誠惶誠恐，大家也非常擔心。經濟，以至整體零售和銷售市道，也嚴重受創。老實說，政府下了甚麼工夫，真正協助他們呢？多個國家發出旅遊警告，所有人均擔心人身安全。過去我們經常說香港是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但我現在已不敢再說這句話了。主席，我期望政府真的要思索一下，如何透過不同的措施提供有效的協助，不要只做了少許事便當作是做完了所有事。主席，香港的經濟正面對嚴重的衰退危機，整體經濟持續低迷，甚至有公司已出現裁員潮，特別是我們經常見到的中小企。我們社區內有不少商戶已紛紛倒閉，飲食業、旅遊業，甚至很多個體戶均受到嚴重衝擊。我們希望香港經濟能夠盡快向好，否則失業率會迅速攀升，最終受影響的，是那些處於水深火熱的香港基層市民。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真的要想辦法。

不過，說得公道一點，香港房屋署("房署")也是有良心的，率先為商鋪提供 50% 的租金減免，為期 6 個月，以協助商戶渡過嚴寒，減輕壓力。但除了商戶外，其實運輸業界很多我們稱為駕駛"搵食車"的朋友，情況也非常吃緊。我藉此機會再次提出，我們希望房署能夠在其旗下的屋邨停車場提供一定的租金減免。此外，香港經濟正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我們期望政府能夠呼籲——但政府完全不願做——領展、其拆售的物業業主，又或其他商場業主可以履行社會責任，仿效房署向商戶提供租金減免，共渡時艱。

主席，今天大家也知道，局長昨天已經正式撤回有關條例草案，事件亦應告一段落。這麼多個月來，香港面對自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暴亂，令香港市民生活在誠惶誠恐之中。主席，我們在地區的街坊經常對我說：“‘柯仔’，這亂象何時才會停止？何時才真的能做到‘止暴制亂’？我現時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也不敢外出。”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好好思考，我相信“止暴制亂”是香港普羅市民的主流期盼。

主席，我們現在看到，暴力示威行動對香港造成 5 項破壞，包括：破壞香港的設施、破壞香港的法治、破壞香港的經濟、破壞香港的聲譽，甚至破壞香港的民主自由。坦白說，示威遊行經常出現，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我認為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是香港一直以來的核心價值，但現在我們卻看到，示威者口口聲聲說爭取民主自由，但普通市民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甚至出行自由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更離譜的是有人呼籲在選舉日將長者的身份證收藏起來，不讓他們投票，而互聯網上已有言論談及如何搗亂投票站。主席，你認為這就是香港的民主嗎？你認為這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所說的民主，並在不同方面體現嗎？

市民對於現時香港亂七八糟的情況感到痛心、傷心、憤怒及擔憂，大部分市民不希望被“攪炒”，我知道市民的主流心願是香港能盡快止暴制亂，回復平靜，重建家園。我藉此機會，請司長和局長聆聽我這番苦口婆心的說話，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汲取教訓，並認真反思各項問題：究竟香港市民對政府有何不滿？施政是否“離地”？聆聽意見時，是否聽完便算？主席、司長和局長，發生了這麼嚴重的事件，如果政府仍然抱着陳舊的心態，以過去的方法來繼續管治香港，我認為香港必定難逃厄運。香港需要藉這次機會進行改革，如果政府不突破舊有思維，不突破現有的框架，我認為政府將無法令香港繼續向前走，亦難以回應香港市民的訴求。主席，我很希望在這段時間，政府真的思考一下，接下來如何與香港人一起走過最艱難的一年。

此外，我亦想藉此機會感謝香港警察，這是我的真心說話，我相信大家也看到這段期間他們為維持香港的秩序而付出的努力。最後，我作出呼籲，希望議會內其他黨派的同事真的要幫幫忙，不要再美化暴力，不論大家屬於甚麼顏色、有何看法、事態進展為何，暴力也不應出現。暴力無法解決問題，我相信這是十分清晰的，我們一定要與暴力割席，我不希望我們的同事會繼續支持暴力行為。

主席，這篇發言稿是我昨天落區進行家訪與市民聊天後，今天早上回來再作修改的，當中很多都是公道的說話。市民一直希望政府、希望立法會內不同黨派的議員、希望不同的持份者真的可以為拯救香港而做一些事。所以，主席，不論是政府、司長或局長，我希望他們不會只坐在席上聆聽，而是真的能夠明白香港市民對於香港現時的困局感到無奈和傷心，希望他們能給予香港一條生路。主席，我期望這次辯論真的能夠讓政府和不同持份者看到，我們有心妥善解決當前面對的挑戰，以渡過接下來的所有難關。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二讀。

為了減輕納稅人負擔，"財爺"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條例草案》的目的便是修訂《稅務條例》(第 112 章)，以實施上述建議。

主席，香港在外憂內患的夾擊下，經濟衰退的風險明顯上升。在 8 月中，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降低為 0% 至 1%，同時"破格"在財政年度中途加碼紓困，公布總額 191 億元的"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除了修訂《條例草案》，將稅務寬免由 75% 增至 100%，上限維持在 2 萬元外，同時公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長者津貼等額外發放一個月的金額、公屋住戶免交一個月租金、全港幼稚園、中、小學學生每人派 2,500 元，以及全民電費補貼 2,000 元等。

"財爺"希望這些紓困措施能夠為香港經濟帶來 0.3% 的提振作用，期望市民口袋裏有多一點錢，可以透過消費等行為幫助香港經濟。我們支持《條例草案》，以至其他"撐企業、紓民困"的措施。大家也知道，香港的經濟確實遭到內外夾擊，在中美貿易戰以至連串大型示威、衝擊活動的雙重打擊下，市民要面對經濟下行的風險，這些紓困措施對安定民心，協助中小型企業渡過難關，即使未能有大幫忙，也可能有少許幫助，亦顯示政府的關心。

不過，如果問市民最希望政府做甚麼事情，其實他們並非希望政府不斷推出紓困措施，而是希望政府能夠真的做到止暴制亂。大家看

到現時有商店受到暴力破壞，周末和周日市民都不敢出街，即使外出亦會留意可以前往哪些地區。這樣的暴亂情況已持續多月，對市民的生活、對商店和經濟已帶來沉重的打擊，如果情況不變，商店繼續被不斷破壞，香港真的會被"攞炒"。倘若特區政府無法止暴制亂，不論政府如何有心地推出多輪紓困措施，對很多市民來說，只是聊勝於無。

主席，局長，保護人身安全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要恢復香港秩序，重建法治權威，以及重新凝聚市民，還有很多工作有待政府處理，當中固然有緩急先後之分，而目前政府必須處理的，最重要是確保商店免被破壞，市民出門無需擔心，說話亦無需恐懼。

主席，受到暴力示威的影響，本地消費意欲持續低迷，店鋪食肆生意已大減。我最近不斷做"街站"和"落區"的工作，有商店老闆捉住我的手對我說他的生意少了一半，我問他可否公開說出他的慘況，但他拒絕，因為他擔心會被針對，屆時便更慘。局長有沒有落區聆聽他們的心聲？有沒有想辦法為他們解決問題？

商店現時因為政治立場，很多中資背景的店鋪被大肆破壞。有些更慘，由於它們的前老闆或創辦人的親人在聯合國發表的意見引起不滿，結果令店鋪被騷擾。局長，現時不單是大環境導致經濟低迷，而是出現了這些情況，市民周末和周日也不出門，旺區的商店又被迫關門。局長，除了紓困外，市民更希望看到特區政府以至整個團隊全力以赴止暴制亂。

雖然局長提出的這項《條例草案》只關乎稅務寬免，但稅務寬免只能治標，甚至連治標也說不上，只可算稍為顯示心意，局長可否談談——因為我們實在太長時間沒有開會——你在過去數月就這方面做了甚麼工作。正如那天我質詢邱騰華局長，其實我對他的答覆有點失望，他回答時的意思是說沒有到過中資機構或被破壞的商店了解情況。局長你是負責財經事務，我期望亦相信你的團隊曾經前往探訪，那麼你曾探訪多少商店呢？對企業面對的困難有多少了解呢？除了推出現時的措施外，你的團隊實質做了甚麼幫助他們呢？

主席，雖然說這些措施作用不大，但我們都會支持，亦相信有總好過沒有。不過，這些措施仍然要立法會通過，而政府亦有其他措施，除須經立法會通過外，部分措施亦須經財務委員會("財委會")通過。

除了香港面對內憂外患外，其實立法會同樣面對內憂外患。立法會為甚麼要暫停會議 3 個月？大家都很清楚。就這項《條例草案》來說，我很記得當時我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原本已透過傳閱文件得到議員同意提交立法會，但由於 7 月 1 日立法會被瘋狂破壞，一夜之間變得破爛不堪，幾乎淪為廢墟。當時曾參與視察的人——主席你當時也在——真的感到非常心痛，亦令人感到非常憤怒。很多激進暴力示威者說要爭取民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但他們所做的是甚麼呢？連莊嚴的議會也不放過、連商店也不放過、連不同政治立場的商店也不放過。主席，難道我們說的民主便是這種民主嗎？難道我們說的民主，便是可以縱容使用極端暴力來摧毀、癱瘓議會運作及癱瘓香港的正常運作嗎？難道我們所說的法治，就是一個沒有立法機關、無法無天，以及誰大誰惡誰夠膽破壞便是正確的香港嗎？主席，我們真的憤怒很久了，大家可能問為何我們要說這麼多，這是因為近數月以來，我們實在無法向政府表達，亦看不到政府採取有效止暴制亂的措施，市民確實已“撈到爆炸”。

主席，破壞容易，建設難。一天便已破壞立法會，但立法會復修需費 5,000 萬元公帑，需時超過 3 個月，更要工人日夜趕工才能在新會期開會。主席，市民看到立法會遭破壞的畫面當然感到心痛，而對於涉及的公帑，大家可能覺得政府有很多錢，但大家有否想過被破壞的商店要承受多少損失呢？早前警察記者會也指出，對於被嚴重破壞的商店，估計有單一店鋪損失達數百萬元，至今被破壞的店鋪已超過 100 間，直接的經濟損失可能是數以億元計。如果商店繼續被破壞，經濟繼續被“攪炒”，那便不止是商店受影響，更會出現倒閉及裁員。

最近在我所屬地區有一名市民十分着緊地捉着我的手說：“李議員，我是從事旅遊業的，現在沒有旅客來港，沒辦法了，我要被迫放無薪假”。我聽到也感到十分無奈，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幫助他呢？他們不單需要紓困措施，還要政府止暴制亂，恢復秩序，讓香港市民可以重新過正常生活。局長你是管治團隊的成員，你也有責任，現在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你作為團隊的成員，究竟你們正在做甚麼呢？市民真的感到很焦急。

主席，我亦要感謝秘書處，因為我們能夠繼續開會，秘書處和工作人員的努力必須予以肯定。立法會能夠在數個月內，由破爛不堪及甚麼系統也被完全破壞和割斷，到今天能夠讓我們繼續在此辯論，其實也是因為他們很努力在近數月內日夜趕工。在過去一個星期，雖然立法會已恢復會議，但大家也知道立法會現時處於甚麼狀態。很多市

民也希望街頭暴力可以停止，亦很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議會各抒己見，大家有不同意見不要緊，關鍵是現在要解決問題，主要責任在於政府，故大家應該讓政府回答問題，但大家也看到，行政長官連宣讀施政報告也辦不到，是 22 年來首次透過視像廣播向全香港宣讀施政報告，想起來也覺得很可悲。政府要解決很多問題，也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夠好，但連施政報告也無法宣讀，市民也只能觀看直播，我自己也要看畢直播才能作出回應。

除了無法宣讀施政報告，行政長官答問會亦如是。我們很多議員也想向行政長官提問，但她只能夠回答 3 項質詢，行政長官亦被數度打斷發言，令議員無法繼續提問。

至於很重要的財委會，我希望星期五能夠選出副主席，大家現在已把標準不斷向後退，過往我們選主席只要花 20 分鐘便一定足夠，但現在的情況是，財委會選舉主席花了 1 天，而內務委員會原本為此預備 1 天 8 小時，但也未能選到。雖然現在財委會主席已選好了，但內務委員會花了 8 小時再另加 4 小時仍未選出正副主席。大家對此已沒甚麼感覺，沒辦法了，這可能是議會的新常態。我也多次問，選不到主席，不能夠召開會議，究竟是誰受害？誰最得益呢？我們有這麼多事情要做，外面已弄成這樣，如果議會仍然是一個不能運作的地方，不論作為辯論的地方或讓香港繼續向前的地方，試問市民可以怎樣呢？

主席，財委會的情況更令人擔心，我們已積壓了 44 項超過 700 億元的工程撥款尚未處理，當中有醫院重建、隧道維修、水務、渠務設施等。很多區內市民和業界人士也問我們何時會再召開會議，他們真的在等候開工，涉及 14 000 個職位。現在全民就業，大家可能不覺得失業的問題很近，但如果香港繼續被"攪炒"，很快便會有市民失業。如果財委會繼續停工，我們不批出撥款，亦會有市民無法開工。很多市民是手停口停的，如果一個月、兩個月也沒收入的話，供樓也可能負擔不來，他們的生活將會直接受害。

所以，儘管大家有不同意見，你可以反對、可以表達，但我認為我們有責任讓議會認真進行討論，特別是財委會那些已積壓多月的工程，我們希望能夠繼續發揮立法會的角色，繼續監察政府。我們知道，市民也不希望立法會是橡皮圖章，大家可以批評，要求政府改善和改進，但同樣地，市民也不希望立法會不斷阻撓，以致甚麼事情也做不了。

主席，反修例風波已持續 4 個多月，正如我剛才多次提到，實際上已重創香港的經濟。政府早前已發出預警，今年經濟增長可能是零，是 10 年以來最差。剛才有多位商界朋友也指出，今次的打擊比 SARS 更大。如果大家落區跟商店及業界朋友傾談也會知道，所以，今年極有可能會錄得首年的財政赤字。當然，我們有儲備，但也不能輕視未來的風浪究竟有多大，因為現時香港面對的不單是香港本土的問題，示威看似只是香港的事情，但大家也明白今次這事件是在中美貿易戰之下發生，然後釀成這麼大的風波。所以，我們遭受的內憂外患是本地示威持續，加上中美貿易戰持續，而大家也看到，現在連台灣也加入戰團當中，可見香港的情況是多麼複雜，我們亦看不到這些政治風波可以在短期內平息。所以，我們必須小心謹慎，政府亦要為我們緊密注視情況，最重要的是恢復秩序，止暴制亂，讓市民過正常生活，市民便會真正多謝你，希望局長稍後能有合適的回應。(計時器響起)

主席：李議員，請停止發言。

劉國勳議員：主席，《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是很簡單的。財政司司長在今年初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建議一次性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上限為 2 萬元，以減輕納稅人負擔。今年 8 月，鑒於香港當前經濟情況，財政司司長再進一步將 75% 的寬減百分比提升至 100%，上限仍然維持於 2 萬元，預計有 143 萬名納稅人或企業受惠，能額外節省約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作為短期的紓困措施，我對此表示歡迎和支持。

事實上，這些紓困措施於香港而言是迫切需要的。香港經濟環境正面臨巨大挑戰，當中有幾項因素。第一個因素是中美貿易摩擦，香港位處其中，一定會受到影響。香港是一個國際貿易平台，與內地有緊密連繫，因此一定無法在中美貿易戰中獨善其身。第二個因素，剛才很多同事也有提及。香港示威衝突持續數月，這些影響並非一時三刻能夠解決。不同國家和地區向香港發出旅遊警示，對我們的旅遊業及飲食業均造成嚴重打擊。香港市民在星期六、日更是不敢外出，寧願留在家中或較安全的地方。我們的旅遊業、服務業、零售業、飲食業等養活不少“打工仔”的重要行業均受到嚴重影響。不少“打工仔”現時可能已在放無薪假，甚至已被裁員。若要恢復旅客或市民的信心，

我相信需時甚久。我甚至可以預期香港經濟前景或全球經濟前景均不太樂觀，所以這些紓困措施的確很迫切。

然而，問題在於，政府過往在訂立紓困措施時偷懶，且十分官僚。我認為稅務寬減措施是好的，可惜很多也是"炒冷飯"。不論是綜援雙糧、公屋免租，甚或是寬減稅款上限 2 萬元，均是沿用多年的政策。面對種種嚴峻情況，政府應多動腦筋，透過調整不同的稅制及稅基，令市民更為受惠。

事實上，寬免稅款上限 2 萬元對於一些中產人士而言尚算不錯。然而，要知道香港的生活成本非常高，租金高昂並非甚麼新鮮事，供養子女的經濟壓力也十分大。因此，政府除了寬減稅款 2 萬元，是否還能做更多？其實，我們之前也提出了不少建議，但政府似乎沒有採納。例如，我們經常提到，政府既然為減少市民大眾的負擔而提高子女免稅額，也可將子女免稅額與個人基本免稅額看齊，同時提高供養兄弟姊妹的免稅額。除了供養子女，很多市民也要供養父母，這些支出也不少。

老實說，政府在社區提供的配套不足，不論是安老或幼兒的設施和服務均不足，令不少家庭需要額外聘請外傭來照顧長者或兒童。在很多家庭中，兩口子也要外出工作，當社區缺少託兒服務和設施，誰接送幼童？他們放學後又由誰來看管？因此，不少家庭都被迫聘請外傭照顧家中的長者或兒童。這些均是很多中產家庭面對的生活壓力。政府有否看見整體社會環境？我們多次提議容許聘請外傭開支扣稅，幫助需要照顧長者或兒童的中產家庭。這些均是我們認為可行的措施。

另外，現時樓價高昂，我相信並非每個中產家庭也能自置物業。傳媒也常報道，即使月入六七萬元的醫生、律師也可能要租屋。現時，物業呎價兩三萬元，佔去他們的收入.....其實，一般而言，正常、健康的租金開支佔入息總額比率是 10 多個百分點，但由於香港的租金高昂，租金開支對中產家庭而言是一筆沉重負擔，往往佔了收入的三四成。至於一些住劏房的基層住戶，租金開支比率更超過了入息的四成。面對租金高昂的情況，政府有否考慮向一些沒有自置物業、正在繳付昂貴租金的市民提供租金扣稅額？政府可以設立上限，例如 10 萬元，同時訂立扣稅限期。這些均是簡單直接的惠民措施，切實因應市民的現實生活需要而提供援助。

另外，我們認為免稅額應與時俱進，例如容許供養超過一名子女的父母可分開申索供養個別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其實，對於有多名子女的家庭來說，供養父母並不只是一個子女的責任，兄弟姊妹可能共同供養父母，所以當局應考慮改善這方面的稅務措施，以作鼓勵。其實，政府應在稅制或政策上提供誘因，令家庭可以對長者盡孝心。稅制的改善不單能夠減輕市民的負擔，亦能夠提供誘因，讓長者及兒童獲得更好的照顧。

此外，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將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限額的適用院舍擴展至社會福利署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下的院舍，以及把傷殘受養人免稅額的受惠範圍擴大至供養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等。以上種種措施可以令到不少市民受惠，長遠而言也是惠民紓困。這些措施亦特別針對現有社區資源供不應求的問題，例如政府無法提供足夠的資助院舍，彌補政府在社會政策或措施上的不足。

調整稅務寬減的百分比及稅制，目的當然是惠民紓困。但是，單單調整稅務寬減百分比並不足夠，政府應該多管齊下，推出更多配套措施，特別是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可幸，政府沒有視而不見，也有做到一些工夫。例如，財政司司長今年 8 月 15 日公布了一系列合共 191 億元的支援措施，當中包括"撐企業"、"保就業"及"紓民困"等方面。之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亦在 9 月宣布推出協助中小企的四大措施。"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包括豁免 27 項政府收費 12 個月，以及政府土地租約的租金減半 6 個月等；而"紓民困"的措施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長者生活津貼、在職家庭津貼等多項津貼額外發放 1 個月的標準金額；公屋較低收入租戶免租 1 個月；關愛基金為"N 無人士"提供一次過生活津貼；電力住宅用戶一次性 2,000 元的電費補貼；向幼稚園及中小學生發放每人 2,500 元津貼等。

香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認為這些措施來得及時，因為現時的困局不單影響到中產人士，基層人士亦受到嚴重影響。我剛才已指出，特別對於一些基層人士來說，在現時的經濟狀況下，有些人可能被"凍薪"、停職而"手停口停"。他們通常沒有一定的儲蓄，所以，這些一次性的補助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現時社會及經濟環境不知何時才會好轉，中小企及市民需要極長期面對如此低迷的經濟情況。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可以延長及加大有關措施。這不單會為市民打下強心針，亦顯示政府願意與市民共渡難關。

然而，我們覺得任何改革措施也是好事，最根本要改革的其實是政府的思維。我們經常說公務員的思維應是"以民為本"，但又有多少政策或措施真正做到"以民為本"呢？我們看到，大部分措施均以方便公務員工作為本。政府只顧落實政策，但措施最終出台後，實行起來是否真的方便及低成本呢？看看向市民派發 4,000 元便已經知道，政府在執行上做得一場糊塗。很簡單，市民要求政府"派錢"，與市民共渡時艱，政府卻要反覆思量，好像擔心讓市民得益，結果需要"天價"的行政費。政府可否不要當市民是賊人呢？我相信沒有人想經常要求一些紓困措施或申領政府的津貼。問題是經濟環境不佳，或政府的社區設施和服務配套真的有所不足時，市民只能希望透過這些短期措施作為幫補。因此，我認為公務員的思維應該有所改革。

談到這方面，民建聯曾經建議政府設立"銀齡卡"，讓 60 歲至 64 歲人士可享兩元乘車優惠及其他福利。這是突破思維的做法。回看現時本港的人口數字，社會的確老齡化，越來越多人已經年屆 60 歲或以上。所以，政府應該針對這些情況制訂及實行措施。

過去，與周邊地區比較，我們均以香港的行政和施政為榮。但現時我們看到澳門或內地推出了很多措施，或它們的行政也較香港做得好。例如，澳門"派錢"或實行醫療券，其實做得比香港好。雖然香港過去一直領先，但有其他地方比我們做得好時，我們就必須承認和反思。如果人家真的做得好，我們更要不耻下問，向他們學習，視為參考。這其實是無傷大雅的，最重要是便民。

因此，我希望政府經歷這數個月或可能更長時間的社會衝擊之後，除了應該紓解民困，亦有責任盡快平亂。當然，單是平亂並不足夠，應該把握今次的機會，在社會進行一次大改革，包括針對公務員的思維和行政方式及架床疊屋的政策進行改革。現時大家說議員在立法會"拉布"影響施政效率，其實最影響施政效率的可能是公務員的思維或政府內部架構架床疊屋。我希望政府能夠痛定思痛，進行一次大改革。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會議現在暫停，上午 11 時 30 分恢復。

上午 10 時 57 分

10:57 a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上午 11 時 30 分

11:30 a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易志明議員：主席，今天政府提出的《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落實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提出一次性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建議。

《條例草案》原計劃在上個立法年度通過，但最終卻因立法會在 7 月 1 日受到示威者的衝擊，造成嚴重破壞，立法會須提早休會進行復修，導致《條例草案》至今未能通過。

財政司司長在 2 月宣讀新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時，建議寬減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而每宗寬減的最高金額為 2 萬元。建議的最高金額較 2017-2018 課稅年度的 3 萬元減少 1 萬元，確實令人失望，特別是 2018-2019 課稅年度的實際經濟環境相對 2017-2018 年度為差。

就航運物流業而言，自中美貿易摩擦展開以來，該行業受到嚴重衝擊。香港的貨運量持續下跌，貨櫃吞吐量由去年 2 月至今年 8 月已連續下跌 19 個月，8 月份的貨櫃吞吐量更較去年同期累跌 7.4%，香港的港口貨櫃吞吐量排名已退居至全球第八位。至於總貨運量方面，2018 年本港總貨運量較 2017 年下跌 7.6%，而今年上半年的總貨運量亦較去年同期累跌 2.9%。在海運、陸運及空運方面，跌幅較大的是空運。單就今年 8 月份而言，香港國際機場已錄得 11.9% 的跌幅，今年首 8 個月則累跌 7.6%。

在中美貿易矛盾持續下，環球經濟波動。與此同時，《逃犯條例》引致的示威及衝突持續，市民出外消費意欲下降，訪港旅客人數暴跌，零售及飲食等行業均受到嚴重衝擊。在內外夾擊下，政府已將 2019 年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長一再下調，可見本港經濟情況不容樂觀。因應經濟環境不明朗，財政司司長於 8 月 15 日公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的措施，當中接納了自由黨不少建議，包括寬減各項政府收費及物業租金、豁免商用車輛及船隻的牌照費、免驗車費、減免供物流作業的短期租約土地租金 50%，為期 6 個月等。此外，在稅務寬免方面，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寬免額亦上調，由 75% 增至 100%，但最高寬減金額只維持在 2 萬元，與自由黨建議的 4 萬元仍有差距。

由於先前的《條例草案》在上個立法年度未能恢復二讀，政府因而就新建議對原先的《條例草案》作出修訂。雖然新修訂的《條例草案》並未交由法案委員會討論，但對於上調的寬免額，我相信議會內各黨派議員也會急市民所急，絕無異議。新修訂的建議經書面傳閱後，在限期前並無收到任何反對意見，立法會主席因而批准免卻政府就有關修訂作出預告，令《條例草案》能夠在今天新一個立法年度開始的第一個正式會議上恢復二讀，務求有關修訂能夠盡快獲得通過及落實，以紓緩市民及企業的稅務負擔。

政府建議的最高 2 萬元稅務寬減，對中小微企而言只是聊勝於無。但大家也明白，香港中小微企佔本港企業總數逾 98%，僱員人數佔全港私營機構 46%。如果能夠在經濟困難時期保住中小微企，將有助穩定香港的經濟及就業市場。

現時中小微企面對的最大困難是融資問題。經濟疲弱，銀行相繼“收遮”，導致中小微企的現金流甚為緊張。以運輸業界的紅色小巴為例，一些老舊歐盟 III 期柴油小巴必須在今年年底前更換，否則將不獲續牌。但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銀行紛紛收緊按揭貸款以減低壞帳風險，令很多小巴車主無法上會更換車輛。因此，財政司司長必須推出額外措施，以鼓勵銀行加大支持中小微企的力度，特別是在壓力測試要求方面，例如在香港按揭保險有限公司的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九成甚至百分百的信貸擔保計劃，讓中小企可以安然渡過現時的困難時期。

主席，現時百業蕭條，一些有助減輕中小企財政壓力的紓困措施如稅務寬減固然重要，但一些刺激市道的措施亦不能忽略。事實上，

正如財政司司長所說，過去數月香港正受經濟颱風吹襲，加上社會動盪不穩，很多中小企完全沒有生意。以車輛供應鏈為例，商用車主紛紛因前景不明而剎停換車計劃，導致買賣車輛的車商、車身裝嵌商以至供應車廂座椅的商戶全部零生意。如果情況持續，整條車輛產業供應鏈將會因裁員及結業潮而出現斷層。更嚴重的後遺症是，如現有企業被迫倒閉，日後當社會環境改變而它們又想重新開業，也將面對土地及人力資源問題。它們基本上無法重新開業，不利於行業的持續發展。因此，政府必須在這個關鍵時刻推出刺激市場消費的措施，例如盡快推出行政長官在 2018 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淘汰歐盟 IV 期以前柴油商業車輛特惠補償計劃，讓供應鏈能夠持續運作，不致中斷。

車輛供應鏈只是冰山一角，很多行業均面對同樣問題。因此，政府的紓困措施必須多管齊下，除了稅務寬免外，還要推出令社會經濟持續運行的措施。因應近日經常發生的示威堵路，商用車輛如的士和紅色小巴等的生意大跌三至五成，再加上有司機曾被暴徒毆打，導致很多前線司機以人身安全為由拒絕開工，很多商用車輛因司機不足而被迫閒置。因應前線司機是最受影響的一群，而他們在先前的紓困措施中並無受惠，我就此去信財政司司長要求補貼商用車輛的燃油費，一方面為了減輕前線司機的負擔，另一方面亦希望提供誘因，鼓勵司機開工，避免“有車無人開”的情況持續加劇，以保持一定的陸路交通運輸服務。此外，我亦要求財政司司長減免用作停車場的短期租約土地租金 50%，以減輕運輸業界的負擔。

我很高興財政司司長前天公布落實向商用車輛提供約三分之一的燃油費補貼，為期 6 個月，以及減免停車場一半租金，同樣為期 6 個月。雖然相關措施對運輸業而言只是杯水車薪，但既然未知社會何時能夠重回正軌，經濟何時才能復蘇，前線司機和運輸業的從業員也要過活，我希望有關措施能夠盡快落實，讓業界暫時有喘息空間。

至於物流業方面，財政司司長在前天公布的第三輪紓困措施中並無任何着墨，但為了讓本港的航運物流業得以持續發展，我建議政府考慮補貼或促使香港機場管理局寬減機場商戶的租金及貨運站的處理費等。此外，政府應同時考慮補貼遠洋輪船的領航費以保持和吸引貨船靠泊香港，以及促進香港的港口服務等。相關措施務求讓各行各業在這個艱難時期仍能持續運作，令香港的經濟發展不致停滯不前。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蔣麗芸議員：主席，近數月以來，整個香港社會相當動盪，弄致人心惶惶，企業當然沒有生意，投資者也不願來港，一些從外國來港生活和工作的才，現在亦正在考慮離開。因此，這次真的對香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人說，香港今次所承受的傷害，比 SARS、科網股爆破時期還要大。

有鑒於此，我認為政府真的要認真重視，現在究竟發生甚麼事情。當然，政府說已推出"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但"撐"得到多少呢？我們聽到不同人士說，政府提出減免少許薪俸稅，但有入息的話其實也是好事，他們最害怕連工作也丟了，還談甚麼薪俸稅呢？利得稅方面，商戶有生意、賺到利潤的話，繳稅又有何問題呢？但不要緊，今次政府提供寬免也是一種心意。

然而，如果真的有這種心意，真正希望香港社會回復昔日的繁華面貌，最好的方法就是盡快止暴制亂，對吧？不過，公道一點說，即使政府想止暴制亂，但有人不肯，對吧？有人堅持要出來，有人堅持要破壞港鐵和交通燈等設施，還有商場——不好意思，因為對某個商場看不順眼，便破壞它；對某間銀行看不順眼，又破壞它，上星期好像誤毀了另一間銀行，是嗎？不過，香港的暴徒頗為文明，懂得在牆上噴漆說句"sorry"(對不起)，還留下 100 元。打砸銀行後留下 100 元？我想銀行主席不知道應該笑還是哭，抑或有其他反應。商戶能否追討賠償呢？現在該怎麼辦？其實它們也很可憐，很多都不知道能否獲得賠償。不過，我也不會為大企業擔心，懶得理它們。

請大家看看這宗個案，兩個月之前，有一名西環的司機陳先生曾經向我們求助，因為他真的十分淒涼。他用於運輸生意的新車落地不久，當日由於趕着送貨，所以在路過時嘗試搬開路障，怎料車輛卻被人打爛，人亦被打傷，只是他夠健壯，看來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內傷。那輛車之後怎樣呢？他說現在不能運貨做生意，既沒有收入，還要供車，故此他的境況很淒涼，他問我們是否有任何辦法協助他，例如要求供車公司減收一點費用。當然，有市民向我們求助，只要是在能力範圍之內，我們都會盡量循各種渠道幫助他們。不過，在這段時間，每個人始終都會有損失，我知道這位陳先生最後也要繳付一部分費用，沒有收入而且要賠款，但不可能要求供車公司豁免他所有費用吧？由此可見，滿城小市民哀嚎聲不斷，我們該怎麼辦呢？

其實，"財爺"早前亦表示，寬減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其實我聽到也馬上跳起來，有沒有搞錯呢？只是

2 萬元，去年的上限也有 3 萬元，多給一點寬免又何妨呢？此外，有些普通市民根本不用繳稅，所以他們是無法受惠於現時這 2 萬元的寬免。有些市民現在只須繳納一百數十元的稅款，所以政府給他們的寬免也只是一百數十元，有關措施是否真的能夠幫助這些市民呢？因此，我是不同意這一點的，政府應該提高寬減上限，或者同時推出一些全民受益的措施，做到人人有份。

另一方面，政府及時發放相等於 1 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為本地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提供學習津貼；公屋免租；關愛基金幫助"N 無人士"；以及向住戶提供電費補貼等，我認為這些措施也是好事，亦希望稍後能夠盡快逐一落實。

說完這些問題，我們始終要談談實際情況，甚麼是實際情況呢？我可以告訴大家，寒冬快將來臨，我說的寒冬，不僅是天氣的寒冬，而實實在在是經濟上的寒冬，現時的訪港旅客數字，減幅其實真的很大。我目前只能看到 8 月份的數字，由每月約 359 萬人次減少 160 萬人次，即減少了接近一半。另外，有關企業的投資意向方面，香港中小型企業動向指數急跌至 32.1，差不多是過去 8 年以來的紀錄新低，可見情況真的很嚴重。

至於寫字樓的空置率，即出租空置率方面，亦於 8 月份創下 5 年以來的新高，這意味着有很多單位空置。其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到油尖旺區一帶逛街，那裏商鋪林立，但大家現在看到有很多"吉鋪"出租、"吉鋪"出售。說到底，滿街都是"吉鋪"是因為"生意得個桔"，所以鋪位便空置了。現在連出售"吉鋪"也沒有買家，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樣很危險，不要以為是說笑。

至於破產數字方面，單是 9 月份的破產個案已達 589 宗，上升逾 4%；強制清盤個案亦多達 40 宗，按年增加了兩成半。當然，很多經濟問題的出現，不能只歸咎於這兩三個月的因素，全球經濟環境欠佳，是大家可以預計到的。不過，無可否認，雖然大家本來已預期經濟轉差，現在更是雪上加霜，對吧？大家說是不是很嚴重呢？是雪上加霜。不要看着我，OK？

大家知道失業情況嚴重，儘管目前的整體失業率看似不高，仍然維持於 2.9%，但不要忘記，在基層行業中，例如餐飲業的失業率是 6%，現時估計約有 15 000 人失業，顯示餐飲業的失業情況很嚴重。

我還未計算零售業、酒店業、旅遊業或其他服務業等，這些行業還未有具體數字，大家之後會看到這些數字。

大家不要認為：我們現在要為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所以沒有辦法，你們先忍一忍，我們是為你們爭取民主自由。提到民主自由，我現在仍不知道他們在爭取甚麼。香港其實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地方，對不對？以前試試罵港督要求他下台，立即抓去坐牢，但今時今日，他們天天高喊“'林鄭'下台！'林鄭'下台！”，隔天還是抖着腳回來當議員、支取公帑，這些人卻不會有事。香港享有極高度的民主和自由，所以我不知道他們這數個月來為香港爭取到甚麼，是自由嗎？街坊告訴我，他們現在甚麼自由都沒有，連星期日去品茗也不敢，他們住在對岸的兒子又不肯回來，已經不知多久沒見過孫兒，這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我們已經沒有自由了。

主席：蔣麗芸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蔣麗芸議員：因此，我認為這次政府就預算案的建議，即將寬減由 75% 提升到 100% 的用意雖然是好，不過上限只有 2 萬元，我真的很不滿意。主席，我希望政府能進一步考慮推出一些政策，從而刺激消費，為民紓困。

其實這次有一個現象，我不知道那些反對派議員為何一聲不吭，人人都垂下頭來，為民紓困根本是全港市民都很憂心和關心的問題，不能說與他們無關。看看鄭松泰議員，他昨天原本會提出一項口頭質詢，打算詢問有關香港營商環境和香港專才及投資者流失的問題，但他臨時撤回質詢。我當時還以為鄭松泰議員變好了、轉性了，會關心香港的營商環境，他可能心裏是想關心，誰料到他最後卻撤回質詢，我不知道他為何要這樣做。大家真的要關心香港，除非他們認為議員是支取公帑，便與他們無關，即使市道蕭條也好，政府庫房仍然多的是錢，議員支取公帑不會受到影響，是這樣嗎？現在民生出大事，而且最慘的是基層。

主席，我不是說笑，我要告訴大家，這種情況一旦持續下去，我真的不排除會提出一項議案，要求任何參與這次暴亂行為、曾經出席這些暴亂活動，以及支持暴徒的議員，通通減薪一半。

我謹此陳辭。

吳永嘉議員：主席，因應 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的建議，《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在今年 3 月刊憲，提出一次性寬免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至今年 8 月 15 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宣布，因應香港嚴峻的經濟形勢，推出一系列支援企業和市民的措施，當中包括將上述預算案建議的寬減比率由 75% 提升至 100%，每宗個案的上限維持在 2 萬元。估計有 143 萬名納稅人或企業受惠，可額外節省合共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

特區政府自 2011-2012 課稅年度起，每個年度均就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提供稅務扣減。我認為特區政府已正面回應了中產階級的訴求。

政府今年採取新做法，政策"成熟一項推一項"。預算案原本建議 75% 寬免比率，但基於經濟情況，財政司司長於 8 月宣布將相關比率由 75% 調高至 100%，並藉着今次對《條例草案》提出修訂加以落實，這做法是可取的。

目前經濟狀況嚴峻，本地方面，示威浪潮持續，激進暴力行為未見減退跡象。對外方面，香港成為中美貿易戰的棋子，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的關稅預料會維持一段時間。

主席，如情況持續，未見改善，香港將有近兩成企業支撐不住，在今年年底倒閉。政府的稅務寬免措施的確有助中產住戶、專業人士和錄得微利的中小企。

正如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在回應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時指出，除了財政司司長較早前提出的企業支援措施外，政府應進一步推出針對個別業界的支援措施。

財政司司長在星期一宣布第三輪支援企業措施，包括燃料和檢驗費補貼、擴大政府場地的租金寬免範圍等。我們亦歡迎政府已公布針對旅遊業的措施，相信這些措施可有效配合《條例草案》提出的稅務寬免。

在支援中小企方面，除了稅務寬減，我希望政府容許暫緩繳付暫繳利得稅或容許免息分期付款，以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同時，政府亦應考慮調低法團的標準利得稅率。其實大家也看到，相比鄰近地

區，香港近年在營商環境上的優勢逐漸收窄。如政府僅提供稅務寬免，未能賺取利潤的企業就無法受惠。

主席，在近日的反修例風波中，經常聽到"攞炒"二字。無論"攞炒"的目的和手段為何，正如特首所言，其實是玉石俱焚，對大家毫無好處。暴力分子策動"攞炒"，首當其衝的是旅遊業、零售業、酒店業、餐飲業、娛樂業及物流業。商界朋友向我反映，上述行業的生意平均減少三成至五成。這些行業的邊際利潤本已微薄，難以承受生意如此大幅地回落，有些公司已相繼結業。"攞炒"亦開始對基層市民產生負面影響，如情況在短期內無法改善，無論推出甚麼稅務寬免措施，市民也無法受惠，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收入，何來納稅？

其實，只要每位香港人都抱有當家作主的歸屬感，要建設，不要破壞；大家守望相助，不要滿盤皆輸，便不會出現"攞炒"這種消極和報復的心態。

香港是法治社會，希望大家能理性和平地表達意見。如此一來，不同意見、觀點可以和平碰撞，透過商議找到最大公約數，在理性的政治妥協智慧下最終讓不同觀點達致共識，這是最好的。如大家不尊重對方的看法，便等於抹煞言論自由，破壞我們得來不易的核心價值。我希望社會各界和市民能放下過去的一段不愉快經歷，讓社會回歸理性，重新出發。只有這樣，這些稅務寬免措施才能惠及市民。

香港經濟的下行壓力顯著，中小企近年面對各方面的經營困難，在貸款融資方面的壓力尤為巨大。特區政府在 8 月宣布推出一系列支援中小企的措施，包括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償還本金期，以及推出九成信貸擔保產品，提供最高 600 萬元貸款，還款期長達 5 年，並豁免企業最少具 1 年營運經驗的要求，亦無須提供經審計的財務文件，實有助鼓勵創業人士及中小企申請，以取得營運資金。不少企業均表示有興趣，但對申請存有疑問，亦憂慮申請需時。

作為工業界的代表，我當然希望這類資助計劃能盡量簡化程序，無須申請人"交論文"，亦希望更多企業能成功申請貸款。另一方面，對於商界過去經常面對俗稱"錢不過界"的規限，即是說政府很多資助項目只適用於本港業務，海外業務無法受惠。我認為政府應拆牆鬆綁，全面考慮香港企業的優勢，幫助中小企"走出去"，開拓"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機遇。

香港經濟正處於內外夾擊的下行期，部分中小企可能正處於當風位置，財政司司長就形容，這場風暴恐怕比 8 號或 10 號風球更猛烈，形勢相當嚴峻。因此，我希望政府繼續關注工商界經營上的困難，並適時推出更多支援措施，協助本港企業渡過難關。舉例來說，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的表現就值得一讚。過去數月，香港展覽會的海外買家入場人數下跌至近零。有見及此，貿發局推出措施，為來港參觀展覽會的海外買家提供機票酒店補貼，實在值得一讚。這項措施數月前出台時未見成效，但在近兩個月，香港展覽會的海外買家入場人數已回升至合理水平。《條例草案》旨在為企業提供稅務優惠，但沒有盈利的企業無法受惠。因此，除了稅務寬免，政府更應積極考慮其他措施，設法為處於水深火熱的服務業紓困。

過去數月，旅遊、零售、餐飲和物流等行業猶如"一潭死水"般，何解？這其實凸顯了香港產業單一化，過分依賴服務業支撐 GDP(本地生產總值)的問題。香港早應設法讓產業多元化，鼓勵高端並可回流香港的第一產業——即工業——回流香港。那麼服務業一旦下行，如今天般面對巨大壓力，則仍有第一、第二產業支撐香港經濟。希望政府能聆聽我的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國鈞議員：特區政府"派糖"，願意和市民分享經濟成果，本來是令人開心的事。但是，政府 8 月份公布"加碼'派糖'"時，社會環境卻可以說與以往截然不同。在今天的香港，市民生活不了，周末不敢外出，每晚要趕在 10 時港鐵停止服務前回家，地鐵站隨時會被人瘋狂破壞而緊急關閉，大家不敢在公眾地方說話，亦不敢隨使用手提電話拍攝，因為隨時會被"私了"。商店食肆經營不了，因為市民不敢外出消遣，大家也不消費。商店食肆更要面對隨時被暴徒"裝修"，損失慘重。此時此刻，社會沒有對錯，社會不講法律，市民的生活苦不堪言。這次政府推出的紓困措施不可以再叫做"糖"，只是一粒"止痛藥"，一粒暫時減輕痛楚的"止痛藥"，但藥力一過，市民還是繼續受苦。當然，市民樂意收下政府這粒"止痛藥"，但更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早日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可以在正常環境下繼續每天辛勤工作，緊守崗位，假期可以與家人自由自在地在香港各處走走，可以一家人到餐廳吃頓飯，輕輕鬆鬆傾談休息。對於市民來說，這較"派糖"、"派'止痛藥'"來得更重要，市民更能受惠。

主席，今天進行二讀的《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十分簡單，旨在實施 2019-2020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的建議，一次性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作為上限。這個讓市民受惠的減稅方案，立法會理應在上個立法會年度盡快通過，讓普羅市民受惠，可惜這個方案卻放在立法會議事廳門外排隊，直至今個立法會年度才能在立法會議事廳進行審議，這正正反映出現時立法會的實況，就是政治紛爭掛帥，市民的利益往往被犧牲。

主席，經過 4 個多月的暴亂，香港社會可說元氣大傷，各區居民都感到民不聊生，因此"財爺"陳茂波司長在 8 月 15 日宣布了一系列"加碼紓困"措施，以補預算案原有措施的不足，包括將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預算案原來建議的 75% 提升至 100%，但每宗個案的上限仍維持在 2 萬元，預計可惠及約 143 萬名納稅人及企業，讓他們額外節省約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

陳司長在公布紓困措施時亦指出，香港經濟第二季極有可能轉差，並且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在外圍方面，中美貿易戰的談判反反覆覆，原本以為中國四川才有變臉大師，誰不知美國華盛頓白宮更有高手之中的高手，而且臉譜天天新款、款款不同，可見貿易戰的結果是吉凶難料。

英國方面又怎樣呢？整個社會圍着脫歐問題不停團團轉，究竟是"硬脫歐"、"軟脫歐"還是"不脫歐"，到今天仍然說不定。中東地緣政局持續緊張，市場又憂慮世界主要經濟體會出現衰退，令到香港各行各業，尤其是進出口、物流及相關行業的前景非常困難。

本港方面，過去數個月的社會動亂已經嚴重打擊旅遊、零售、地產以至餐飲行業，更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為何這樣說？多個國際評級機構在過去數月已紛紛調低本港的經濟前景指數和違約指標。例如，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宣布調低香港的違約評級至"AA"，展望為"負面"；穆迪調低香港的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標準普爾雖然維持本港信貸評級及展望指標不變，但指出在未來兩至 3 年香港的經濟增長將會減弱，如果局勢持續緊張，評級更會降低。

事實上，主席，司長提出退稅 100%、上限 2 萬元，看似非常好的惠民措施，但現實是在這次前所未見的社會危機下，香港不少"打工仔"和中小企僱主根本連工作或公司也保不住，莫說退薪俸稅或利得稅。

回看之前多個周末，黑衣暴徒以和平集會遊行作幌子，實質是四處搗亂、破壞、縱火、搶掠、傷人。暴徒有目標地針對與他們政見不同，又或有內地資金背景的企業，肆意縱火及破壞，導致某些商舖至今未能恢復營業，甚至不敢營業，又或縮短營業時間。暴徒口中的理念看似很崇高，但他們用這種踐踏民主、踐踏自由、摧毀法治的方式去爭取連他們都說不清楚的未來，用"私了"的方式令政見不同的人士噤聲，用"裝修"的方式恐嚇支持政府或警方執法的企業，實際受苦的是生在香港努力拼搏的每個香港人，是每天辛勤工作的市民。

主席，本會部分議員不單未有譴責這些暴力行為，甚至選擇為暴徒掩飾，美化他們的行為，令到社會的情況雪上加霜。如果再這樣下去，即使今天議員投票支持通過這項紓困措施，對市民來說也於事無補，因為如果發展到如斯境地，還有議員不肯與暴力割席，不肯譴責暴力行為，對市民造成的傷害將會是萬劫不復，並非退稅可以彌補。

主席，我當然支持政府今天提出的《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及修正案，同時亦強烈譴責暴徒及其支持者對社會造成的嚴重破壞，損害全港市民的利益。

我謹此陳辭。

麥美娟議員：主席，首先我要跟你先說一聲"辛苦你了"，因為這兩天你要從早上坐到晚上主持會議。昨天的會議設有 lunch break(午膳時間)。一些市民表示不明白，因為他們從沒見過立法會會議有 lunchtime(午膳時間)。以前立法會會議哪有 lunchtime？會議都是從早上一直開到晚上的。為甚麼要安排小休？可能是讓主席可以用洗手間，然後休息一下。稍後也有吃午飯的 lunch break。為甚麼不像以前一樣從早上開會直到晚上，一氣呵成？這是因為內務委員會經過數星期的多個會議也未能選出正副主席。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主席缺席會議時，只有兩人能代他主持會議，即內務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當然，身為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是你的責任。但我們有需要讓市民明白，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選舉未能盡快有效地進行，的確會影響立法會的運作。

主席，說回《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其實，我相信在座沒有一位議員會反對《稅務條例》的有關修訂，因為是就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作出寬減。對於中產而言，稅務寬減可能有一些幫助。然而，根據稅務局資料顯示，

2017-2018 課稅年度的薪俸稅稅收達 608 億 3,000 萬元，當中 40.4% 來自年度入息 150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共 28 400 人，佔整體薪俸稅納稅人的 1.5%。特區政府收到的薪俸稅，大部分由過百萬元年薪的"打工皇帝"繳交，而超過一半的"打工仔女"沒有交稅，又或只是繳交象徵式稅款。所以，2 萬元的稅務寬減跟他們的關係有多大？尤其是一些"中下產"家庭，他們上有高堂、下有子女。我們不應只着眼於他們的每月收入，也要看看他們每月的開支，實在是沉重的負擔。其實，當政府在 8 月提出紓困措施，將稅務寬免百分比由原來的 75% 提高至 100% 時，很多市民的反應是"我真多謝你"。他們質疑有關措施是否真的有助紓解民困，是否真能幫助現時處於經濟困境中面對經濟困難的市民。

其實，不同黨派於過去多個月內均提出了不少意見。若政府真的想紓解民困，應該先要讓 60 歲至 64 歲長者享有 2 元乘車優惠，並向 65 歲至 69 歲長者發放"生果金"。然而，政府說這些措施不可行。因為這些措施有機會影響政府支出，他們要先計劃開支預算，要未雨綢繆。由於未來經濟可能會變差，所以要量入為出，節省開支。不過，我們的政府有否想過，如果現時甚麼都不做，經濟只會繼續走下坡。究竟政府要將稅務寬減百分比由 75% 改為 100%，還是應採納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的建議，暫停徵收暫繳稅？我估計現時立法會大樓內很多需要交稅的同事均會贊同今年不繳交暫繳稅。其實，暫繳稅的稅款大家早晚也要繳交。如果政府要徵收有關稅款，明年一定能徵收得到。所以，是否應該在今年經濟差的情況下不徵收一年暫繳稅？

很多"打工仔"也會說"今天不知明天事"，別說明年，他們甚至不能肯定自己下個月還有沒有工作，還要繳交暫繳稅？對他們而言，這是否不太公道？當然，有人會建議他們申請緩繳暫繳稅，但就要自行提出申請。政府很喜歡找事做的，麻煩當局不要做一些為市民帶來不便的事情。不如索性讓市民暫停繳交一年暫繳稅。事實上，工聯會之前約見財政司司長，特別在討論今年預算案時已經提出檢討——甚至應考慮取消——暫繳稅制度。在目前經濟如此惡劣的情況下，我覺得首先應該暫停徵收一年暫繳稅。今年不用繳交暫繳稅的話，能夠幫助很多"打工仔女"，其次才談稅務寬減的問題。

此外，政府之前提出一些紓困措施，但只是說"撐企業"、"保就業"，結果我們看到措施的實際內容是甚麼呢？"撐企業"的措施是有的，但如何"保就業"呢？我們已多次提出政府要關注旅遊業從業員，如導遊和領隊的生計問題。即使現在政府向旅行社提供每名入境旅客

120 元及每名出境旅客 100 元的現金鼓勵，究竟這款額當中有多少能夠直接幫助從業員和"打工仔女"呢？他們如何能夠得益和受惠呢？政府有否考慮過他們呢？我們建議政府舉辦一些"香港人遊香港"的本地團，最少能夠創造一些就業機會。但我們看不到政府有這樣做，從業員如何能夠受惠呢？

另外，運輸業也面對同樣的困境。我們已多番說出運輸業從業員的苦況。的士或小巴司機很可憐，正如剛才也有同事提到，莫說他們的的士或小巴有否被打爛，他們在行車途中突然遇上路障，乘客說要下車步行，他們便被堵在那裏，生意也做不成。途中突然被堵路，乘客可以隨時下車，但他們正在駕駛不能下車。結果乘客下車後，他們只能忍受塞車數小時。我認識很多的士司機。有一次有一名的士司機告訴我，他駕夜班車，但白天 5 時多便要下班，因為不知道晚上的路面情況如何，預計反正會出現堵路會塞車，不如把車停泊不開工。

其實，對於這些行業的從業員，政府能做些甚麼幫助他們呢？牌費可以減免嗎？但很多司機只是租車，所以我們曾經多次建議——我在 8 月會見財政司司長時也提議——不如向他們提供油券。我們數天前知道財政司司長宣布向他們提供燃料補貼。但除此以外，政府也可以考慮之前提出的三隧分流方案中的一項措施，便是回程的士不管使用哪條隧道也劃一收費。其實這項措施當局已有計劃，三隧分流方案其中一項就是這項措施，為何現時情況這樣卻不可以用呢？如果這條路被阻塞，最低限度的士司機可以用其他隧道過海。否則，大家都用紅隧過海，但道路又擠塞。如果提供劃一的隧道收費，是否對他們有幫助呢？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的紓困措施真的可以惠及"餐搵餐食餐餐清"的從業員及僱員。

對很多旅遊業及飲食業的從業員來說，當局建議的 120 元補貼是無補於事的，我們現在協助他們舉辦招聘會，協助他們轉型做保安，因為這數個月最難聘請人手的職位是保安。不過，亦沒有很多人夠膽做保安，因為保安工作越來越難做，莫說外面的保安，立法會的保安同事亦越來越難做，怎樣做也不對，左又被罵，右又被罵，其實他們只是做自己的工作，也弄得這麼可憐。現時我們也協助很多行業的從業員，沒有選擇便唯有做保安，但他們也擔心做保安萬一有事發生是否應該報警，他們很難做，很難為他們。所以，我認為政府的紓困措施把稅務寬減由 75% 提升至 100%，好像很好，市民多謝你，但實際上幫到市民多少呢？

除了這些紓困措施，我們也一直討論——我今早也聽到有些同事說——是否應該增設租金免稅額，讓買不起樓、需要租樓的市民享有租金免稅額，以及為市民提供租金津貼。今次的施政報告卻避重就輕，表示"N無"津貼要分兩次發放。我不知道為何要這樣做。其實，若租務市場與市場脫節，特別是"劏房"、板間房的租金，無論市價上升或下跌都一樣昂貴，不如政府名正言順地推出措施，提供租金津貼，再實施租務管制，以及引入物業空置稅，以針對這類樓宇，才能真正幫助基層市民。現時他們真是"餐搵餐食餐餐清"，從事飲食業的沒有工作，導遊和領隊又因而沒有旅行團而"零開工"。

有導遊工會告訴我們，他們在 5 月和 6 月通常要計劃下年度的工作，5 月到英國、德國推銷旅行團找生意，6 月寫好行程給旅行團——那些不是普通旅行團，而是高消費的商務團或會議團——結果對方電郵回覆說不好意思，半年內不會來香港，可否轉到深圳或澳門。所以，旅遊業不是短時間沒有工作，而是往後半年都沒有工作。政府為從業員做過甚麼？可否協助導遊和領隊，製造就業機會？可否在這段時間為他們提供失業補助？工聯會建議提供失業補助金，但多次公布紓困措施也不見這個安排，沒有工作的基層市民可以怎樣？

剛才有很多同事也說，面對現時的經濟問題，政府當然要推出紓困措施，但更重要的是維持社會的治安和秩序。如何令現時的亂局停止？我不知道局長是否覺得自己負責財經，所以覺得我剛才的發言與他不相干？不過，我想說，其實身為問責官員，任何範疇都理應與他有關。香港社會發生甚麼事都理應與他有關，因為他們有機會署任，假如特首辭任，便會由司長署任，然後由局長署任司長。所以，怎能說與他們無關？其實任何一位問責官員看到現時的亂局，都應該站出來發聲。無論就本身的工作範疇，或就整體的社會秩序，都要發聲。不過，這數個月來市民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政府去了哪裏？政府在做甚麼？我們擔驚受怕的時候，政府在做甚麼？

數天前，有位局長很"有型"，說和特首與"勇武"會面 4 小時。他這麼"有型"，與"勇武"會面，那麼"傷店"怎麼樣？"傷店"是受傷的"傷"。被打的市民怎麼樣？被燒的商店怎麼樣？被趁機掠取"安宮牛黃丸"的商店怎麼樣？政府有否理會過他們？他很"有型"地傾談了數小時，我不知道這樣是否可以令社會亂象停止，我又看不到有甚麼結果。他們實在做過甚麼？局長在這數月做過甚麼？為社會做過甚麼？除了在辦公室繼續嘆冷氣，在窗旁看着人衝、打、縱火外，他們做過甚麼？然後突然說想到一些紓困措施。但是，市民聽完那些紓困

措施後，覺得今次又沒有自己的份。我真的很"多謝"這個政府，搞到香港現在變成這樣。

政府應該有團隊向市民解釋，但這數個月以來，這個團隊去了哪裏？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止暴制亂"只是空談，而且不是人人都談，有些人不敢說，或許害怕說了會被"私了"，連說都不敢說。

政府無所作為，市民有甚麼依靠？只等政府每個月說有紓困措施，便幫到市民？市民現在想政府告訴他們的，不止稅務寬減 75% 增至 100%，這只是幫我們"止癢"，但我們要治標，要令社會回復以前的香港，即使回復不到以前的香港，也不要再亂下去。政府是否有勇氣和魄力出來發聲？有沒有問責官員有膽出來有魄力地發聲，說一句公道話？他們怕甚麼？公道話不夠膽說。

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但我更希望政府除了這項修訂外，可以做多些動作，協助社會止暴制亂。

馬逢國議員：主席，特區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預計有關建議可惠及 191 萬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以及 145 000 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政府收入將因而減少 189 億元，當中 170 億元涉及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19 億元涉及利得稅。今次的《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希望透過修訂《稅務條例》，落實有關建議。

預算案提出稅務寬免，相信最能受惠的是中產人士。能夠紓緩中產人士的財政壓力，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我自然非常支持。事實上，寬減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基本上已成為每年度預算案的"例牌菜"。翻查資料，自 2011-2012 年度的預算案開始，特區政府已連續 9 年提出寬免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等措施，問題只是這碟菜是豐富點還是清淡點，例如稅務寬免的上限孰高孰低、有否增加子女免稅額或供養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等。

與去年相比，特區政府去年的預算案似乎較為慷慨，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上限為 3 萬元，較今年的 2 萬元為

多，而去年特區政府亦擴闊稅階，以及相應增加子女基本及額外免稅額，以及供養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

誠然，2018-2019 年度政府的財政盈餘只有 587 億元，較上年的 1,489 億元減少近 1,000 億元，但在環球經濟不明朗、印花稅和地價收入較預期有所減少的情況下，仍可達到近 600 億元盈餘。加上在去年推出大幅度的利得稅和薪俸稅寬減措施下，相關收入反而有所增加，由此可見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仍然十分穩健，實有充分條件為中產人士提供更多稅務寬免。這些稅務寬免除了可包括直接減稅外，亦可透過增設多項免稅額支援中產家庭在不同方面的開支。

我所屬的新世紀論壇很早以前已向政府建議增設"私人醫療保險免稅額"，一方面可減輕中產家庭的稅務負擔，另一方面亦可藉此提供誘因鼓勵市民購買私人醫療保險，以及轉用私人營辦的醫療服務。事實上，近年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越來越大，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不少中產人士唯有轉用私營醫療服務。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在 2018 年進行的研究，本港市民投購個人醫療保險的比率在 10 年間由 20% 飆升至 34%。個人醫療市場保費總額同期亦增加近兩倍，在 2016 年高達 103 億元。為中產人士設立"私人醫療保險免稅額"，減輕他們財務負擔的需要越見迫切。直至去年的預算案，政府終於提出類似的稅務扣減，市民為自己或受養人購買合資格自願醫保產品可作扣稅，上限為 8,000 元，相信對不少中產人士有一定幫助。

除了醫保扣稅外，新世紀論壇去年亦曾建議政府設立"大廈維修免稅額"、"私人樓宇租金免稅額"及"子女教育免稅額"，可惜未獲政府採納。

在"大廈維修免稅額"方面，新世紀論壇建議自住樓宇業主可以在 10 年內就其自住物業的大廈維修開支申請一次免稅額扣減，以鼓勵舊樓業主進行維修。事實上，香港的舊樓數目越來越多，根據屋宇署的數字，樓齡超過 50 年的私人住宅超過 6 000 幢，維修需要與日俱增，而大廈進行大型維修的開支對不少業主而言可謂所費不菲。最近施政報告宣布向"樓宇更新大行動 2.0"額外撥款 30 億元，協助更多有需要的業主檢驗及修葺樓宇，而申請資格也有所放寬。然而，樓宇維修動輒需動用 6 位數字的金額，對一般中產家庭而言亦是不輕的財政負擔。因此，如政府能提供相關免稅額，相信一定能夠進一步減輕中產家庭的財政壓力。我期望這項建議在下年度的預算案能夠得到正面回應。

新世紀論壇另一項建議是設立"私人樓宇租金免稅額"。近年樓價不斷飆升，對一些中產人士而言，要"上樓"並不容易。即使經過計算後，他們的收入能夠負擔供樓支出，要籌措首期"上車"亦非易事。因此，租住樓宇的中產家庭其實為數不少，而由於經濟預期進入下行周期，中產人士入市將更謹慎，選擇租住樓宇的情況可能更普遍。同時，在目前的稅制下，居所貸款利息可獲扣稅，每年免稅額為 10 萬元。政府可否考慮同樣為沒有物業並租住樓宇的人士提供相若的免稅額，讓已置業或未置業的中產家庭均可獲得支援呢？事實上，新世紀論壇以往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過半數市民支持為租住樓宇的家庭設立"私人樓宇租金免稅額"，以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這項建議。

另一方面，除了現有的供養子女免稅額外，新世紀論壇亦建議設立"子女教育免稅額"，讓子女的學費包括海外留學的學費可作扣稅用途。我相信每位家長也十分重視子女教育，希望能夠盡自己所能，給予子女最好的教育。事實上，參加興趣班及補習班已成為學生常態，直資或私立學校的學費亦越趨昂貴，令教育開支不斷上升，特別是最近社會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大學生、中學生甚至小學生的身影經常出現在一些社會衝擊和示威行列中，一些青少年的表現和言詞實在令人感到驚訝和嘆息，很多為人父母者也對現時香港教育的信心動搖，可以預計未來日子將有更多家長考慮安排自己的子女入讀自資學位課程或境外升學，家庭開支更會大大增加。為子女教育設立免稅額亦非新鮮事，去年內地通過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亦首次把子女教育支出列為可扣除項目。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考慮增設相關免稅額，減輕中產家庭在子女教育開支方面的負擔。

主席，受到近日社會事件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本地經濟下行壓力將會加大。為應付極具挑戰的經濟環境，財政司司長在 8 月 15 日率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撐企業、保就業及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所涉開支達 191 億元。相關措施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出"雙糧"、向每名中小學生發放 2,500 元津貼、代繳公屋租金 1 個月等，以紓緩基層的壓力。為照顧"N 無人士"，財政司司長亦提出邀請關愛基金考慮為他們提供一次過生活津貼，而剛公布的施政報告更表示有關津貼會於下年度發放兩次。對於這些措施，我亦表示支持。

針對中產人士，政府提出加強 2018-2019 課稅年度的稅務寬免，故需修訂《條例草案》，把課稅年度內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建議的 75% 提升至 100%，預料有關寬免可

惠及約 143 萬名納稅人和企業，讓他們額外節省約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我亦支持這項修正案，希望可盡快落實。

政府最近推出第三輪紓困措施，重點針對運輸業，包括為運輸業提供燃料補貼；資助的士、小巴及渡輪等行業三分之一的實際燃料開支，為期半年；擴闊政府物業租金寬免的範圍，以及向本地商用船隻提供一筆過檢驗費用補貼，涉及約 20 億元開支。其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亦宣布透過旅行社向出境旅客資助 100 元及入境旅客 120 元，以紓緩業界壓力，協助本地旅遊業走出困境，而我基本上對這些措施表示贊同。

主席，香港經濟備受內外環境挑戰，我希望政府能夠繼續加強與不同行業進行緊密溝通，了解他們目前面對的困境，並陸續推出更多紓困措施，為這些行業提供針對性的支援。事實上，近月的風波令本地文化藝術和體育界受到很大影響，不少體育盛事如 Formula E (電動方程式) 賽車賽事、單車節、維港泳，以至不少文化藝術活動和演唱會也基於不同因素而被迫取消或延期，對營運的團體以至企業構成很大財政壓力。他們亟需政府的協助，例如保留受延期影響的表演場地租金，以及在重新租賃場地時獲給予優先安排等，政府應盡快予以考慮。

事實上，除了經濟上的支援，我亦建議政府應採納建議，鼓勵不同行業之間提供一些互惠互助的措施，以應對逆境。我正參與並推動一項結合零售與音樂行業的措施，建議在演出場地或零售點播放的音樂能夠得到政府資助或津貼，在版權稅或相關費用方面作出減免安排，令整體社會氣氛能夠盡快在較有利的環境下得以恢復。這一系列措施其實應在不同行業之間加以推動，促使社會上不同行業和群體共同積極面對和克服逆境。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二讀《條例草案》。

容海恩議員：主席，《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透過修訂，落實把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扣減百分比由 75% 提升至 100%，令每名納稅人和企業也可享有上限最多 2 萬元的稅務寬免。雖然有人認為這是"縮水"措施，因為前一年的上限是 3 萬元，但對小市民而言，可以退稅總比沒有退稅好，故此我沒有理由不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不過，我希望政府不要認為這只是一項"縮水"措施，我認為它是"三縮"才對：一、是"縮水"；二、是"鐸叔"；及三、是"龜縮"。我為何這樣說呢？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2 月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提出寬免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個人入息課稅、利得稅等，以 2 萬元為上限，他表示受惠人士和企業有 205 萬，當時其實已遭不少市民批評為"縮水"，因為前一年的上限是 3 萬元，現在只是 2 萬元。然而，看回實際的預算數字，在 2018-2019 年度，政府收入的預算為 5,964 億元，較原本的預算低。根據政府的解釋，是因為地價和印花稅收入較預期少，但利得稅及薪俸稅的收入則較預期多出 161 億元。據消息人士指，2018-2019 年度的預算利得稅為 1,151 億元，最終收入為 1,660 億元，根本上是有所增加，並預計在 2019-2020 年度有望再增至 1,596 億元。

至於薪俸稅，由於去年退稅 3 萬元，故此 2018-2019 年度修訂收入為 600 億元，但本年度並沒有"加碼"，只退稅 2 萬元，加上政府預算就業市場向好，故此在 2019-2020 年度的預算亦增至 666 億元。最重要的是，香港現在擁有財政儲備 11,616 億元之多，相等於 26 個月的政府開支。看回上述條件，我們今年——說回 2 月期間——其實我們已十分具備條件上調今年的稅務寬減空間。

說回其後的演變，由 2 月至今，為何我們的稅務寬減可以由 75% 提升至 100%？政府在 3 月 8 日將《條例草案》刊登憲報，並於 3 月 20 日在立法會進行首讀；接着立法會便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在 4 月 3 日與當局舉行了 1 次會議，並已邀請公眾人士就《條例草案》提交意見書。

主席，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政府曾表示，在 2 月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指這是一項紓困措施，會通盤考慮本港的整體經濟情況、政府的財政狀況、社會各階層的需要等相關政策，因此在 2 月便公布了 429 億元的一次性紓困措施，這是第一輪紓困措施。政府解釋，由於紓困措施是與盈餘掛鈎的，那時候有 587 億元盈餘，整體來說已佔七成多，而當局亦不希望將來的盈餘減少，故此只推出一項稅務寬減，並設上限為 2 萬元。然而，這種說法能否解釋當時不向市民提供更多寬減的決定呢？為何我們斟酌於當時 2 月推出的寬減？你根本上是未達標，因此至今年 8 月，當局再推出第二輪寬減措施，有人形容為"派粒糖"，但其實是連一粒塵也不如。好了，由 2 月至 8 月，大半年過去，為何政府還要多推出一輪新的紓困措施呢？其實，大家有目共睹，亦知道和清楚了解當中的內容。

我們再說回 6 月時，基本上，2 月推出的措施在 6 月份已有機會在立法會會議上通過，即可以在 6 月 2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及三讀，不過由於當時《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問題引發暴力示威，令立法會根本無法開會，並提早休會，到了 7 月 1 日，整個立法會簡直就是倒了下來。當然，當時很多人也可從直播中看到立法會毀壞的情況，因此為何我們至今才能審議這項《條例草案》和修正案，大家也了解有關情況。

我們現在 10 月才審議這項《條例草案》，但當局在 8 月推出第二輪紓困措施，把稅務寬免由 75% 提升至 100%，但所謂的紓困措施能否真正紓困呢？在 8 月，我們看到社會出現動盪和風波，但當局仍然提出以 2 萬元為上限，只是由 75% 提升至 100%，那麼市民可受惠多少呢？按當局估算，有關措施涉款約 18 億元。這樣也不要緊，兩天前當局推出第三輪紓困措施，涉及款項由第一輪的 491 億元縮減至第二輪的 191 億元，至第三輪則繼續縮減至 20 億元。這是否能真正有效紓困呢？鑒於整個香港的情況，無論是在經濟、民生及民心等方面，我覺得第三輪紓困措施的款項不應只是 20 億元這麼少。

主席，在過去 4 個多月，社會局勢變差，暴力事件衝擊香港。正如我剛才所說，在經濟、民生及民心方面，均已嚴重損害香港經濟，以及我們的日常生活，即使是家人之間的關係亦破裂。當局在 8 月推出涉款 191 億元的紓困措施，包括我們今天審議的法案，攤開來看，它完全是 2 月財政預算案的延續。其實在 2 月時，當局已可向市民推出這些措施。對我們來說，這些措施只是小恩小惠，例如向幼稚園及中、小學生發放 2,000 多元津貼，但有很多人其實未能受惠，包括一些未入學的小孩和中產家庭，他們便完全不能受惠於這兩三輪紓困措施，那又怎樣計算呢？我認為，政府現時提出一、二、三輪紓困措施，是完全無法挽回香港市民對政府的信心的，亦無法挽回對整個經濟的負面影響。

司長在早兩天提出了第三輪紓困措施，當中包括甚麼呢？是寬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商戶租金、提供商業車輛燃油補貼、寬免有關商業船隻檢驗的費用等，我相信這些措施可幫助一小撮人和商家，但對整體香港人而言，他們是否真的可受惠？他們看到這些紓困措施，是否真的會多謝政府？我認為現時最重要及最須切實地做的事情，是修補社會撕裂，修補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因此，政府一直說要"撐企業，保就業"，但是否真的可以撐得到、保得到呢？只提供數百元至數千元的補助，對商界而言，是否足以協助他們挽留人手、聘請人手，或令他們的員工無須放取無薪假期，是否可以做到，可以真正地"保就業"呢？光是說是很容易的，"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我剛才提及政府的儲備多達 11,000 億元，相等於 26 個月的政府開支。我們知道政府一直也擁有儲備和盈餘，每年它也看着預算和盈餘，說今年的盈餘不可以較去年的少，這種情況我已經看了數年，我不相信這就是政府的理財新哲學。可是，現時面對整個社會撕裂的問題，暴力每天升級，怎樣才可以為市民紓困呢？政府說光是用錢是做不到的，但它所做的民生事項——我也不談它在經濟上向市民發放多少津貼了——光是在豬肉價格上它也做得不好。我不知道局長有否去買菜，他知道兩個人吃一餐豬肉要花多少錢嗎？真的很昂貴，如果每天也吃豬肉，每個月最少也得花三四千元，這筆錢是否小市民可以負擔的呢？在香港是可以有選擇的，但難道每天也不吃豬肉嗎？這是不可以的。

可是，我們看到政府現時擁有那麼多儲備，雖然我們知道日後須面對很多問題，包括人口老化、工作人口減少及公共開支每年持續增加等，因此維持一個儲備是有必要的，而且亦有指標和預算指出，我們的儲備在 2041 年會全數花光，但我相信政府會有決心和智慧，令我們的儲備可以年年增加，亦可以在財政預算和收支平衡上做得更好。

我們看回之前的一些歷史，其實香港並非未試過出現財赤，是試過的，但當然我們不是在研究明年會否出現財赤。不過，按照現時的形勢，再看看香港在國際關係和中美貿易上面對的問題、香港的內部問題、民生問題，以及政府和市民關係的問題，我們是否還要抱住財政儲備，認為這些是我們最基本的儲備，因此完全不可以動用，不可以把錢發放給市民呢？

我們現時並非要求政府把 11,000 億元全數拿出來運用，不是這樣，但我們剛經歷那麼多個月的風波，大家生活得那麼淒慘，市民不敢外出，很多小商戶倒閉——相信局長剛才也聽到不少數字——我們是否須面對市民失業，在失業率上升到 5%、6%，甚至 8% 至 10% 時，政府才開放糧倉呢？若屆時才解救，又是否趕得及呢？所以，政府看到香港淪陷至現時這個地步，大家也說這個問題是前所未見的，到了這個地步，政府的第三輪紓困措施竟然只提供 20 億元。由年頭的 491 億元，到第二輪是 191 億元，到第三輪竟然只有 20 億元，這又怎說得過去呢？

所以，我想說回今天的議題，退稅寬免由 75% 增至 100%，大家當然是支持的，但是否真的可以幫助小市民、可以真的幫助整個香港挽回聲譽和香港人的信心呢？政府必須大力做好這件事，而並非只是與市民進行兩場對話，包括一場面對面的對話，以及第二場在面書上與市民透過視像對話，這其實是不足夠的。大家看回法國的例子，法國總統與市民進行了過萬場對話，我們的局長又有否與市民對話？是未有的。我看到施政報告提出，說每兩天便會有一名局長落區，這是寫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的，但我們市民卻看不到，因為全部落區的時間也是“快閃式”的，市民並不知道，也沒有機會可以與局長和司長進行深層對話，告訴他們市民正面對甚麼問題，包括租金、領展、工資沒有增加、豬肉價格等問題。其實，只要每天到街市逛個圈，局長、司長或特首便可以很快速地了解到市民的需求。市民現時乘車出行不方便，我們面對的社會動盪問題不但無法解決，還要面對其他問題，甚至是“保飯碗”的問題。有鑒於此，我希望局長、司長或特首要真正了解香港的深層次問題。現時的“次(刺)”是在哪裏呢？就是心刺了，就是心刺，多謝。

陳健波議員：主席，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有關扣減會在 2018-2019 年度的稅款中反映，會有 191 萬人受惠，亦有 145 000 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受惠，政府稅收會減少 189 億元。

我們對此當然是支持的，香港表面上是一個低稅制的地方，但這不表示人民生活安樂舒服，主要因為香港低收入人士的生活非常艱苦，最痛苦的是他們的收入長期沒有增加。所以，對於政府所有的紓困措施，我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政府很多時候忽略了另一群人士，雖然他們沒有低收入階層這麼痛苦，但也生活得很痛苦，也就是中產階級。他們不能享受公屋的福利，很多時候要到私家醫院求診或留院，也可能希望子女入讀較好的學校，但他們同樣要供樓和繳交差餉及管理費，大家也知道現時的管理費多麼昂貴，十分誇張。

中產人士為數也相當多，也是撐起香港稅收最主要的一群人。所以，今次政府寬減稅項以 2 萬元為上限，我覺得政府真的要積極進取一點。在今次社會暴亂之後，大家都明白發生的很多事情背後有一個

很大的原因。現時《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已經撤回，為何社會暴亂仍沒有平息呢？那就是今次事件揭露了香港深層次的問題。很多人認為不單只是房屋問題，這點我認同，當然不單是房屋問題，但我認為也佔了問題的八九成。試想想，如果人人都居住在數百平方呎的房子，大家都安居樂業，十八九歲的年青人已經有錢創業、建立家庭，他們怎會出來搞這些事情？沒可能的，難道出來搞這些事情不用成本的嗎？是要冒着被拘捕的風險的。因此，我們真的要處理這群人的訴求。

第一，他們要自由民主，我當然支持，但無可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用甚麼步伐走，是快是慢，真的要與中國商討。政府當然有責任向中央反映大家的民意，我相信它也有這樣做，但究竟是怎樣的步伐呢？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長遠的事情，並非短期內就立即有措施可以達到。我相信需要認真地解釋，令中央信服香港繼續維持"一國兩制"對香港、對國家、對國際都有好處，這是必須做的，但我亦知道一點，也就是如果香港亂了、散了、"攞炒"了，便不會對香港、對國家、對國際有任何好處。所以，我認同大家對民主的訴求，但我絕不同意用這種方法，方法很明顯是錯的。大家想想"攞炒"的意義是甚麼？主席你不要介意，因為我要指出根本的問題，否則只說這些表面的事情是沒有意義的。我希望你容許我多用一點時間說下去，你知道我不是有太多話說的人。

說回剛才談到的那一點，"攞炒"之後會怎樣呢？首先讓我問一個問題，我們經常說民主、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其他人，現在沒有問過其他人便破壞別人的成果。我經常說最可憐的就是這群中產人士，他們克勤克儉、努力數十年才得到成果，現在說要破壞他們的成果，因為反正我沒有，你也不應該擁有，那究竟是中產人士自私還是破壞的人自私呢？我必定認為是破壞的人自私。如果你這樣做是為大家指向一條生路，例如在破壞後，你肯定有一個比現時優勝 10 倍的烏托邦，每人可以有一間一二千平方呎的房子，月入 10 多萬元，社會天下太平，大家安居樂業，我當然讓你破壞，但現在我只看到你破壞，完全看不到社會有任何重建的機會，甚至在造成破壞後的 10 多年也無法重建今天的水平，最慘便是這樣。在這樣的情況下，屆時才後悔又有甚麼用呢？我們這些年紀的沒所謂，坦白說，我們捱窮也捱過很多年，那些日子遠比今時今日的差，但也是如此捱下去。我記憶中還有很多十分惡劣的情況，有時也會在睡夢中驚醒，那時的地方太骯髒了，門前有人吸毒、有黑社會拿着刀徘徊、有些人說錯話便被毆打。

現時香港好像回到了那個時代，意見不同的就會被圍毆。如果覺得你的成果比我好，我就要摧毀你，但傳媒竟然不作出批評。以前如果我們這樣說，社會隨時出現動亂。現在不是這樣了，慢慢地忍耐力越來越高，認為那也是可以的，也是被迫出來的。如果你有這樣的思維，學校教育真的有最大的責任。我真的覺得很離譜，令我真的感到十分痛心、無法入睡的是甚麼？十二三歲已經被人叫上街，還要鼓勵和美化這些人，有沒有搞錯？十二三歲懂得甚麼？"老兄"，他們應該在玩 Lego。現在這樣搞下去，你覺得他聽從你的話是對的嗎？你覺得十二三歲懂得分辨是非嗎？大家也知道政治是多麼複雜、多麼骯髒、當中牽涉多少利益，為何成年人不做而要孩子來做？不能這樣的，真的不能這樣。如果這樣做，這個社會一定會後悔，亦讓人看到你們是低能的。

大家有否留意國際社會已較少談論香港這件事？因為已經看到了暴力，"老兄"，所有人都知道暴力是不對的。"六十分鐘時事雜誌"拍攝到整個旅行箱內都是燃燒彈，不停在投擲，外國人看到都嚇得呆了。他們以往說香港很好，200 萬人遊行也沒有損壞一塊玻璃，人家是尊重香港的和平。你說"和理非"沒有用，"和理非"的效果是慢的，但長遠的鬥爭一定要慢慢改變，令人心改變，而不是用恐懼、人多欺負人少、毆打別人的方法，別人持不同意見便去圍毆他們，不准他們再說下去，誰再這樣說便被"起底"，令其他人不再光顧。這是怎樣的社會？我們香港人不要這樣的民主，香港人很厭惡這種所謂民主，因為根本是不民主、不自由，將我們的基業全部破壞，然後不可能再重建。所以，我希望大家想清楚現在究竟發生何事。

主席，我現在說回這項有關稅務的條例草案，希望局長真的聽到我對稅務的建議。我認為應全力扶助低收入家庭，但我們同時要改變生態，令他們的收入增加，提供更多工種選擇以配合他們的工作能力，從而得到更好的收入。我們要讓他們有多些假期，現在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相差 5 天，政府在這方面應該盡量作出改善，讓 100 萬人受惠，工人如多了 5 天家庭團聚時間，便會多謝政府。對於低下階層，這固然是我們要做的，但對中產人士也要做些工夫。

很多中產人士向我表示政府既做得不好，還要給他們綠色信封，他們希望不收取政府的綠色信封。我知道稅收是政府很重要的收入，但政府有否考慮——其實我以前也曾提出——讓月薪 5 萬元以下的人無需交薪俸稅。如果月薪 5 萬元以下的人無需交薪俸稅，我們會有甚麼好處呢？我告訴大家，這樣做會惠及 135 萬人。現在我手邊有 2016-2017 課稅年度的資料，如果讓月薪 5 萬元，即年薪 60 萬元的人

無需繳交薪俸稅，第一，有 135 萬人會很開心；第二，政府的成本是多少？原來不是很多，只是 51 億元而已，這當然扣除 2 萬元的稅務寬減。政府只少收 51 億元，便可令這麼多人開心，如果他們真的收不到綠信封，我想大家都會很高興。

政府可能說，少收 51 億元怎麼辦？很簡單，只要向年薪 100 萬元以上的人稍微加稅便可，我想大部分香港人都願意這樣做。市民覺得被迫"攞炒"好，還是多交一點稅好呢？當然是多交一點稅較好。我希望政府回去盡快研究，不要拖延，不要聽完便不了了之，一定要轉告"財爺"。如果政府願意這樣做，日後再進取一點，月薪 6 萬元也無需交稅，然後再調高至月薪 7 萬元，這樣市民便會覺得你真的尊重中產，真的明白我們的困苦，大家知道中產的開支有多大嗎？我希望政府聽到我今天的意見。

至於要解決根本的問題，首先，我認同剛才多位建制派同事所說，現在社會艱難困苦，雖然我是功能界別議員，但我到的所有地方，例如餐廳，市民都走過來對我說："'波哥'，我很慘，要放無薪假，這個同事不見了，那個同事也不見了。"很多餐廳倒閉，很多人失業。"老兄"，你是否知道貧窮、三餐不繼是很淒涼的？說"攞炒"，真正受害的卻是這些市民，這是否對得起香港人？

所以，有同事在財務委員會("財委會")說，"如果你再這樣，我便叫人包圍立法會"。同事這麼厲害，可以叫人包圍，他當然也可以叫人不包圍立法會，我相信他有能力呼籲行使暴力的人不要再使用暴力，因為他們這樣做，這個運動便一定會死亡。所以，我們必須明白，這個運動一定會衰敗，為甚麼呢？因為這是損害人民利益的。你們說長遠有好處，但我看不到，我只看到即時的情況是市民不敢說話、不敢外出、11 時前要回家，多麼的痛苦，很多人形容現在像是淪陷，你們知道嗎？

反對派議員只看到他們的"黃色"朋友，讚賞他們，但你們是否看到沉默的大多數人是多麼的痛苦？有多少人覺得很傷心？多少人抑鬱，你們知道嗎？你們是否知道對香港造成多麼大的傷害？所以，到了這個階段，我覺得暴力必須停止，但亦需要和解，如何和解呢？我覺得這個議會失智，令香港失智；議會的暴力衝擊、衝向主席罵主席，主席進來也不理會，沒規沒矩，穿 T 恤、波鞋進入會議廳，正正是因為不守規矩，大家都不知道原來是有規矩的，原來可以將這些規矩摧毀也沒問題的，而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做一個好榜樣，先讓財委會恢復正常。我們在選舉主席時花了很長時間，在選舉主席的 10 個半小時中，我被人質詢了 9 個小時，我沒有所謂，因為我也能夠應付他們。但問題是，為甚麼在選舉副主席的時候，預留的兩小時不是應該質詢副主席的候選人嗎？為甚麼還是用來質詢主席？真的很奇怪。最後我按捺不住，因而令會議拖延，我也覺得不對。所以，我呼籲大家和解，為香港好，我會盡量給多點時間讓議員發問，亦希望議員多些參與會議，因為我們還有 44 項涉及 700 億元的撥款申請還未處理。為了對得起香港人，我們要多些時間開財委會會議，以批出這些款項，因為這 700 億元是最能幫助香港低下階層的市民的，亦希望可令香港回復生機。

我經常被人責罵，說我審批撥款比財務公司快，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些數字，大家千萬不要只聽他們說的，一定要看數字。根據有關數字，我由 2015-2016 年度開始當財委會主席，2015-2016 年度審批一個項目需時兩小時；2016-2017 年度的情況很慘，要用上 4 個小時，後來經修改會議程序後減少為 1.3 小時；2018-2019 年度由於立法會被摧毀，要進行重建，所以只看到前部分的數字，每個項目的審批時間差不多為兩小時。大家便批評我沒有給予足夠發言時間，只有一兩個小時，但大家是否知道財委會每年只進行 120 小時會議，你們不好好把時間用在這些重要的議題上，反而在每個項目"拉布"，那當然"大鑊"。如果我陳健波為了讓自己舒服一點，大可以不與你們爭辯，任由你們發言，趕不及審批也沒有問題，但我覺得這樣對不起香港市民、對不起自己。

所以，雖然你們責罵我，但我仍要堅持公平、公正、有秩序地主持會議，亦希望大家不要再鬥爭，由立法會開始和解，令香港知道和平氣氛是多麼美好。

此外，我想為自己申冤一下，我剛才說我們是 2.8 小時，但有議員經常說，以前的主席不是這樣的，以前審批一個項目要花多少時間呢？2012-2013 年度是 1 小時；2013-2014 年度也是 1 小時，難道以前反對派的議員全部沒有做事、沒有監察政府嗎？所以，市民要看清楚，現在香港太多謊言、太多歪理，大家如果不保持清醒，便一定會後悔。(計時器響起)

主席：陳議員，請停止發言。

鄭泳舜議員：主席，我上次在這個議事廳發言至今，已經 4 個月。首先，我很感謝立法會秘書處同事的努力，讓議事廳能夠回復原貌，議會得以正常運作。

在這 4 個月以來，因應社會上衝突和示威事件的影響，加上香港經濟下行趨勢明顯，政府其實已經三度推出"撐企業、保就業"的利民紓困措施。立法會遭受破壞無法開會、議程受阻，加上其他原因，令很多 2 月底公布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措施至今仍未落實。舉例來說，勞工及福利局動用 200 億元購買物業，用以營運長者和幼兒中心等 160 個社福設施；動用 20 億元支援各個過渡性房屋項目，以及我們今天恢復二讀辯論審議的《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均是預算案中的措施，亦與民生息息相關，沒有甚麼大爭議。

主席，說回這項《條例草案》，我感謝法案委員會早於 4 月已完成工作，財政司司長當時建議一次性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均以 2 萬元為上限。實施這項建議可惠及 191 萬名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此外，145 000 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亦可受惠。政府整體收入會減少 189 億元。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在預算案公布前，其實已向政府提出一系列減稅建議，包括寬減薪俸稅及利得稅的比率，當局亦已回應我們的訴求，但我們認為政府絕對有條件提供更多寬免，例如增設租金扣稅額或增加子女免稅額等。

我沒有參與法案委員會的工作，但我特別留意到法案委員會的報告，當中不少委員提出，稅務寬減措施其實並不足夠，並要求政府在下年度的預算案中推出更多寬減稅務的紓困措施。

不過，我想大家始料不及的是，這些加碼措施無須等到明年的預算案便推出，因為這場修例風波，在過去 4 個月以來，示威活動頻繁，最後演變成多區示威，更隨時發生縱火、堵塞道路——其實每逢星期六日便會出現——而縱火地點十分鄰近民居，普羅市民怎會不擔心。此外，其實一個地方發生暴亂，不但嚴重影響市民出行，境外遊客亦自然卻步。很多同事剛才提到，很多時候——特別是星期六日——莫說是外出消費或一家人外出用膳，其實大家連外出也不敢。

根據政府的資料，截至 8 月中已有 29 個國家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示，境外遊客和商人來港旅遊、經商及投資的意欲均受影響，我們亦聽到很多大型商業機構暫緩來港上市的計劃等。再者，大家很清楚知道，隨着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經濟下行的壓力十分顯著，狂風暴雨一起到來，社會上的撕裂和動盪真的是前所未見。我們開始在許多旺區，例如銅鑼灣和旺角，看到很多“吉鋪”，酒樓食肆結業，我們有時在晚上到餐廳用膳，可能發現 100 桌中只有 2 桌客人，餐飲業和旅遊業的員工亦被迫放取無薪假期。

在這種背景下，財政司司長於 8 月中推出新一輪“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當中包括提高寬減薪俸稅及利得稅的百分比，由寬免 75% 提高至 100%，但仍以 2 萬元作為上限，此舉可以幫助市民節省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

至於跌出稅網的一群，他們不能受惠於減稅措施，但政府其實已經同步照顧不同群組的需要，例如向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在職家庭津貼等的人士發放“雙糧”。此外，居於“劏房”或不適切住房的家庭亦有受惠，當中包括邀請關愛基金為非綜援、非公屋的低收入住戶提供俗稱的“N 無人士”生活津貼，住戶可一次過獲得 9,000 元至 15,500 元不等，視乎人數而定。其後，行政長官在 10 月中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決定，明年將發放兩次“N 無人士”津貼，變相可以幫補一下。至於民建聯要求落實的恆常租金津貼或生活津貼，政府亦已承諾會深入研究相關細節，我希望真的不用等太久。

主席，今天就《條例草案》進行二讀，政府亦提出兩項修正案，從而將寬免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百分比提高至 100%，讓市民在面對當前的經濟逆境時，亦可保留多點應急錢。

由 8 月中旬至今天 10 月 23 日，已經過了兩個月，其間社會事件中的暴力行為全面升級，雖然政府已經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立法會剛剛已在上一項議程處理有關的程序，但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每逢有非法集結，之後發生的暴力衝突，已經與修例完全無關，並已提升至令社會陷入非常動盪不安的局面。當有人破壞港鐵車站內外的設施後，待維修完畢，他們便會再次破壞。我今早在深水埗港鐵站附近與街坊閒聊，其間最忙的是協助帶着小孩的家長搬運嬰兒車，上落港鐵站內的樓梯，因為升降機損壞後一直尚未維修。我跟一些市民說，已經催促港鐵公司，希望他們盡快進行維修，但其實市民都很聰

明，他們說："唉，我明白你們會努力，但做了又如何，轉眼間只相隔兩個星期，他們又再次破壞"。此外，有些市民問我，如果用紙張寫上示威者訴求的 8 個字，然後貼上去請他們高抬貴手，這樣做會否更好。其實這樣真的有點本末倒置，好像要放下買路錢一樣，令市民非常擔憂。

距離深水埗港鐵站不遠的長沙灣政府合署亦遭受嚴重破壞，3 樓和 4 樓的玻璃窗被毀，但又並非全部破裂，而是像標靶般，一些破裂了，一些則沒有，好像被人當作是玩遊戲，但已經令在那裏上班或在附近居住的市民人心惶惶。其實縱火暴力、搗毀店鋪的情況在近月變本加厲，更會對持不同政見的人作出所謂"私了"。正如我剛才提到，他們不單針對政府建築物，其實銀行、店鋪、食肆和書店全部均被針對，好像有"中"字便不行。警署同樣被針對，警員宿舍亦不能幸免，我相信很多市民看到也會感到非常痛心和不舒服。

其實大家思考一下，財政司司長已經預告今年的全年經濟增長可能是零，由數年前的 4%、3% 跌至今日的百分之零，香港已經出現步入經濟衰退的跡象。社會抗爭持續數月，對很多行業的影響陸續浮現。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到訪深水埗的排檔，部分排檔東主告訴我，他們雖然感謝司長寬減牌照費，但其生意額大跌七成，完全沒有東南亞的客人，新加坡、印度和印尼的人全都不敢來港，他們平常一天可以售出 10 多條牛仔褲，現在能售出一兩條已經很感激、很高興。然而，他們真的是"手停口停"，政府只寬免牌照費，但他們沒有生意，其實他們真的很慘。有些食肆告訴我們，由於港鐵站在晚上 10 時關門，所以市民不敢外出用膳，故此食肆晚上門可羅雀，生意額下跌一半，而他們每月要繳付租金、員工薪酬和"燈油火蠟"的費用，對他們可謂雪上加霜。

我最近也聽到有些店鋪，甚至是規模較大的，其聘用的外判工或散工現在是首當其衝，僱主着他們不用上班，直接把他們解僱。雖說失業率只是由 2.8% 上升至 2.9%，升幅不算太高，但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7 月至 9 月的最新總就業人數較 6 月至 8 月的數字減少了 8 200 人，而與旅遊相關的行業，即是零售、飲食、住宿等行業的失業率更上升至 4.9%，單是餐飲業已達 6%，是 6 年以來的新高。失業率是滯後的數字，大家真的不可掉以輕心。

說到所謂的寒冬，如果覺得冷可以添衣，但現在說的是"手停口停"，有人會說，沒辦法便要節衣縮食，但我們現在說的是一家大小的生活，主席，這真是"何不食肉糜"。我早前與建造業議會的朋友見面——正如財務委員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剛才也提及，財委會有 40 多項申請撥款的項目仍未排到議程上，當中涉及的工程金額達 700 多億元——他們反映，業界去年的工作量已經下跌，影響 35 萬名從業員的生計，連同其家人計算則多達 100 萬人，即現時建造業有 100 萬人的生計受到影響。去年 6 月已經有 1 萬人沒有工作，部分工人亦要減薪。面對工作量不足、沒有工程開展的情況，他們真的希望財委會可以加快審批工務工程項目的撥款，而我亦已向陳主席反映此事。

有鑒於此，在這個困局下，我當然支持財政司司長提出有關寬減稅項的《條例草案》。各位"打工仔"年底會收到稅單，明年初便要交稅，我希望《條例草案》能夠獲得通過，讓市民可以受惠，能幫多少便是多少。

主席，發言至此，若要繼續說經濟如何衰退，是有很多數據支持的。政府最近引述有 100 間食肆結業，2 000 名員工受到影響。我個人十分擔心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影響其實更大。正如我剛才所說，現在到訪一些食肆，可見完全是十室九空，有一間酒樓告訴我們，在過去 3 個月損失了 800 桌的生意，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壓力。老闆壓力大時，員工自然首當其衝，很多人都會失去工作或收入減少。政府現時是否真的要考慮推出進一步的寬減稅項措施呢？現在很多人沒有收入，公司亦沒有利潤，連稅也不用繳交，所以政府亦要同時考慮不同的紓困措施。

其實政府可再推出其他稅務寬減措施，例如考慮民建聯數年前的建議，增設居所租金的扣稅額，亦可增加子女免稅額等，這些均是我們過去一直倡議的，但政府仍然沒有回應，我們希望政府可以認真考慮。此外，民建聯一直倡議的"銀齡卡"，政府亦沒有考慮，我們對此感到失望，因為"銀齡卡"可以實際地協助現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市民，而 2 元交通優惠亦應盡快推行。此外，亦應增加再培訓課程的名額，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更多協助，至少令他們無須裁員，從而保障員工就業，如果可以的話，再按比例增加津貼額一定更好。

主席，最後我很希望《條例草案》可以獲得通過。財委會仍有多項民生措施有待審批，包括政府近兩個月公布的利民紓困措施、我們

現時所說 4 項支援舊樓維修的措施、增建公共房屋、加快政府所承諾的在 3 年內提供 1 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以及補貼商用車輛燃油費、旅行社的獎金等，真的要請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加快審批。

現時立法會的運作受阻，真的牽連甚廣，我希望議會內外均能夠回歸理性，以對話代替對立，從香港社會的長遠發展大局出發，不要再讓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我們一定要有效地止暴制亂，不可輕言"攞炒"，因為經濟衰退會導致很多人失去工作，社會真的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復原。

香港這個家，大家都有份，如果越來越多人習慣以暴力手法來發泄不滿，這樣發展下去，香港能否回復昔日包容、開放和互相尊重的城市面貌呢？大家要群策群力，讓社會能夠找到出路，轉危為機。香港面前的路仍然十分困難，但狂風暴雨過後，總會有藍天。

主席，我在此支持這項《條例草案》和政府的修正案。我謹此發言。

主席：會議現在暫停，下午 2 時 30 分恢復。

下午 1 時 28 分

1:28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2 時 30 分

2:30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廖長江議員：主席，今年年初公布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建議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每宗個

案以 2 萬元為上限的一次性稅務寬免，雖然較上一個課稅年度的 3 萬元上限為少，但以當前的經濟狀況來說，有關建議對於全港 191 萬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以及全港 145 000 個須繳稅的法團和非法團業務來說，在面對中美貿易摩擦和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始終都是一場及時雨。

不過，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溫和全球局勢持續緊張的情況下，本港的出口數據已經連月下跌，加上近數月社會暴亂，嚴重影響社會安寧，近 30 個國家對本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示，亦大大打擊本港的各行各業，特別是旅遊、零售和餐飲業，影響數以萬計的"打工仔"生計。稍後，特區政府將公布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外界一般預料表現未如理想，本港經濟很大機會陷入技術性衰退。事實上，香港經濟前景確實陰霾滿布，除了政府早前將全年經濟增長由預測的 2% 至 3% 下調到 0% 至 1% 之外，也有不少大行下調對香港經濟的預測，由 -0.7% 至 0.6% 不等，顯而易見，未來經濟前景實在不容樂觀。

儘管政府在 8 月中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支持中小企業的經營，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當中包括將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 75% 提升至 100%，令大約 143 萬名納稅人和企業額外節省大約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但在外圍環境不明朗等因素影響下，這個數字可能只是杯水車薪，更何況當中涉及的利得稅稅務寬減數額不足 30 億元，本港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最容易受到經濟變化所波及，政府需要設法適當加大力度，予以支援。

政府經常說在利得稅方面，2018-2019 課稅年度已開始實施利得稅兩級制，即法團及非法團業務的首 200 萬元應評利得稅稅率分別為 8.25% 和 7.5%，而超過 200 萬元的應評稅稅率則分別為 16.5% 和 15%，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會令政府稅收每年減少約 58 億元，相等於 2016-2017 課稅年度利得稅收入總額僅 4%。可是，對比政府於 2017-2018 及 2018-2019 兩個課稅年度的利得稅實際收入，分別高達 1,391 億元和 1,666 億元，以及 2019-2020 課稅年度的預測收入是 1,596 億元，利得稅的稅務寬減就顯得特別吝嗇。

我明白到在相關的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有同事曾經質疑，政府是否需要繼續向法團和非法團業務提供一次性的利得稅扣減，因為須繳付利得稅的企業有賺取利潤，很多中小企可能沒有太多利潤，甚至出現虧損，而無法受惠於預算案的稅務寬減措施。過去，社會上亦有

意見質疑政府是否需要繼續向法團和非法團業務提供一次性的利得稅扣減。

須知道，香港有 33 萬多間中小企遍及各行各業，為勞動市場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一直是推動本港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經濟好景時，中小企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貢獻良多，它們都是胼手胝足地經營業務，未到年度結餘，賺蝕也說不準，更隨時會因為外圍環境突變而蝕盡全年經營所得。

然而，香港應該有足夠的財力做得更好，例如現時《稅務條例》已經容許企業無限期將當前課稅年度的虧損結轉，以抵銷隨後課稅年度所得的應評稅利潤，但如果有更大幅度的稅務寬免措施，可以讓企業在資金調配有更大的靈活性，在當前經濟前景不明朗下，又何樂不為呢？

我明白今個年度的利得稅稅務寬免，已佔 680 億元財政盈餘的不足 4%，較上年度佔 1,489 億元財政盈餘的 1.9% 為高，但正如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有同事已經要求政府考慮推出更多稅務寬減措施，讓更多有需要人士享用更多稅務寬免，免得市民和企業獨力面對不明朗的經濟前景。

其實，政府在考慮利得稅寬減措施方面，可以作出適當調整，幫助香港把握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企業的國際業務總部及財資中心，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商機。舉例來說，當局可以考慮引入地區總部稅務優惠，使到符合資格地區總部的合資格地區總部活動收入，享有優惠的利得稅稅率，從而鼓勵更多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及財資中心。

在上一個立法年度，政府曾向本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文件，建議開設一個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的常額職位/非公務員職位，擔任經擴展後的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的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當中的主要職責包括繼續進行稅務研究，以協助其他政策局就特定行業制訂新稅務措施，以提升香港稅制的競爭力，並繼續密切留意國際稅務的發展。

主席，首先我希望這個政策組研究真正能夠配合香港經濟多元發展而施行的稅務措施，例如該組已協助制訂一些新稅務措施的法律框架和實施細節，包括利得稅兩級制及為研發開支提供額外扣稅。又正

在協助相關政策局研究有關特定行業，例如保險業和船舶租賃業務的稅務措施，這方面的工作方向可謂正確。

主席，我認為政府有需要全面審視本港稅制。去年本港先後通過不少於 8 項有關《稅務條例》的修訂，數量幾乎是近年之冠。不過，與其對《稅務條例》進行零零碎碎的修訂，政府應該把握現時財政狀況比較穩健的時機，重新全盤檢視目前稅制，並積極制訂一套具制度性和結構性的改良方案。在制訂的過程中，必須開誠布公，發表研究報告，並與社會各界一起集思廣益，讓市民參與其中，從而使到方案得到社會最大的公約數，為香港迎接未來的種種機遇，以及應付各方面的挑戰，奠下堅實的基礎。

事實上，社會上一直存在改良稅制的聲音，亦有不少要求建議將稅務優惠擴展至更多行業，例如有大型會計師行建議對在本地投資和成立知識產權中心的企業，提供 8.25% 的優惠利得稅稅率。並以相若的優惠稅率吸引大灣區的企業在香港設立總部。又例如為國內及跨國企業在香港營運的地區總部、企業位於香港的加工管理、貿易及採購中心，以及合資格船舶租賃人、船舶租賃經理和與船務相關的服務提供者提供稅務優惠。就着以上建議，政府有責任仔細聆聽，並經詳細研究後作出回應，過程中必須衡量有關建議對香港經濟所發揮的作用，讓整體社會受惠。

主席，《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建議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100% 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的一次性稅務寬免，政府收入會因而減少近 190 億元，佔財政盈餘超過四分之一。比較上個課稅年度的相同稅務寬免，政府收入減少 226 億元，佔財政盈餘的 15.2%。今個課稅年度的措施，對於不少屬中產和大部分“打工仔”的納稅人來說，實在有着極大的幫助。

至於 2 萬元的扣稅上限是否足夠？社會需要從本屆政府上任以來，將減輕個人稅務負擔上推出的多項措施一起衡量。當中包括 2017-2018 年度起，把薪俸稅的邊際稅階由 40,000 元擴闊至 45,000 元，減輕了 130 萬名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增加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由現時 33,000 元增至 37,500 元，惠及 23 800 名納稅人；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由 15 個課稅年度增至 20 個課稅年度；增加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扣除額由 8 萬元增至 10 萬元，惠及 3 500 名納稅人。

在 2018-2019 年度，薪俸稅的稅階由 45,000 元擴闊至 50,000 元，並由 4 個稅階增至 5 個，邊際稅率分別調整為 2%、6%、10%、14% 及 17%，減輕 134 萬名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增加子女基本及額外免稅額由 10 萬增至 12 萬元，惠及 335 000 納稅人；增加供養 60 歲或以上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由 46,000 元增至 50,000 元；增加供養 55 歲至 59 歲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由 23,000 元增至 25,000 元，惠及 607 000 名納稅人；另為合資格的納稅人設立 75,000 元傷殘人士免稅額；以及容許夫婦自行決定是否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方法計稅等的措施，這些全都是本屆政府與市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積極措施。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邵家輝議員：主席，今天討論的議題是本年 2 月份財政司司長就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提出的寬減措施，寬減比率為 75%，上限為 2 萬元。財政司司長提出這項寬減措施，我相信是基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包括中美貿易戰和英國硬脫歐等問題，經評估後，他認為經濟展望欠佳。到了近月，香港發生了甚麼事情，相信我也不用多說。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風波，至今已持續 4 個月，不同行業和很多人士均受影響，旅遊、批發、零售、飲食及運輸業首當其衝，是最受影響的行業。財政司司長在 8 月 15 日公布第一輪紓困措施，其中一項是把剛才提到的退稅比率提高至 100%，所以之前最多只能獲退稅 15,000 元的人士，現在可以獲得退稅 20,000 元，我對此表示歡迎。

財政司司長在 8 月 15 日公布第一輪紓困措施，我估計政府當時亦預測今天的風波並不容易平息，而事實上，政府亦估計正確。財政司司長還有很多其他政策可以協助市民，不過主席，我想先談談我代表的批發及零售業界，他們是今次風波的重災區，不同從業員告訴我，他們的生意額下跌了不止 30%，有些更下跌了 70% 或 80%，即使是售賣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社區藥房，其生意額也下跌了 30%；美容化妝品店的生意額下跌了 50%；鐘錶、珠寶等貴價商品的生意額下跌了 70% 至 80%，甚至燕窩產品的銷售額也同樣受影響，有很大的跌幅。他們正面對一個非常嚴峻的寒冬，看不見這個風波何時會完結。

所以，政府向這些重災區行業提供支援，我是歡迎的。今早，我出席 Now TV 的節目，主要談及這方面的情況。我在節目中提到，我早前曾與特首及財政司司長會面，希望他們今年可以在合適的時間向

每名市民派發 1 萬元，這方案罕有地獲得很多觀眾致電支持，但亦有觀眾表示不應特別優待某些行業。主席，我對此並不認同。

這 1 萬元只是讓市民略為舒一口氣，而在合適的時間讓市民獲得這筆款項，我相信可以帶動香港整個經濟鏈，因為香港現時整體經濟環境仍然很差。我知道政府亦推出了其他措施，例如豁免某些牌費；為房屋署及香港房屋協會("房協")轄下的商鋪提供半年租金減免；向一些基金注資或增加資助；提供培訓課程，讓失業人士進修，還有向住宅用戶提供電費補貼。

我的業界亦想提出一些訴求，我早前已向邱騰華局長提出，以 MPF(強制性公積金)為例，僱主必須履行責任，為僱員供款，否則會被檢控，政府可否在這 4 個月或半年幫忙供款？關於電費及煤氣費的津貼，除了住宅用戶外，其實商戶亦直接受影響，政府又可否幫忙呢？還有去年已繳交的薪俸稅和利得稅，鑒於今年的環境一定會很差，政府可否先退回有關款額，讓業界作周轉？

此外，銀行會否在現時的情況下"落雨收柴"，而政府會否在這方面大力支援，使銀行不用收緊銀根？對於零售界和飲食業界，最重要的是租金問題，我知道政府已牽頭向房協和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租戶提供半年租金減免，但很多商戶租用的是私人物業。最近兩個月，我和張宇人議員已游走多間大發展商及業主，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和領展，我們只能懇求及希望他們能寬免租戶的租金，與他們共渡時艱。我知道有些發展商作出了正面的回應，而港鐵亦於上星期向租戶推出了新的寬免措施。我希望業主在這個艱難時刻能夠同舟共濟，幫助業界渡過今天的難關。

主席，我剛才提到的支援其實只是治標而不治本。正如大家都知道，做生意的先決條件是社會安寧，社會寧靜，生意才能發展。但在這次風波中，大家見到暴力升級，而且越來越猛烈，大部分遊客已不會選擇來港，而香港市民的消費意欲低迷，很多朋友甚至不敢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外出，因為怕會遇到麻煩。所以，止暴制亂才是特區政府現時最需要做的工作，亦希望政府盡快加大力度處理此事。

對香港市民來說，暴力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論穿着的衣服是紅色、黃色、藍色、白色還是黑色，也不應無故被打。有些議員、社運人士和警員均曾在這次事件中遇到暴力或恐怖的情況，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要理性一點，暴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如果今天想用暴力迫

使政府或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做某些事情，日後出現更強烈的暴力時，又怎麼辦呢？

主席，關於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的風波，我一直有留意新聞。事實上，特首已於 6 月 15 日暫緩修訂工作，其實她已經向大家宣布根本不會繼續做有關工作，她在很多場合已說過很多次，用很多不同版本向大家表示不會再做。直至昨天，保安局局長出來向大家宣布撤回該項條例草案，有關修訂工作根本不會再做。其實特首最初已宣布，條例工作已經停止。

在這數個月發生了甚麼事呢？風波源於《逃犯條例》的修訂，特首很早已宣布根本不會再做，而我一直有留意相關新聞。香港市民其實甚富同情心，對“公義”這兩個字亦非常着緊。所以，每次在社會上發生特別事件，都會令市民感到很憤怒，亦可能是這個原因，令這次事件至今仍未能平息。

在整個風波中，我特別關注一些事件，而當中有 5 宗事件，是很多市民甚為關注的，第一宗是“七二一”元朗事件；第二宗是 8 月 11 日少女據稱被警員開槍“打爆眼”的事件；然後有一位在英國駐港領事館工作的男士據報在西九龍站被中方拘留後帶往內地，不獲釋放，令人感到憤慨；接着是據稱 8 月 31 日在太子站內有很多人死亡，引起公憤；最近亦有一宗 15 歲少女陳小姐的死亡事件。

就此，主席，我想談談，8 月 11 日少女據稱被警員“打爆眼”的事件，其實新聞也有廣泛報道，而世界各地亦有很多人很同情她，紛紛做出蓋着一隻眼的手勢，即全世界都關注此事。但是，早前警方表示已取得她的醫療報告，為何這位女士找律師阻止將此事的真相告知香港市民？其實是否真的有發生？先不說當天她在警署外做了甚麼，有這麼多香港市民或全世界有這麼多人想為她爭取公義，其實她當時是否真的不幸被警員開槍擊中，還是有其他原因致傷呢？我認為香港市民也應該要反思一下。

另一宗是那位在英國駐港領事館工作的先生據稱在內地被拘留了 10 多天，他的女朋友提出指控，很多人走到外面示威，後來有報道質疑他是否曾經嫖妓。其實他已經返港，為何他不出來澄清呢？當時很多香港市民對他的事件覺得不公道，對於國內為何突然拘捕他，覺得不公平，因而憤怒地走到街上抗議，對嗎？

有人說太子站內死了 3 人，最初說死了 6 人，現在還有人會到站外拜祭，那裏經常插着很多白菊花。我在一個月前也到過現場，我穿便服到那裏，看到一位女士在插上白菊花，我走上前問她在做甚麼，她說在拜祭死者。我問她死者叫甚麼名字？沒有人可以回答我。其實他們在拜祭甚麼呢？警方已清楚告訴大家當時的情況，可能是救護人員報錯人數，那些錄影紀錄全部都存在，為何還有這麼多市民繼續相信那裏可能真的有人死亡而感到憤怒？真相又是否真的這樣呢？主席，我們是否應該反思一下？

至於那位不幸死亡的 15 歲少女，她的母親在電視上說得很清楚，她之前可能有情緒病，而我們亦從錄影紀錄看到她在天台上走來走去，她的母親告訴大家，其實這位少女真是不幸自殺。但是，為何這麼多人認為她是被自殺或被謀殺，繼續感到這樣憤怒呢？大家會否靜下來反思，想清楚其實發生了甚麼事？

在"七二一"元朗事件中，很多人說白衣人打黑衣人，我且不談論過程，有些人說其實是黑衣人先挑釁白衣人，總之，誰挑釁誰或誰打誰都是不對，甚至進入列車襲擊無辜乘客，就更加不對。不過，其實這事件還未完結。主席，警方已告訴我們，他們已以涉嫌非法集結罪拘捕了 30 多人，其中 6 人被控暴動罪，對其他人的調查亦並未完結。為何市民認為政府和警方就這事件好像沒有做過任何事呢？事實上，他們正在處理。為何大家會感到這麼憤怒？我們應看看判決怎樣，是否能彰顯公義，然後才再作判斷，對嗎？

主席，社會上經常流傳一些似是而非的新聞，令很多香港市民感到氣憤。例如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有警犬殉職，然後有人說要拜祭警犬。警方今天已交代，該警犬沒有事，還很生猛。關於這些傳聞，其實大家都要反思，用少許智慧思考正在發生甚麼事。

這次風波，最初有些人不太相信牽涉外國，我相信近日大家都已了解到，台灣和美國非常關心香港。香港是一個經商的地方，大家與美國和台灣的朋友一直保持友好交往，我亦希望我們可以保持這種經貿方式，互相尊重。有些香港人到美國就人權問題尋求協助，說我們不夠民主自由。香港的自由度在全世界位列前茅，我也不明白，其實他們可以走到哪裏要求別人讓我們更自由呢？

至於台灣的"陳同佳事件"，這兩天當局已說得很清楚。陳同佳昨天出獄，他在鏡頭前直接告訴大家，他想到台灣自首，令此事的公義

得到彰顯。為何台灣早前通緝他，現在卻不准他入境呢？他們提出這麼多理據，其實他們是否真心、有良心想為那位少女尋回公義，尋回法治呢？

主席，香港一向都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很多香港人都不想牽涉到政治，他們想日常生活過得好、吃得飽，但是，這 4 個月以來，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奢望，對很多香港市民來說，其實是失望。所以，我很希望特區政府盡快想多些方法止暴制亂，令香港回復寧靜。多謝主席。

陳凱欣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很可惜，立法會在 7 月 1 日成為被攻擊和破壞的目標，立法會大樓遭到肆意破壞，我們亦被迫提早休會，無法審議《條例草案》，直到今天才能進行辯論。

《條例草案》的內容主要是落實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的建議，一次性寬減 75%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每宗個案的寬免上限為 2 萬元。其後，政府宣布進一步提高寬免額至 100%，扣稅上限則維持在 2 萬元。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供的資料，是次稅務寬免將可惠及 191 萬名納稅人，以及 145 000 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

稅務寬免的建議值得支持，但香港近期發生的事件令疲弱的經濟再受重創，市民的自身基本安全也受到威脅，即使推行利民紓困措施也難以感受，所以這些措施只能發揮紓緩陣痛的作用。我知道政府最近已因應經濟情況作出最新評估，亦提出不少針對性的措施以支援不同業界和市民。可是，當大家努力建設時，仍有很多人在盡情違法和破壞，令社會動盪不安，暴力衝突不時發生，民心焦慮忐忑，人們不敢外出，發表不同政見時又害怕會被"私了"。這種情況若持續下去，經濟和營商環境肯定會繼續受到嚴峻打擊，屆時受苦的會是誰？就是廣大的市民。所以，如真正希望利民紓困、改善營商，最終必須盡快令社會回復正常。我懇請政府團隊認真做好這項工作，拿出勇氣，令社會回復正常。

對於《條例草案》，我想特別指出，我除了一直關心基層家庭的生活困難之外，亦十分關注年輕中產家庭的生活壓力。稅務寬免仍然

是每年眾多紓困措施之中，少有能夠惠及中產家庭的舉措。因此，我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

可是，我仍然需要指出，在過去 10 多年間，政府一直依賴紓困措施或坊間形容的"派糖"方法，期望以一次性或短暫的措施紓緩市民的生活壓力，減輕社會怨氣，但我認為這並非持久之計。特別是對於中產家庭而言，他們確實會有心理不平衡之感，因為他們繳納的稅款在政府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可說是各階層之冠，但在政府推出紓困措施時，他們的得益卻往往最少。

主席，大家也知道不少中產家庭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兩夫婦一起外出工作，就是為了賺錢供養子女讀書及供養父母。可是，香港的生活成本高、負擔重，年青人往往要承擔沉重的經濟壓力。基層家庭或許仍有某些基本福利措施，每年的預算案內亦會加入多項紓困措施以提供幫助，但中產家庭卻最缺乏保障。除了每年的薪俸稅和差餉寬免之外，可說全無其他實質支援，難怪有中產家庭認為政府最忽略他們的需要。

大家都很清楚，中產家庭經常面對龐大的生活開支，特別是一些年青的雙職中產夫婦，可能需要同時養活 6 人，除夫婦二人外還要兼顧雙方的父母，亦要供養子女，負擔因而更加沉重。單是小孩子的書簿費、補習費和雜費等，計算下來便對不少中產家庭構成極大經濟負擔。曾有人說笑或有廣告指出，父母養育一個孩子長大成人需要花費 400 萬元，這聽來似乎很誇張，但今天很多中產家庭均同意，400 萬元其實並不足夠。

除了為子女的生活開支煩惱之外，他們亦要為雙親的健康和生活着緊，例如投購醫療保險以為雙親提供良好的醫療保障，又或要為父母退休後的生活籌謀。於是，很多本來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中產家庭看似生活無憂，但其實每月都要耗盡家庭入息，成為另類的"月光族"。

不少人也知道香港的衣食住行開支全皆不菲，當中開支最大和令中產家庭負擔最重的，必定是住屋開支。相信很多中產家庭均同意，住屋問題往往令他們最感煩惱。兩夫婦即使有一定收入，但由於收入超出公屋申請資格的上限，私人樓宇的價格則節節上升，令他們無法負擔，因而面對住屋困難。儘管政府經常強調現時已設有房屋階梯，可協助市民置業，例如港人首次置業、居屋及"白居二"等計劃，但當中最大的問題是供應不足，造成的客觀效果是苦等多時仍無機會"上

車”。這亦解釋了為何人們常說能中籤購買居屋有如中了六合彩，我認為這情況實在諷刺。

人們既負擔不起私人樓宇，又不符合資格申請公屋，亦未能中籤購買居屋，那麼年青中產家庭的居住問題可如何處理？他們唯有租住私人樓宇。可是，在全港房屋單位普遍供應不足的情況下，租金自然越來越貴，“劏房”租金的呎價更勝豪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此，中產家庭的情況亦欠佳，因為他們一直在捱貴租。

假設一個 3 至 4 人的中產家庭需要租住一個約 500 平方呎的私人單位，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過去 5 年的數字，2014 年在九龍區租住一個面積相若單位的平均租金是每平方呎 28 元，亦即月租約 14,000 元，但租金已上升至今年的每平方呎 35 元，亦即月租接近 18,000 元，5 年間的升幅達兩成半。港島區的情況更加嚴重，5 年間的平均租金升幅達三成一，難怪很多中產人士均向我訴說生活開支越來越大。

對於基層家庭，當局最低限度提出研究由關愛基金提供另類租金津貼。儘管對於設立“劏房”租務管制(“租管”)的要求，政府不予考慮，但最少也提供現金津貼以回應部分訴求。不過，就跨黨派均支持實行的“劏房”租管，不知為何政府無論如何也不肯承諾作出研究，這一點我們暫且不論。無論如何，需要租住私樓的中產家庭無法受惠，確令他們成為最被忽略的階層。

事實上，薪俸稅減免始終是至今為止最能直接協助中產家庭的措施，但在年青中產家庭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各項生活開支龐大的情況下，單靠一年一度的一次性薪俸稅減免措施，又是否足以紓緩他們的苦況呢？答案可說顯而易見。

正因如此，無論是最新公布的施政報告還是早前公布的預算案，我均在諮詢階段多次提出，希望政府考慮針對中產家庭生活開支上的種種負擔，增設更多免稅項目。其中一項我曾提及的措施是推出租樓免稅額，另一項建議是中產家庭經常提及的聘請家庭傭工免稅額。須知道全港有超過一半家庭屬雙職家庭，大部分中產家庭並非與父母同住，而且需要照顧子女，因而大多需要聘請家庭傭工協助照顧父母或子女。

在社區託管服務不足的情況下，聘請外傭及家務助理已變成大部分中產家庭的必要開支。另一種情況是有年青中產人士基於經濟負擔

方面的考慮，因生育孩子會帶來重大負擔而延遲生育計劃，甚至決定不生育孩子，以免招致額外開支。

事實上，生兒育女的經濟負擔並不僅限於聘請家傭，另一項最常困擾父母的是教育開支，因為學費、書簿費、興趣班，在在牽涉金錢，各項費用相加之下，單是子女教育開支已令不少年青中產夫婦對生育卻步。在欠缺支援的情況下，有年青中產夫婦只能期望在日後經濟能力進一步改善時才考慮生育。

但是，本港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持續加劇，我們是否希望看到本地社會的整體生育年齡一直延後，甚至越來越少人願意生育呢？我一直建議政府考慮設立子女教育免稅額及聘請家庭傭工免稅額，藉以減輕年青中產家庭的經濟負擔之餘，亦增加誘因以鼓勵生育。

另一項不得不提的措施是醫療保險免稅額。政府今年首次接受市民就參與自願醫保計劃("自願醫保")的保費申領免稅額，每名受保人的扣稅上限為 8,000 元，數目不限。但是，作為吸引市民特別是年青人參與自願醫保的主要措施，我可以說是項稅務優惠措施的吸引力極低。就剛剛投身社會的年青人而言，由於他們收入不高，加上可能已享有供養父母免稅額，以致所須繳交的稅款本來已不算多。因此，這項額外 8,000 元的免稅額，對年青人來說是有等於無，對吸引他們參與自願醫保並無特別大的效用。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現時在投購自願醫保產品方面出現一種實際情況，令原本已投購較全面醫療保險的市民，需要把原有保單內的部分產品，轉為保險公司轄下獲得認可的標準計劃產品，才可申領有關的免稅額。這些標準計劃產品的收費可能未能用盡 8,000 元的免稅額，但整份保單的保費卻可能因此超出 10,000 元。

因此，當局若要進一步推動更多市民投購醫療保險，我認為可考慮把免稅額提高至 8,000 元以上，令其他非標準計劃產品也得享免稅額。例如規定投購醫療保險的免稅額上限是 4,000 元，但自願醫保保費的免稅額則可高達 8,000 元，這樣才可收對比之效和提高吸引力，令市民明白為何要參與自願醫保。在某程度上，這既可維持自願醫保的吸引力，又可減輕中產家庭的經濟壓力，希望政府認真考慮。

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的"派糖"紓困措施效用非常短暫，只可收暫時解困之效。更加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善用現時充裕的財政儲備，為未來作出極其完善的規劃，改善市民的福祉。

不過，正如不少同事在發言中特別強調和再三提醒，現時社會動盪不安的情況，實令眾人十分擔憂，因為我們看不到政府有甚麼新的思維和管治方法，可挽回市民對政府的信心。面對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強烈反對和不信任，我認為政府不能單單依賴紓困措施救火，因這樣做的功效十分短暫。正如有些同事剛才所提及，我期望整個政府班子的問責官員均能運用他們的睿智，拿出勇氣應對當前複雜的政治危機，這才是最有效、最能直接幫助市民的做法。

最簡單的是，一如不少同事在這段時間內頻繁落區，問責官員亦可增加落區的次數，認真聆聽市民的想法，了解他們希望政府如何直接為他們紓困。如此一來，我們才有望在現時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找到一條出路。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但不代表我完全認同有關解民紓困措施的全部內容，我認為這些措施，正如今天議會內很多同事所說，其實是非常不足，其實可以做多一些，做好一些。

最初，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提出，減免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 75%。在 8 月的時候，司長宣布加碼，因為要因應社會的實際環境，以及經濟下行風險，所以將寬免比率由 75% 提高至 100%。當時司長用 9 個字概括其紓困措施："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他提出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經濟下行風險非常顯著，消費非常疲弱，營商環境氣氛轉差。現在我們回看香港的經濟，跟第二季相比，有沒有好轉呢？我相信不會有人認為好轉，只會是更差，因為這數個月的街頭暴力，令很多市民不敢出街，不敢消費。我們看到有些商鋪被針對性地破壞和縱火，即使是一些沒有被針對的商鋪，也不太敢做生意，又或是沒有人光顧，所以紛紛落閘，損失非常慘重。

當然，除了本地因素之外，也有一些外圍因素，例如中美貿易戰等，我在此不作詳述，總之香港經濟從第二季開始至今，甚至乎到可見的將來，只要香港社會的混亂情況繼續下去，我們的經濟也不會好

到哪裏。所以，司長最近加碼，推出另一輪利民紓困措施。或許我們看看這部分所說的第一階段紓困措施，企圖藉着減稅刺激經濟，減輕市民的經濟壓力，這方面做得是否足夠，又或是是否到位呢？我想在此談談。

當然，減稅對市民來說，是一件好事，2 萬元的減稅上限，的確可以讓很多"打工仔"和小本經營的商戶無須交稅。但是，我想在此跟局長提出兩個觀點，以供參考。第一，減稅措施已經達到百分之一百，即是怎樣減也只是兩萬元而已，對普通"打工仔"來說，可能已經是幫到盡。如果再將減稅上限提升，可能幫助的是一些中產朋友或相對富裕的階層，這未必是局長想在議會內或報告中跟大家說的一件事。不過，我想指出，要將現時的經濟狀況逆轉為良好的經濟環境，似乎很長時間也未必能做到。如果只是減稅，而減稅已經減無可減，還有甚麼新招式呢？這個正正是局長、司長和政府要考慮的情況。

如果政府只是提出減稅，對於一些小市民而言，他們今天可能會受惠，但有可能很快便要面對失業，甚至被裁員；他們明年是否還有資格繳稅，或後年是否有資格繳稅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他們被裁員，明年已不用繳稅，那麼政府提出減稅措施或增加寬免稅項的措施，對他們來說，又有何幫助呢？所以，主席，如果只有減稅這一招，我認為是無法幫助商戶和小市民的，假如商戶已經倒閉，想繳稅也不用，對嗎？

局長可能回應說不是這樣的，還有其他措施，例如在 191 億元紓困措施之中，還有綜援"出雙糧"、公屋免租、開學津貼等，這些也是好的措施。然而，這些措施似乎也跳不出政府的傳統框框。我之前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指出，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是"一樣、因循和守舊"，而事實上，把這 6 個字放在政府的一些紓困措施之中，也是完全適用的。政府的紓困措施也是"一樣、因循和守舊"，就正如我剛才說的綜援"出雙糧"、公屋免租、開學津貼等，這些措施以前已經提出及實行過，有甚麼新意呢？事實上，這些人已經在目前的安全網中，接受援助，政府想再加碼幫他們，當然沒有人會反對，但是否有些目前在安全網以外的人，更需要政府的幫助，但措施卻幫不了他們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政府的思維需要有所改變。

現在政府主要幫助的，正如我剛才所說，是已在現有安全網裏面或需要繳稅的人。至於在安全網以外的人，他們便要"自投羅網"，才

能夠得到幫助；例如他們可能要自行找社工、自行申請關愛基金，如果不是這樣做，便沒有方法得到幫助。

我剛才可能說得比較抽象，我在此想向各位舉出一個例子。假設有一名"打工仔"，他的入息剛剛超過申請公屋的資格。眾所周知，稍稍超過公屋入息資格也不是很富有，很多人的入息都超過有關水平。他的情況是，他以前享受過房屋福利，假設他在離婚後，所住的公屋讓給他的前妻，於是他便喪失申請公屋的資格，不可以再申請了。然而，他現時未能享有其他房屋福利，又不可能再申請公屋。他現時住"劏房"，捱貴租，政府可以為他提供甚麼幫助呢？似乎沒有甚麼幫助。所以，這是一群被迫捱貴租，等待政府幫忙的人。

我相信很多直選議員也曾收到此類型的投訴，有些市民曾享受過一次房屋福利，但現時又搬離了公屋，住在"劏房"，政府當局的紓困措施又怎樣幫助他們呢？這群人的數目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不過如果政府要進行統計，我相信很簡單地便會知道有關數字。究竟可以為這些人士提供甚麼幫助呢？當然有人會站出來指責我，說這些人已經享受過房屋福利，怎可以讓他們享有雙重福利？但請看看這群人，他們正是社會中在住屋需要上最需要幫助的，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多年來的預算案，即使有很多紓困措施，似乎都沒有哪一項可以幫助他們。

我要對局長說的第二個例子，便是我經常提到的銀齡人士，即是剛剛退休的人士。香港普遍的退休年齡是 60 歲，但市民到 65 歲才享有長者福利，那麼由 60 歲至 64 歲這段時間甚麼長者福利都沒有，他們便要靠吃老本，對於這些老人家，政府可以提供甚麼幫助呢？

現時很多長者福利都要 65 歲才可享有，例如醫療券、"生果金"和 2 元乘車優惠等，基本上 60 歲至 64 歲的市民，全部都享受不到這些福利。當然，你可以說他們在 60 歲退休時會獲得一大筆退休金，但退休金對他們來說，其實是"棺材本"，需要慢慢用。政府坐擁巨額儲備，可否對這些長者提供幫助呢？當然政府又會解釋，有關社會福利政策的年齡界線畫在 65 歲，不可以隨便改動。不要緊，當局可以繼續固執地堅持 65 歲的這條界線，但可否略作變通？例如另外發出"銀齡卡"，讓 60 歲的朋友也可以享受現有的社會福利。如果當局完全不作考慮，又怎對得起這些辛勞一世貢獻香港的老人家呢？

我經常對政府說，如果不幫助老人家，其實是愧對他們的。因為他們一生人其實都是勤勤懇懇地工作，又有繳稅，為何不幫助他們？為何政府要做守財奴？我也回答不到這些問題。我曾經向政府一位很高層的女士……是最高層的女士建議，可否寬免一些長者自住物業的差餉。該位最高層的長官對我說："對呀，我與他們聊天時，他們也有提出這項要求。"我滿心喜歡，既然張建宗最初說今天的施政報告是"不一樣、不因循、不守舊"，便應該會提出長者自住物業免差餉的措施，誰知卻沒有。

主席，若要寬免長者自住物業差餉，需要多少成本？我曾指出，以一名住在北區的長者為例，一季差餉是 891 元，一年的差餉共多少？是三四千元。局長，你請客吃一頓飯也不只此數目吧。但是，對於一名沒有收入的長者而言，以三四千元，他可以買很多餐的餸菜，對他來說已是一種幫助，令他可能是 10 多萬元的"棺材本"可以多支持其生活數個月。當局連這樣也不願意幫忙，是很難說得過去的。

因此，我一直強調，我不會反對那些紓困措施，但覺得當局做得不足夠，而且沒有跳出現有的框框。我們感到政府現時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紓困措施非常碎片化。其實，這種做法令到在社會上，不在政府的安全網以內的市民，長期得不到幫助。如果他們想得到這些幫助，當局便要做很多拆牆鬆綁的工作，現時的做法不理想。

因此，我不想再拿這張紙牌出來，這張紙牌是指責政府的措施"一樣、因循、守舊"。我希望政府的紓困措施可以變得好像張建宗早前所說般，是"不一樣、不因循、不守舊"，這才可以幫助香港市民和基層大眾。局長，希望你回去考慮一下，不久的將來，我相信一定會有第三波、第四波的紓困措施，請你好好審視你這些紓困措施。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俊賢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到陳克勤議員的發言，而他手持着的展示牌，我也是首次看到的，不過也真的頗好用。他把 3 個"不"字分別加插在展示牌的詞句前。其實今天審議的《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涉及上年度財政預算案餘下未審議的措施，延閣至今天才開始討論。這時候下一份財政預算案也快將公

布了，可能會再次免稅。較早發言的議員特別提到由於立法會 7 月 1 日被人衝擊，導致議員沒有地方舉行會議，這些我不複述了。

談到紓困措施，今次雖然有改進，稅務寬免由 75% 提升至 100%，但與特區政府剛公布的施政報告內容相比，施政報告給予社會的政治衝擊比較大。何謂政治衝擊呢？不是說有一個政治炸彈放在這裏般，而是對於民心所向、市民所想、期望政府能夠幫助社會做的事，甚至表達政治承擔，施政報告均沒有作為。甚至有些市民告訴我們，他們聽到特首公布施政報告時，希望的是簡單來說"大刀闊斧"4 個字，要有新思維，但施政報告最終是雷聲大、雨點小，令社會有強大的期望落差，導致政府今次提交這項《條例草案》時，大家便回頭"起你尾注"，翻政府舊帳，藉此機會罵政府。我今天的感覺大致是這樣。

在稅收方面，政府退稅給市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絕不反對；然而，我們要藉此機會批評政府，在過去多年來的"派糖"措施，或惠民紓困措施，做錯了兩點：第一，政府經常顧大失小，然後藉着關愛基金進行所謂補漏拾遺——這個詞語是一兩年前出現的。有甚麼事情漏了做，便向公眾補漏拾遺。問題是政府沒有認清社會的政治現實。當財政預算案或施政報告中沒有提及某個群體將會受惠時，他們的感覺會如何？若說要待關愛基金推出措施，他們當然第一時間到陳克勤議員辦事處投訴說："克勤，優惠沒有我的份兒；你怎麼辦事的，陳議員？"結果是翌日有一群人來到政府門前吵嚷。所以，政府做錯的第一件事，是在財政預算案的所有措施中，排除小部分惠民措施，依靠關愛基金的補漏拾遺方案來推行，甚至不知道關愛基金會推出甚麼措施，這本身在政治上已經出錯。這是第一，導致政府一定出現政治問題。

第二，我現在 30 多歲，快將 40 歲，其實我深深感覺到，香港社會上感覺不到為何要繳稅？我為何要繳稅？繳稅的責任是甚麼？甚至我記得，在中學修讀通識科時，我也沒有聽到有關的基本資訊。我不知道現時的通識科除了談政治外，還可以談甚麼。當然，我知道有問及大嶼山的士收費是多少，這是有的。但是，通識科沒有建立學生對於社會的責任。繳稅有何作用？

我早前看了一篇文章，談論韓國——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韓國——文章寫到南韓人會爭相繳稅，以多繳稅為榮。我在想為何南韓可以有此成效。其實南韓與內地一樣，雖然內地也推出了不同的措施，甚至教導人民繳稅是為了甚麼。我看到內地有些關於民生的課

本，教導經濟學，當中特別提到一些提振經濟的措施。老實說，政府要推出惠民措施，便一定要從社會經濟中獲得金錢，稅收便是由此而來。課本中提到，當大公司獲推動做到更多生意時，政府抽稅後，會向他們提供特殊優惠。很簡單，舉個例子，在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若繳交大額稅款，內地便會給予兩地車牌，讓企業增加兩地溝通，做事更為快捷、便捷；如做更多的生意，便要繳交更多的稅款。內地會應用這種模式於生活上，令企業龍頭、大老闆、行政級人員等願意繳交更多的稅款。

但是，香港現時即使是普通的中產市民——我剛才聽到不知哪位議員說，好像是麥美娟議員——有很多市民無須繳稅，他們便感覺不到繳稅對他們有何好處。即使繳了稅，原來社會上很多東西仍是要負擔的。當然，社會的福利和權利亦伴隨着義務。在教育的過程中，應該告訴香港市民，在香港的社會結構裏，社會賦予個人的責任、繳稅人的責任、中產的責任是甚麼。我看不到香港的課本中特別提到這點，甚至剛才所說的眾多提振作用。

我昨晚看了一本書，是有關一名贊比亞修女致函美國太空總署，質問他們——不是質問，是很溫和的——她問為何這個世界上這麼多小孩未能吃飯，但署方卻捨得為遠在火星的項目投放數十億美元，可否省儉一點？民建聯也經常被人抹黑，政府也經常被人抹黑，例如為何要花費數十億元興建那座橋？可以更換多少個骨臼？又或可購買多少罐午餐肉？甚至可進行多少次白內障手術？有諸如此類的說法，他們經常被人罵。

但是，那位美國太空總署博士怎樣回信給她呢？我簡單地引述，他第一句話是，他們每天都會受到社會上很多質疑，收到很多類似的來信，但修女這封信對他的觸動最深，因為它來自一顆慈悲而飽含探求精神的心靈；他會盡自己的能力解答修女的問題。他做了這件事。大家要記住，他並非隸屬於政府部門，而是一位負責獲美國政府支持的太空項目的總署署長，所以我稍後會說這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他的信函中的前部分，我不贅述，我引述一點兒，她問他在地球上還有兒童因飢餓而面臨死亡威脅的情況下，為何仍要花錢？我引述他的回答："我清楚你肯定不希望這樣的答案：'哦，我之前不知道還有小孩子快餓死了，所以從現在開始，我暫停所有太空的項目，直到孩子們都吃上飯再說。'但事實上，早在人類的技術水平可以展開火星之旅之前，我作為太空總署署長，已經對兒童飢荒的問題有所了解。所以，我與很多朋友的想法一樣，此刻應該開始通往月球、火星甚至其他行

星的偉大探險。從長遠來看，相對於那些年復一年的辯論和爭吵，現時進行的太空項目更有意義。"他甚至在信中特別提到，願意每年再多花 5 美元、10 美元捐助飢餓兒童。

現時社會上的情況是否一樣呢？我並不反對向中產退稅，但要在這個過程中告訴他們為何要退稅。是否只告訴他們，因為香港經濟受影響，所以向繳稅的人退稅，讓他們活得好一點？不是。退稅的目的，除了紓緩之外，是要他們共渡時艱。香港人不怕捱苦，但要給他們一個可以向前走的信念，讓他們與政府共渡時艱。如果政府可以帶領香港人團結向前走，走向更好的未來的話，他們也不會要求政府退稅 2 萬元，況且獲退稅的人不多。

第三，剛才提及，一個太空總署署長與一位修女的對話，可以引起社會上的一些關注。引申下來，就政府如何推動所有政策或徵稅，我建議特區政府認真看看。現時我們看到政府整個止暴制亂的過程，除了香港警方之外，有很多部門是不合作的。我們要求食物環境衛生署清理用以非法表達意見的牆壁，清除地上令長者滑倒的文宣用品，它不大願意辦，只做了少許工夫，或用很愚蠢的方法來辦。甚至警員需要一個地方放置物資，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的區區一名小主任也說不可以；這是要受譴責的。所以，在推動這件事的整個過程中，我感覺不到特區政府一條心。

昨天又聽到提供 120 元資助買機票的消息。是否支持呢？民建聯未討論，我當然不會反對為香港市民提供資助買機票，但我一定批評政府。剛才提及"銀齡卡"，政府無法為 60 至 64 歲的人士——未算長者的"銀齡"朋友——提供 2 元乘車優惠，這樣可以節省多少呢？一張機票的資助金額可以買到 5 個了，最貴的了，政府不肯。那麼，就着資助 120 元買機票一事，60 至 64 歲的人士便會想："有沒有搞錯？特區政府為何不給我乘車優惠？我想從屯門坐車到馬鞍山探望孫女。"不是不可以，是要付出較高價錢，沒有優惠。特區政府沒有建構一個和諧的社會，提供渠道或討論點。所以，120 元付出了卻得不到很大的社會效益。政府沒有賺盡政治光環，這又是政治錯誤。

如何體現到呢？我剛才在後面與政府官員聊天，他們說那件事與自己無關，這件事又與他們又無關；那是民生項目，他們只負責經濟政策。問題就是，民政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等各部門全都各自為政，讓保安局自行止暴制亂。在考慮每一項政策時，即使是扣稅，也可能要與教育局商討的。為何要扣稅？新聞處如何協助？教育方面，我覺得現時市民不明白繳稅的作用，教育局可否在課本內加入這些元素，講解何謂社會、何謂公民責任？這樣的話，將來施政就會相對容易。可是，我感覺不到政府有這樣做，導致香港今天面對如此大的困難，其原因亦離不開官僚架構體制之下的溫水煮蛙。

所以，當遇到一些很大的問題——也不敢說是否大問題——當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人們就很容易利用一件事攻擊政府。當建制派議員面對地區壓力的時候，我們真的很想政府提供一些紓困措施。然而，當局有時候不太聽我們的意見，用我們建議的方法、一些市民能夠接受的方法去落實，反而會閉門造車，說已經回應了建制派議員或其他議員，包括我、公民黨或其他提出意見的議員，但當局不是用我們的方法。這是導致整個議會對政府不滿、甚至與其產生摩擦的最大問題。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銀齡卡"，可否為長者提供 2 元乘車優惠？可否有"前銀齡"？政府答稱已經付出了很多錢，不可以，做不到，反過來另一個政策局就為人提供 120 元買機票。這樣的話，議員如何與公眾溝通呢？明天陳克勤議員辦事處門前又會有一些人說："我不外出，但為何不向我提供 2 元乘車優惠？"擔任議員十分困難，陳議員第二天回來時就會手持這東西，加上 3 個"不"字來責罵政府，這樣是否很"戇居"呢？

因此，希望特區政府將來制訂所有政策的時候，不可以閉門造車。即使議會在事務委員會層面通過了某些不具約束力的議案，政府也要認真與議員商討，尋找一個好的方法。我從今天開始再放話，就與特區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我不會再如此"戇居"，我一定會尋找一種方法，要特區政府與議會一同承擔政治責任，而不是讓特區政府推說與負責經濟的政策局無關，要由議會一力承擔，然後迫使議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要求政府改動，然後就因為無謂的底線，政府發放不正確的信息，甚至好像"空置稅"或加大首次置業的貸款計劃般，說擔心刺激樓市，又說會刺激市民買樓。這是政府自行想象的，政府最後來到議會也應該面對政治現實，而不是按鈕表決便可以。建制派多年來——或許有些是，我未必是，有些一定是——本着一種忍辱負重的態度，說沒有了這 2 萬元，市民會更慘，雖然不太好

也先接受，而政治責任便由議員承擔了。所以，政府要就將來所做的事負上責任，重新考慮與議會之間的關係。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楊岳橋議員：主席，我想何俊賢議員剛才說的也是一番肺腑之言。他把過去數個月至數年之間，心中的屈辱或怨氣傾吐，可能是想盡訴心中情。主席，但今天在席的是劉局長，相信不是何議員亟欲直斥其非的人；而真正須要處理及梳理何議員和其同事心中鬱結的人，應該是特首林鄭月娥。

黃定光議員昨天說：如果不止暴制亂，即使政府一年或連續兩年、三年退稅也沒有用。主席，我認為這真是建制派議員智慧之言，兩三句話便直指問題核心。沒錯，香港真的需要止暴制亂，但"暴"是警暴的暴，"亂"則是"林鄭"政府施政混亂的亂。如果我們再任由警方胡亂噴射藍色化學水劑、任由港鐵服務說停便停、任由一群零分高官安枕無憂，主席，莫說只是退稅，即使特區政府宣布從今天起香港人連一毫稅款也無須繳交，甚至提出人人"派錢"，我相信也於事無補。

主席，今天是 10 月 24 日，香港在 4 個月前發生了甚麼事呢？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在 6 月 26 日的立法會大會上，當時朱凱迪議員和區諾軒議員提出阻止中環海濱劃為軍事用地的議案，郭榮鏗議員又提出"不信任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議案，當然亦有我們現時正在討論的《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不過，我認為大家在集中討論把責任推給民主派、推給整個社會運動之餘，可能忘記了一點，就是張華峰議員的表現。我們這位出類拔萃的張華峰議員為了令中環海濱順利送給解放軍，為了阻止立法會提出不信任特區政府的議案，竟然破天荒地動議休會待續議案討論"反送中"示威，而且議案最終也通過了。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特區政府自 6 月 9 日起不作為、不回應，警方又同時濫權濫捕，當然需要立法會討論了，對嗎？而且，我相信及願意以書面保證，該次休會待續議案一定是張華峰議員從政以來一項極為特殊的功績，香港人一定不會忘記他，而我們今天亦絕對應該在此再次表揚他。

不過，主席，張議員其實犯了一個重大錯誤：張議員及在其背後支持他的建制派都在"拉布"，於是他們窒礙了民生項目的審批。主席，他們"拉布"阻礙了全香港納稅人退稅。我一直以為"拉布"阻民生是保皇黨議員一直恨之入骨的事，是我誤會了嗎？抑或在保皇黨眼中，順利把中環海濱"送中"及阻止不信任議案在議會上討論等政治任務，是較民生項目更為重要的呢？我以為"保民生，撐經濟"6 個字早已鑿刻在保皇黨額上，但最終這些原來也要放在政治之後。

相隔 4 個月，退稅草案終於再次被提交到立法會，而退稅幅度亦由 75% 上升至 100%。建制派的陳振英議員和我們民主派的區諾軒議員昨天亦分別指出，其實《條例草案》賦予的稅務寬免，根本沒有太多人可以受惠，對於香港的中長期經濟挑戰亦只能起到輕微的紓緩作用。對於 25 個百分點的提升，我們當然認為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因為錢從來是放在自己的口袋中，會較放在政府的口袋中為好。再者，經歷了這 4 個月間特區政府的荒謬，相信香港人都會感到，與其交稅買子彈來射自己，倒不如把錢放在自己口袋，買更多裝備保護自己、保護身邊人。而我亦更加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在經歷了這 4 個月的事件後，在交稅時心裏也只想說："回水'吧，林鄭月娥"。

主席，對於這項《條例草案》，我希望提出兩個疑問。第一個疑問，相信劉局長可以為我解釋一下，就是：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退稅的目的是百分百希望減輕市民負擔，令市民重拾信心、恢復消費時，那為何寬減率可以提升 25 個百分點，但金額上限卻仍然維持在 2 萬元呢？為何退稅上限不作出相應調整呢？其實，需要繳交 2 萬元以上稅項的人，很可能是收入比較高的中產。眾所周知，中產一方面有消費能力，但同時亦是對前景容易失去信心的一群。既然財政司司長希望市民多消費，為何不乾脆提高退稅上限，讓相關人士釋放更多消費力呢？我亦希望稍後劉局長在回應時順帶向公眾解釋措施背後的邏輯，特別希望他可以引用具體理據和數據以說服香港人。

第二個疑問，是向我的保皇黨同事提出的。主席，我們兩邊的人也知道，每年要求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多加一些利民紓困措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實際上，每位議員，不分黨派，往往也要"講到出牙血"(費盡唇舌)才有機會爭取到一點兒好處。退稅率由 4 個月前的 75%，增至現在的 100%，雖然司長說增加這 25 個百分點與最近的政治風波完全無關，但稍為有邏輯和理性的人也會知道當中必然有關係。至於曾經發言的建制派議員也明言，是示威活動造成經濟不景，

政府亦希望透過更多退稅來平息民怨。好了，至此我想請問我的保皇黨同事，這多出的 25 個百分點退稅率，歸根究底是他們口中痛恨的那群示威者成功爭取回來的；由眼中釘爭取回來的東西，按道理，他們應該反對。主席，為何他們最終不會對局長這項修正案提出反對呢？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退稅通過後，不知道保皇黨議員會否好意思敲鑼打鼓，自稱成功爭取百分百退稅呢？主席，就這問題，我希望稍後大家在投票前細想想。

至此，我亦想簡單回應剛才一些議員的發言。他們藉着今次辯論，批評現時社會發生的事情，簡單而言，是把所有經濟面對的下行壓力都歸咎於當下的社會運動。我先假設這個假定沒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或當中邏輯也存在合理的因果關係。但如果我們的眼光只是停留在這個社會運動，把責任推向社會大眾，推向這些對政府不滿的香港人身上，其實又是否公道呢？整個特區政府是否完全沒有責任呢？管治無方致令人上街是千古不變的定律，有因必有果，為何大家卻好像忘記了這個簡單原理呢？把"果"無限放大而忘記了背後的"因"，這才是更需要關注的一點。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有大量時間討論今次"反送中"運動衍生出的問題，或背後其他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此，我只希望簡單地說，經濟現正面對極大壓力，這固然與社會上人心不安有直接關係，但其實自去年年底，同一個政府的同一批官員已告訴大家，經濟開始會面臨壓力。為何大家好像忘記了這些說話和警告，只是簡單地把手指指向街頭的人？這是絕不公道的。

最後，主席，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劉伯溫著有一本名為《郁離子》的書，當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從前有一個人養了一群猴子，每逢朝早便把牠們放出來，叫牠們上山採摘果實。這群猴子採摘果子後回來，會上繳十分之一的果實，以避免被主人鞭打。由於這群猴子怕被人打，一向敢怒而不敢言，每次也會乖乖地把十分之一的果實上繳。

有一天，有一隻年紀輕的小猴子突然如夢初醒，問大家："山上那些果樹是否這個主人所種植的呢？"其他猴子回答："當然不是，這些果樹應該是野生的。"小猴子接着問："樹上那些果實，其他人是否不能採摘的呢？"其他猴子想了一下說："也不是，其他人走過，有能力攀上果樹的也可以採摘。"小猴子接着說："既然如此，我們這麼辛苦替他工作，又要害怕被他暴打和勞役，其實是否很愚蠢呢？"小猴子一言驚醒夢中猴，當晚這群猴子便把困住牠們的籠子毀爛，取去倉

庫裏面的所有果實，走入深山，從此不再回來，而牠們這個所謂的主人沒多久亦餓死了。

主席，這個故事，我其實不是說給猴子聽的，而是說給人類聽的。我不知道人類是否聽得明白，我只是希望他們知道，劉伯溫留給我們的智慧值得深思細嚼。

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陳恒鑠議員，請發言。

陳恒鑠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完楊岳橋議員的發言，的確有點憤怒，因為他口口聲聲說警察濫捕，似乎他看不到過去數個月的情況，我不知道他過去數個月是否去了旅行，還是不在香港生活，甚至是不在地球？警察不會無故上街作出拘捕，他是否看不到暴徒縱火堵路、打爛商舖、毆鬥等情況呢？他在剛才的發言中隻字不提這些情況，更將退稅說成是暴徒成功爭取的成果，他說這種風涼話，為暴徒歌功頌德，我認為是不能接受的。

事實上，對於今次的《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我是支持的，因為不可能不支持，對嗎？《條例草案》就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作出寬免，這是我們支持的事情，可讓市民在如此艱難的時間有少許寬免。

不過，我想告訴政府，在香港生活的確非常昂貴，貴到甚麼程度呢？我舉個例子，1997 年，一個巨無霸要 9.9 元，到了今年，一個巨無霸要 24.9 元，可想而知，經濟一直發展下去，市民生活開支會非常昂貴，也非常艱難。連巨無霸的價錢也如此上升，租金當然更不止如此，還有其他生活費用，也的確一直在增加。

香港亦出現另一種情況，便是財富高度集中在一群人手上。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2016-2017 年度要繳交薪俸稅的人有 176 萬，2017-2018 年度則有 188 萬，要繳交的稅項是多少呢？以薪俸稅來說，2016-2017 年度是 588 億元，2017-2018 年度則是 608 億元。在繳交薪俸稅的百多萬人中，收入在 60 萬元以下的人有 135 萬。

大家試想一想，有 176 萬人要交薪俸稅，但有 135 萬人每年收入在 60 萬元以下。這 135 萬人所貢獻的稅款，其實只佔整體薪俸稅稅收的 8.6%，而另外 16 萬名要繳交較高薪俸稅稅款，即年薪 100 萬元以上的人，他們要繳交的稅款佔整個薪俸稅稅收的 74%。換句話說，絕大多數的人需要交稅，但他們在政府整個薪俸稅稅收中，其實只佔 8.6%，餘下的 74% 是由 16 萬人繳交的，可想而知，我們的財富高度集中在一群人手上。

為何我要指出這些數據呢？當政府庫房已經"水浸"，在過去這麼多年，政府也處於相當順境的時候，它是否應該藏富於民？而政府藏富於民的其中一種做法，便是今次稅收收少一些，給市民一些寬免，讓大家歇一歇，這可以紓緩市民一點負擔，但實質幫助不大，真正可以藏富於民的做法，其實要靠資產增值。

所以，我們過去多次跟政府提出，如果它真的希望藏富於民，可以考慮讓香港市民從無產變有產。現在有近 200 萬人居住在公營房屋，我們建議政府，在接着的施政報告中，可否推出租置計劃，令居住在公屋裏面的人，每個月交租等同供樓，這便可以讓他們由無產變有產。如果他們擁有資產，社會的經濟發展才會跟他們有關係。

在 10 多年前，假設有一個人很厲害，儲夠首期買樓，他的首期只是 50 萬元，接着經過這 10 多年，這 50 萬元增長了多少倍呢？其實，他是否真的很厲害呢？又不是真的很厲害，只是香港的經濟增長，令他的資產增長，令他變得有錢。另一個人可能因為沒有房產，整體經濟發展便與他無關，這樣市民又怎能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呢？所以，對於政府今次沒有在施政報告中加入租置計劃，我們認為是非常失策，也希望政府真的考慮清楚，是否可以參考新加坡的組屋計劃？

根據資料，香港的房屋是全球最難負擔的，這是立法會的數據。按照 2017 年的樓價，一般家庭要儲蓄 19 年才能夠負擔得起，但新加坡是將我們的 19 年除 4，只需儲蓄大約四五年，已經可以負擔一層樓。中小型住宅在 10 年內升幅 223%，可想而知，如果政府可以令香港人擁有資產，即大家的身家便會上升 223%，所以資產對藏富於民是極度重要的。

另一個可以令市民稍為開心的做法，尤其是在這種環境下，就是政府要想想如何老有所依。現時香港並無全民退休保障，由於沒有退休保障，市民便要靠積蓄。長者到了 70 歲，便會有"生果金"。

我記得特首林鄭月娥首次來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時，我是第一個問她的議員。我永遠都記得我對她說，現時 65 歲至 70 歲之間的長者，都很希望可以免審查領取"生果金"。換言之，當到了 65 歲，政府會有一個心意，除了發長者咭給他們，還會給予"生果金"。現時持有長者咭，除了乘車有些優惠外，基本上沒有甚麼優惠。所以，如果免審查發放"生果金"的做法可以降低至 65 歲，對於市民是一種心理上的安慰。

"生果金"自 1973 年訂立後，直至 1991 年開始讓 65 歲人士領取，但需要資產審查。試想想，1991 年至今 28 年，一直以來都需要資產審查。為何政府不可以在庫房豐裕的情況下走前一步？為何特首仍堅持不批准？政府這決定亦無法完善長者逐步向退休的階梯，所以，我希望本屆政府，甚至下屆政府，可以研究如何完善長者的退休保障。

此外，即使政府退稅 2 萬元，對於"打工仔"或做生意的人來說，他們最希望的是社會穩定。今時今日的香港可說是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城市，宣傳片也是這樣說。但是，歸根究底，香港的價值是甚麼？為何我們要來香港、留在香港，甚至國際很多不同地方的人想來香港、留在香港？就是因為香港安全。我們曾經是全亞洲最安全的城市，我相信這是一個根本，令大家願意在這裏置業安居。如果這個安全的環境被破壞，即使香港是亞洲金融中心也好，國際大都會也好，如果這個地方不安全，走出街會害怕被人"扑穿頭"，星期日到哪區都要事先考慮會否有"黑色暴徒"在那裏搞事，人們不會想在這裏居住。

最近，我看到一條短片，一名父親在睡夢中哭醒，有人問他甚麼事，他說他發了一個惡夢，他的妻子在街上看到滿街標語，覺得很骯髒，亦很激氣，於是將標語撕掉，結果被人打到殘廢；他的兒子不生性，被同學遊說，學人戴口罩、去衝擊，結果被捕；他的女兒不知結識了甚麼人，又被人騙出去，做了一些他不想說的事。試想想，這名父親怎會不擔心？其實，這段短片可以訴盡香港市民現時的心態。大家是多麼擔心，生活在這裏，安全是否真的無法保障呢？

有些人說，被打爛的東西是死物，人命和死物，哪一樣更重要？其實我想對你們說，人命當然重要，但那些是否真的是死物呢？它是有用的，港鐵的入閘機，是有用的東西，它每天服務 500 萬名市民，為何打爛它？你們說不喜歡港鐵公司，因為它做了甚麼甚麼。那麼交

通燈又與你們有何關係？為何要剪爛交通燈的電線，導致別人撞車？你們說不喜歡有紅燈阻礙，因為不喜歡，所以便打爛它。那麼，那些店鋪又如何？你們說這間店鋪不支持你們，不支持便要打爛這些店鋪嗎？你們真的很厲害，不支持你們便要打爛人家。這是個甚麼社會？

至於美心集團被破壞，你們說因為它的太子女到聯合國發言，但那位太子女與美心集團沒甚麼關係，集團是她的父親創辦的，她從來沒有管理過這個集團，你們為何要打爛美心集團的店鋪？在二陂坊那間麻雀館被破壞，你們說是因為福建人開的，你們還未搞清楚，那間是鶴佬人開的，不是福建人。即使是福建人開設，你都不應該打爛人家的店鋪吧。現時我們在討論薪俸稅減免時我說這些話，可能扯得比較遠，但我想告訴大家，其實大家的着眼點根本並不在於這 2 萬元的问题，而是究竟以後是否還有工作做的問題。如果這種情況延續下去，不止暴制亂的話，香港定會“玩完”。

在過去一段時間，我覺得市民已由最初對政府有點期望，變成失望；由信任變成心死。在過去數月，街上貼滿標語，有些貼在地面，下雨時路人會跌倒。今早我到葵芳邨，有位婆婆跟我說，她本想走前一點扶另一婆婆，免她跌倒，怎料自己卻跌倒。她跌倒後不敢呼叫，也不敢說出來，因為怕被人打，她不敢報警，怕被人打，她說因為有人看守那個地方，如果她在那裏拿出電話，很可能會有人過來打她。可想而知，市民有多擔心。所以，我希望反對派在責罵時公道一點，也要責罵暴徒，才算公平。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何君堯議員，請發言。

何君堯議員：主席，就《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我心裏有點矛盾。當然，還富於民是好事。

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方面，在過去 22 年當中，只有 5 年出現赤字，而在其他財政年度，均有盈餘，有時很可觀。財政司司長為香港囤積財富，但卻往往被市民責罵他的估算做得差。總之，他做得好要捱罵，做得不好更會被嚴厲指責。在這種情況下，這項《條例草案》

旨在還富於民，透過扣減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把 180 多億元回饋納稅人。基本而言，這是無可厚非，政府不囤積太多盈餘，回贈一點給市民，驟耳聽來是天經地義，因此理應支持。

然而，令我感到矛盾的是，政府不應只是當一名僅負責執行加減乘除的託管者，只管從收入減去支出便算，我認為官員更應該為社會尋找機遇，振興香港現時的經濟，無論是"食老本"，還是開拓一個新篇章進行投資也可以。而最考驗人智慧和勇氣的是，在有盈餘時，政府是否懂得善用。單純在有盈餘時便回贈市民，這是很容易的事，就像"收租佬"般，收取到租金便只用在必須的花費上，餘下的儲起來，不會考慮其他用途，如有需要，便是買入股票和債券而已，這樣未免太迂腐了。香港是以甚麼見稱的呢？香港人的特點是腦筋靈活，我們靠智慧賺錢。香港有甚麼資源？沒有，只有人。人擁有甚麼呢？理論上，是頭腦。頭腦盛載甚麼呢？除盛載知識外，知識會沉澱成智慧。香港僅有的最大資源就是人力資源，包括我們的思維。因此，在開拓新篇章的時候，政府必須抱有一種嶄新和肯承擔的態度，不應只思考我們在這 1 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們可以做甚麼、應否退稅，或須否討甚麼人歡喜等，而是應該將目光放遠一點才對。

我們經常拿香港跟新加坡作比較，說新加坡做得如何好、如何棒。回想從前，我們瞧不起新加坡，自以為比她優勝。後來她趕上來了，不單趕上，甚至超越我們很多，她的 GDP 比我們多約 70%。為甚麼新加坡的面積大小跟香港差不多，甚至較我們小，但卻甚具韌力，能爭取機遇大大發展經濟呢？看吧，新加坡勝在膽量大，因其富裕及有承擔，敢於透過淡馬錫基金到廣州羅崗區投資 5 億美元興建一個知識城，而且是一邊注資一邊興建。正如我們的施政報告般，當每一項政策成熟時，政府便推出來，他們也是"摸着石頭過河"，不惜經過"數千里路雲和月"，也要到中國投資。

可是，與內地只相隔一條河的我們，就是不懂得把握周邊環境提供的機遇，為甚麼會這樣的呢？因此，有時候我心裏覺得很矛盾，我們有盈餘不懂運用，只是回贈給市民，但他們不會感謝政府，甚至覺得政府欠缺智慧，竟估算錯誤，其實應該估算得精準一點。不過，既然有這筆盈餘，便必須懂得善加利用，進行投資。要到哪裏投資呢？大灣區是一個合適的地方。

大灣區是甚麼來的？大灣區是 9 個城市加兩個特別行政區，總面積為 56 000 平方公里，總人口有 7 112 萬人。換言之，它的面積是我

們的 50 多倍，人口差不多是我們的 10 倍。這意味甚麼呢？市場。我們來來去去最需要的是甚麼？市場。我們要爭取甚麼？市場份額。正因如此，我們經常想開拓更多市場。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正是源於兩國的貿易逆差，各有不同強項，表現亦各有不同。可是，為甚麼中國始終不放棄與美國打交道呢？她的關稅這麼高，大不了不把東西賣給她，但為甚麼中國仍然要"跪地餵豬糞"呢？就是因為市場。市場在美國，不要緊，我們國家有盈餘，給美國 500 億美元作為一點回贈無妨，但卻可以賺取二三千億元，是帳目上可以計算得到的。因此，這場貿易角力的成敗關鍵，最終在於誰計算得準確。

反觀我們的政府，就這樣將 189 億元派給市民，有甚麼好處呢？只會為他們帶來霎時的喜悅，令他們今年感到滿足，但明年是否還會這樣做呢？明年，我們的經濟將會下滑，正所謂"花無百日紅"，我們不會再有這麼豐厚的盈餘。有鑒於此，難道我們這個時候還不實行開源節流——理財的基本理念就是開源和節流——充裕的時候不懂得善用金錢，"洗腳唔抹腳"——我並非指將盈餘回饋納稅人是"洗腳唔抹腳"——但政府卻欠缺長遠目光，怯於測試本身的膽色和智慧。

至於為甚麼新加坡要透過淡馬錫基金到中國投資興建知識城，而這個知識城是否會好像香港的數碼港般，其實都不重要，因為所涉及的最終也是科技或土地的問題。可是，他們勇於嘗試在羅崗興建知識城、在杭州興建科學城，以及在東北買地，原因是甚麼？就是為了開拓 Market，要爭取市場份額。沒有市場的話，甚麼也不行，市場不單關乎土地這麼簡單，還需要有人流，而這些人須具消費力以推動經濟，有了這樣的市場，你便可從中找到財富。

因此，正如"美芬"所言，與其給市民魚吃，倒不如教他們捕魚，這是基本的道理，就本港百多億元的盈餘而言，我們應善加利用。我們現時的 180 多億元的盈餘是否很大的數目？不是十分大，因為我們還有過萬億元財政儲備，但當然不能隨便動用儲備了。假如把這 180 多億元投資在 9 個城市當中最具潛力的地方，我會選擇往惠州、肇慶、珠海、中山等地。東莞及深圳已經完全飽和，但"九加二"之中，我現在建議至少可考慮 4 個城市，其面積比我們大 10 倍，甚至 10 多倍。在那裏有無限空間，只要有思想，願意發揮創意，自然會有賺錢

機會。香港現時的租金成本或許屬便宜，例如公屋較商業樓宇市價便宜 50%，但即使原來每平方呎 14,000 元下調至 7,000 元，你也已經叫苦連天，可是在惠州，每平方呎為 3,000 元……

主席：何君堯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何君堯議員：好的，我其實是談及經濟的問題。我們要把這 189 億元要投放到甚麼地方呢？政府可以考慮制訂一個先導計劃，當政府有盈餘時，替香港人向前尋找創造財富的機遇，好像在 1997 年的時候，我們遇到金融風暴，政府便出手回購股票，當時稱之為“盈富基金”。同樣道理，我們不做守財奴，只懂得儲在豬仔錢罌，而要將盈餘的錢運用得宜，這不是勝過單單退稅給納稅人嗎？

主席，基本上我要指出一點，就是退稅並非不對，但政府不要來去只得幾道板斧，我們要有開拓性，香港的成功有賴甚麼？香港人最擅長“食腦”，但今時今日我們似乎已不懂得“食腦”，反而變得“人頭豬腦”了，這是好事嗎？位位高官人工豐厚，對嗎？我們每年花在支付 civil servants(公務員)薪酬上的公帑絕不少。我們投放在教育的錢有多少？保守估計也有七、八百億元。特首上任後還聲稱每年會額外增撥 50 億元，即接近千億元。然而，我們培訓了一群甚麼新梯隊、社會的未來棟樑呢？我很擔心，在 8 月 26 日的中文大學迎新日竟有 300 多隻“甲由”，教我以為“伊斯蘭國”已遷都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

(鄭松泰議員示意擬提出規程問題)

主席：鄭松泰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鄭松泰議員：我想何君堯議員澄清他提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甲由所指為何？

主席：何君堯議員，你是否想澄清？

何君堯議員：真拿他沒法，就是這種資質水平，對嗎？竟然聽不明白，"甲由"是.....你自己回去找答案吧。主席，我不需要澄清，大家在香港生活多時，也知道所指何事。他可以看看中文大學開學時有甚麼人生事便知曉。他可是當老師的嘛，但我知道他已沒有教席了，對嗎？既然他那麼清閒，便做少許 research 吧，OK？對不起。主席，容許我繼續發言好嗎？因此，我們需要甚麼？就是投放金錢.....

(鄭松泰議員示意擬提出問題)

主席：鄭松泰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鄭松泰議員：主席，我不知有否錯誤理解何君堯議員剛才的澄清？他是否把中大的學生稱為"甲由"？

主席：鄭松泰議員，現在並非你發言的時間，而何君堯議員亦可自行決定是否作出澄清。

鄭松泰議員：我認為他在議會對中大學生的描述是不恰當的，我要求他收回有關言論。

主席：何議員，請繼續發言。

何君堯議員：謝謝。正是"夏蟲不可語冰"，以鄭松泰議員的水平，不論怎樣解釋，他也不會明白的，對嗎？OK，不好意思。

主席，我們需要甚麼？正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教育一個人並不容易，但經過過去 4 個多月，共 130 多天，我們很失望。香港的青年人個個都很聰明，不是傻瓜，但他們竟提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訴"甚麼"求"？是"塑膠球"還是甚麼？訴求？要求警方抓到暴徒後，無需審訊，特事特辦，在機制以外把他們釋放？這是甚麼話？學生聽得明白，但我們有些做校長的卻不太明白，為甚麼？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不明白，大家都明白，但每人只看到自己眼前

的利益，選擇自我蒙蔽，對真知灼見的道理完全視而不見。學生或青年人們是否知道何謂"DLLM"？

主席：何君堯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何君堯議員：我這就返回議題。我正想說明金錢應如何善用。我們要用得其所，但很多人只看到眼前那個 2 元硬幣，雙眼便足以被蒙蔽，甚麼也看不到了。許多青年人——我只是道聽塗說的，不能確定——聽聞衝在前頭的可獲得 8,000 元，直至現時已提高至 16,000 元，衝中段、後防的又有多少錢呢——就是為了這份"暑期工"的眼前利益而犧牲自己的一生，這可不是奉獻。在一個暑假之內，一日收入萬多元，一個月便至少有三、四十萬元，那豈不是發大財了嗎？然而，你的人生是否只值這三十多四十萬元呢？我對此實在不能理解，試問身為校長的，你人生的使命是作育英才，但你對社會的責任和使命是否只在於那 650 萬元或 700 萬元的薪金，因而忘記了應該要說的道理(即告訴我們的年青一代："朋友，回頭是岸！")？

我今日想對局長說，我們有錢但不應亂花，必須有這樣一種心情，要有使命感，思考一下要為社會做點甚麼。環顧四周，遠的不說，就是"九加二"，可還是有人仍說甚麼都不知道，但人家實際上告訴我們，深圳在 1978 年仍是一個農村，滿地泥濘，但經過 30 多年的發展，到了 2008 年，深圳已走完第一個圈，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藉着 2008 年的"騰籠換鳥"，將服務產業提升。現時，深圳告訴我們，它要成為一個富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示範點，預期到了 2025 年便會排在國家前列位置，至 2035 年更會躍升成為先進城市。屆時，試問香港會是處於甚麼位置？故請局長三思。

多謝。

陳志全議員：主席，我們現正就《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

主席今天非常寬鬆地處理議員的發言，因為大家所討論的是紓困措施。究竟香港人正面對甚麼困難呢？香港正面對怎樣的困局呢？政府有否對症下藥呢？只要議員的發言是討論香港面對的困難，主席便

會容許大家發言。因此，議員今天皆踴躍發言，話題亦十分廣闊。我剛才聽到陳健波議員提述財務委員會的主席選舉，他說道至今仍未選出副主席。雖然他對此長篇大論，但主席卻沒有指他離題。不過，何君堯議員剛才發言時，我便聽到主席指他離題。我覺得，主席對何君堯議員的尺度較緊，因為議員的發言幾乎拉扯到一如外太空般遙遠的議題。

我亦曾考慮是否發言。我的同事勸我不要發言，以免墮入他們的圈套。我反問道："我會墮入甚麼圈套呢？"他們說道，建制派想"拉布"，讓稍後建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林鄭月娥的議案無法展開討論。

首先，我不會猜測別人的動機。第二，各議員在二讀階段皆可以發言，發言 15 分鐘，是天公地道的事情。我希望主席和立法會秘書處可以記錄一點。就這項沒有太大爭議性的法案，如果這兩天 60 多位議員皆發言，而且每人發言 15 分鐘，便要花上合共 900 分鐘，即 15 小時。這只是二讀階段而已，還未計及全體委員會("全委會")審議階段。在全委會審議階段，議員可以再次發言，討論由 75% 增至 100% 的 25 個百分點的差距能否應對香港人現時面對的困難和困局。即使議員現階段不討論此事，他們在下一個階段也可以繼續討論。

我最後決定發言，因為我不能只讓建制派議員發言。而且，我是故意等待何君堯議員發言完畢才要求發言，我是刻意選擇緊隨其後發言的。我其實用心良苦，因為我知道他一定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發言肯定有須予反駁之處。如果我一早發言，便無法駁斥他。我一直聆聽他的發言近 8 分鐘，但我和郭榮鏗議員皆在打呵欠，因為他的發言很正常，沒有特別之處，只是偶有離題而已。

就他剛才所說的一點，我必須加以反駁和譴責。主席，我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畢業生。時至今天，我仍然以身為"中大人"為榮。何君堯議員剛才在發言時說過甚麼呢？他說道，中大迎新日有 300 多隻甲由。他指誰呢？是否參與的中大新生呢？他們干犯甚麼法例呢？身穿黑衣，以至佩戴口罩——當時"蒙面法"尚未實施——何錯之有呢？正正是他這類人，當看到有年青人抗爭表態，便一律稱呼他們為"甲由"，連警察也如是。我必須強烈譴責何君堯議員以"甲由"形容出席中大迎新營的學生。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是稅務寬免措施。如果政府的稅務寬免不會只讓一小撮人得益，不會只讓大商家得益，而是市民大眾皆可以受惠的話，我們是沒有理由不予支持的。當然，如果我有兩個選擇——全民直接"回水"，以及"慢必"個人稅務寬免 2 萬元——我會支持全民直接"回水"。我寧願得到更少，因為我認為這樣更公道。然而，不論局長寬免薪俸稅，甚或推出負入息稅，也無法對症下藥。局長提出有關建議當天，尚未發生過去數月的"反送中"抗爭運動，香港的環境仍未如此嚴峻。

多位議員花了長時間談"止暴制亂"。我不認為他們離題，因為我們現正討論政府的紓困措施能否對症下藥，而如果不能的話，政府應做些甚麼才能對症下藥呢？我們以往形容政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政府只處理出問題的部分。不過，政府今天已進化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的地步。

現時的社會矛盾，並非減稅、增加樓宇按揭成數讓市民買樓，便可以獲得解決。陳健波議員剛才說道，社會矛盾當然並非由於"送中"法例所致，因為即使有關法案昨天已經撤回，抗爭仍未有止息，市民仍然繼續走出來。據他所說，社會矛盾有七八成甚或八九成與房屋問題有關。且讓我告訴各位建制派議員，抗爭已持續 4 個多月，快將 5 個月了，但他們至今仍沒有反省過去數個月以來究竟發生甚麼事情、究竟政府做了甚麼錯事，以及究竟政府應該做些甚麼。

政府以為透過經濟手段、經濟誘因、減稅、興建房屋便能夠處理香港現在的困局，是完全錯誤的，這便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他們是否知道有很多抗爭者其實是專業人士呢？在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是高收入人士，絕對可以獲得全數稅務寬免。不論數額是 2 萬元還是 3 萬元，不論百分比是 75% 還是 100%，他們亦可以全數獲得。然而，對於是次的稅務寬免，他們覺得只是無關痛癢。

多位議員說道需"止暴制亂"，我也同意，但我認為是需要"止警暴"，"制黑亂"。警暴一天不制，黑社會勢力一天不除，香港便永無寧日。現時，有能力交稅的人可以分享到稅務寬免的成果，但他們不會由於政府寬免他們的稅務而增加外出消費。他們會如何使用餘下的錢呢？較自私的人，會將錢儲起來，他朝用作移民或其他用途。較熱血的人便會捐款予星火同盟或守護公義基金。

建制派在過去多個月來姑息警暴，以致警察任意拉人打人，有路人被打，有人連問一句也被打，當回到警署後更被施予私刑。警察向清真寺亦照樣噴射水劑，甚至侮辱中大校長，連局長、司長和特首也不放在眼內。張建宗司長只是說了一句不中聽的話，便惹來警察批評。

此外，劉江華局長早前在電台節目上提及，他曾經與"林鄭"與一些勇武抗爭者和抗爭人士進行深度對話及會面，聆聽他們的意見。我認為他提述此事是很無謂的。所謂的"會面"，其實是指特首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對話會前，邀請一群人到政府總部進行一場小組討論。她想給人一種很寬大的感覺，因為即使有人 full gear(身穿整套裝備)——穿黑衫、戴口罩——也獲准入場。其間，有人對她不斷指罵，但她只是當作 EQ(情緒商數)訓練而已。這些人是否代表所有前線的勇武抗爭者，我真的不知道。即使當局聆聽意見，其實也無須特意說出來賣弄。

"香港光頭警長"對此有何看法呢？他說道："這樣還是法治嗎？我日後怎樣執法？"他所指的，是特首與"暴徒"對話一事。他續寫道："真的是誰大誰惡誰正確？！公理何在？！"大家看到，官員現時連說一句話的權力也沒有，更會惹來警察批評。小市民，即使是有幾個錢的小市民，例如是中產人士，他們又會否感到害怕呢？當然會，因為連局長、司長甚至是特首亦畏懼警察。

議會終於在數個月後重開。建制派議員是否仍然要繼續盲目撐警、怪責抗爭的市民、怪責專業人士、怪責一眾由專業人士組成的抗爭者，認為在過去這數個月來自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呢？其實，大家皆有責任，應該反省。建制派議員有否看到，在過去數個月間，有多少人被迫走上絕路，甚至有人輕生，有人死心離開香港或正在辦理移民呢？現時有很多人前往台灣、馬來西亞、泰國或新加坡買樓，連有關當局亦處理不來。

有年輕人在入獄後被毆打凌辱，甚至出現眾多"跳樓案"、"浮屍案"。我不知道箇中原因，總之有多人離世。不過，政府官員或建制派是既得利益者，至今仍然經常借機會譴責示威者，而並非向政府說真心話，使香港的傷口可以真正復原。香港現時並非面對錢或稅務的問題，而是信心問題，因為市民對警察沒有信心、對政府沒有信心，當然對議會也沒有信心。

議會在過去 4 個月.....無論如何，我也要回應陳健波議員的說法。他認為，只要選出主席，讓財務委員會處理政府的撥款申請，便可以撥亂反正，讓香港重回正軌。不過，現時的問題並非效率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避免立法會成為風眼。如果他繼續在立法會以"戾橫折曲"的方式通過沒有民意基礎支持的法案或撥款，可以預期立法會將會受到第二次衝擊，需再休會數個月。這樣會否得不償失呢？他想快，永遠也只是想快，但最終卻因快得慢。

雖然政府寬免稅務，但很多受惠者，包括醫生、護士、傳媒人，甚至是政府當中的消防員、救護員，以及教授、老師、大學校長、空姐、飛機師和律政人員等，卻被警察開罪。警察是否想把全港精英嚇走，只剩下警察和支持警察的建制派，將香港交給他們，由他們繳稅，稅務寬免措施也只是為他們而推出呢？這樣是否便可以解決問題呢？香港最終會剩下甚麼呢？便是濫暴成性的警察、在街上用刀和藤條無差別襲擊市民的黑社會和白衣人。這樣，他們是否便感到開心呢？商戶是否便開心，可以做生意呢？香港是否便會天下太平呢？

今天凌晨時分，有一間小商戶經營的餐廳被損毀玻璃，但店外依然大排長龍。不過，我在網上看到一幅圖片，圖中寫上自稱是支持中國及政府的商家的心聲。他埋怨道，雖然自己支持政府，但政府又不讓大陸人來港消費，而香港人又不予光顧，還要擔心店鋪被"裝修"。他說道，這真的是雙重懲罰，又質疑是否把他當作是 condom(避孕套)。以上可能真的是小商戶的心聲。

我知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將會推出一系列紓困措施，但我們認為，諸如稅務寬免的措施只是聊勝於無。政府或會認為，這是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對香港所表達的好意，希望雪中送炭。不過，如果政府不改變基本態度，不真正反省過去數個月間發生的問題，即使用納稅人的錢派發更多錢作為掩口費，也不會成功。

主席：會議現在暫停，下午 5 時 15 分恢復。

下午 4 時 40 分
4:40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5 時 15 分

5:15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鄭松泰議員：主席，你沒有聽錯，我叫的是你，梁君彥。主席，我不知道我們議會的水平"高"至如斯地步，是你這位會議主持人，還是我們所有議員的責任？半小時前，何君堯議員在其發言中，用"甲由"來形容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新生迎新日的 300 多位同學，我要求他澄清，你卻接受他不作澄清。他在議事廳發言期間說"DLLM"，你可以沒有反應。究竟你是不知道這幾個英文字母代表甚麼意思，還是你接受我們在議會裏用下三流的字眼來借喻、描述一些人和事？抑或用一些英文縮寫來代表一些廣東話髒話的諧音，那便沒有問題呢？

這幾年，是我第一屆擔任立法會議員，在我進入立法會時，並沒有抱甚麼預期或期望。我們現正辯論的條例草案，嚴格來說，其實可能與大眾不太相關，或者大眾對其認知不多。這項條例草案是關於稅務寬免。這段期間，政治動盪，社會出現亂局，大家回到這裏，開始發表個人意見，而我萬萬沒想過，原來大家已習慣了我們的社會會用"甲由"來形容人。說得膚淺些，何君堯議員剛才的言論可說是下三流，若我用嚴肅的說法，則他的言論是反人類和反人道的，那是普世罪行。沒可能用"甲由"來描述人的。而且，他不能確定那些同學是否示威者或他口中的暴徒。我要求他收回言論，主席，你卻可以若無其事。不要緊，算了，那我便倒過來，突顯自己崇高的品格。我以下的發言會以他作為例子，清楚說明為何稅務寬免無法安撫香港的地產商、發展商、財團、從事小生意的商人，甚至大眾市民，以及為何在這段時間他們會寢食不安，感到香港再不是香港。

讓我舉一個例子。不知道主席是否記得，何君堯議員的地區辦事處被人破壞了數次？我並非落井下石，我的地區辦事處亦曾被破壞。由於我的地區辦事處設於房屋署的物業，當辦事處的門毀爛了，他們便替我把它更換成一扇廁所用的門，因為那不是玻璃門，便不會再發生被人打破玻璃的情況。我也覺得這是比較體貼的做法，因為玻璃比較危險，換成一扇廁所用的門便算了。何君堯議員的地區辦事處被人破壞，原來這不屬於保險承保範圍，不論被破壞的次數多少，保險都不會承保。現在很多商舖不斷被人損毀和破壞，原來保險並不承保。

為甚麼？是因為保險業界的陳健波議員監察業界不力，條例訂得不清楚？還是歸咎香港政府在這段期間處理社會動亂的做法呢？是否暴動？暴動不在承保範圍內。實施《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後遭受的破壞，是否被視為緊急狀態下發生的情況呢？有說要視乎個別情況。這些問題一點一滴地累積。原來，我們香港有這麼多不公平的制度。那何君堯議員的地區辦事處怎麼辦？原來保險不承保，所以，便沒有人出租地方讓他開設地區辦事處。情況就是這樣。我現在並非落井下石，而是為他出頭，回應陳健波議員的論點。陳健波議員剛才發言時，指在這段期間，香港經濟大受損害，沒有人做生意，只要你說一句支持政府的話，罵一聲那些暴徒，便會被人破壞你的店鋪——今天也有一間餐廳被人打碎玻璃，但那間餐廳似乎不是支持政府的——你可能因有少許不同的意見便被人"私了"。陳健波議員問："為何在香港，我們的經濟、社會和市場不受保障，連做生意的機會都沒有？"他說得聲嘶力竭。大家很淒慘，是嗎？

話說回來，香港現在這個狀況其實可能才是香港的真象。在這段期間，無論是所謂的民主派一方或建制派一方，例如就自殺個案、社會上的衝突事件、經濟指標或商鋪經營情況，大家都會問.....單以自殺為例，原來在這段期間，香港有這麼多人輕生。可是，如果你看回統計數字，踏入 2019 年，基本上，每天平均有 3 至 5 人自殺身亡。大家應該不知道吧？為甚麼會這樣呢？香港本來就是如此高壓的城市，大家承受着那麼多壓力，自殺人數的比例其實相對地少，只是這段時間，大家留意這方面的數字，以及壓力的確存在，令很多人選擇輕生，認為這是一個反抗的選項。當然，對此我並不同意。從這個角度來看，陳健波議員說過去賺錢及發大財的秩序是理所當然，我只能夠說，那是繁華的表象而已。在你賺錢的時候，有多少人正住在"劏房"呢？你在市場上買了一份保單時，有多少香港貧苦大眾連看醫生也有困難呢？這些問題一直累積，因此，今時今日一下子爆發。

我希望.....接下來——我省得說他們那麼多——局長，我不知道剛才.....昨天和今天你接收了甚麼信息，例如建制派同事提出的觀點之中，有甚麼你可能覺得具參考價值，因為我見到你有做些紀錄。

我希望指出一點.....綜合了這兩天幾位建制派同事的發言，我認為——例如有關稅務寬免——有一個觀點是錯誤的。剛才陳健波議員也很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觀點。他認為如果市民有能力住大屋，月入 10 萬元，他們便不會出來搞事。簡單來說，這是一個我們稱為"口腔

期"的施政方向，即是香港人被認為仍停留在滿足物質需要的層次，只要這種需要獲得滿足，他們的怨氣就會消散。

現時，政府似乎也是循這個方向思考，所以才會提出"派錢"、減稅等措施，而稍後，預期陳茂波又會有不同的"派錢"方案。我想指出，這種思維證明大家並不理解香港社會。香港社會穩定，原因在於……人們尚未得到自己追求的東西。這話甚麼意思呢？即是當有房屋居住後，人們便會想要更多東西。這就是香港社會的特質。用通俗一點的說法，就是"飽暖"便"思"其他東西。香港社會就是這樣。

要管治香港社會，要維穩——我現在從政府的角度提出具建設性的觀點——政府過去幾年所走的方向是錯的。政府應該要讓社會上每個人能在生活中有賭博、投機的機會。這是甚麼意思？即是政府不用提供那麼多幫助，不要干預那麼多，讓人們能作出自己的選擇就行了。簡單來說，就是政府不要做些無謂的事情。政府做的無謂事情越多，市場就越受傷害。香港人就是不想政府這樣麻煩，他們覺得"眼冤"。他們看到議員便"眼冤"；看到官員便"眼冤"；看到執法人員便"眼冤"。這就是現在的香港。主席，你理解嗎？

這個錯誤是由於對現實觀察錯誤。陳健波議員剛才提到現時市況很差，各行各業無法營運，他將這情況歸咎於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泛民議員鼓吹這樣那樣，發生暴動等，然後，蔣麗芸議員就提出要削減某些議員的薪金。讓我告訴大家我親身的觀察。香港現在最暢旺的地方，是催淚彈未曾波及的地方。局長平常有去九龍城嗎？九龍城很幸運，每次有事發生，地點都限於宋皇臺站位置，九龍城其他位置都安然無恙。九龍城的食肆從 8 月開始，每月平均生意額上升 20% 至 30%。為甚麼呢？因為沒有警察，局長。沒有警察、沒有催淚彈，大家便外出消費。在尖沙咀和九龍城都設有分店的食肆，尖沙咀分店的生意額下跌 40%。為甚麼呢？因為那裏有警察，市民便不外出消費了。不過，可能有人覺得這說法不太公道，因為把責任全推到警方身上。有一個例子，就是即使有催淚彈，雖然店鋪有勇氣面對市民，繼續營業，結果所有商品都沽清。那是元朗一家賣老婆餅的店鋪，局長你有吃過嗎？請好好觀察吧！建制派議員看的報章"噏得就噏"。

大家不相信我嗎？各位同事，那就相信領展吧！大家可以問問領展這 3 個月來，它的業績上升了多少？為甚麼會上升呢？因為港鐵暫停服務，市民無法前往大商場，便要到領展的商場店鋪購買生活所需的東西——進帳可真豐厚——領展沒作聲，也沒有表示支持政府。社

會就是這樣。不是把責任推給示威者便當解決了問題。你想製造輿論，當年的光景還可以做得到，因為還可以欺上瞞下，欺騙北京，哄騙一些香港蠢人，例如何君堯這類人。外國人不知詳情，還以為香港有選舉，即是有民主。過去數年就是這樣。

局長，我已重複了很多次，你現在所想的財政方案……其實你要緊記，如果你不想——我該這麼說——如果你會留在香港的話，那就沒甚麼所謂，你做甚麼都可以，但長遠來說，如果你未必留在香港的話，那就要自己看着辦了。現在的香港不單由香港管治。香港正處於一個很奇怪的國際局面，有一部分的香港由美國監察。我這類人最不希望看到這件事。我們在 2016 年推動永續《基本法》運動，正是希望由香港人制定香港的憲法——即修改《基本法》——實現"港人治港"，可是，你們這班人並不理解——不要緊——現在，情況竟可能變成美國版的"港人治港"。這情況會發生嗎？我們有生之年未必看到，但情況正朝着這方向發展。那怎麼辦呢？我們要務實一點，不要像何君堯之流。大家做好手上的事便算了，就是這麼簡單。政府的"派錢"措施，有的話，大家就開心點，沒有的話，也就算了。

另外，蔣麗芸議員好像在昨天還是今天曾就着我昨天的一個決定發言。因昨天原本有一項我在幾個月前提出的口頭質詢，後來我決定撤回，於是，她質問我為甚麼要撤回。那項質詢是問及假設《逃犯條例》的修訂獲得通過，這對往後的經濟局面有何影響。其實我作出那個決定原是出於 goodwill，我覺得香港社會太多廢話、廢人，即是像何君堯這類人，我希望減少浪費地球資源。下午政府將宣布撤回條例，那便無謂在早上還問一些很無聊的問題，再加上邱騰華局長回覆我的答案又是把責任推給抗爭者。怎料，建制派有同事想挑起事端，要繼續提問。如果要權鬥，請不要把香港人拖下水。無論誰當特首，都會面對問題，問題就在《基本法》。即使 10 年後有普選，還有 2047 的問題存在，所以，大家要先看看《基本法》。

我謹此陳辭。

林卓廷議員：主席，我本來沒有打算發言，不過，聽到何君堯議員指控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校長及很多學生時——我感到非常憤怒，因此決定發言。

何君堯議員指稱很多中大的同學是“甲由”，其實由他口中說出這些話是特別諷刺的。大家知道他人格相當卑劣，以致他給公眾的印象一直都相當惡劣。他身為律師，不單不懂得守法，不但在法庭自拍、在集會上公開呼籲對異見人士“殺無赦”；更在元朗“七二一”事件中被拍到與那些懷疑施襲黑幫分子握手，鼓勵、讚賞他們是他的英雄。何君堯議員——一個人格如此卑劣的所謂立法會議員，居然還有膽量在議事廳批評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究竟段教授做錯了甚麼？段教授的錯，不外乎是他肯聆聽學生在運動當中被捕後，受到警方的苛待，包括被掌摑、受傷後被拖延送院、被拖延聯絡律師及家人，亦有學生被脫衣搜身等遭遇。

段校長還錯在甚麼地方？他錯在與學生的會面當中，願意聆聽學生的苦況。女學生吳傲雪揭開口罩，公開指控警方對她進行涉及性的侵犯。一位少女要有多大勇氣才可以公開其容貌、姓名、身份，來作出如此嚴重的指控呢？

段校長在會面之後，搜集了近 30 位學生提供親身經歷的資料，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當局作出獨立的調查。他的出發點，只是希望維護中大學生的合法權益。你可以說這些同學可能觸犯了刑事罪行，要承擔法律後果，你當然可以這樣說。但是，即使他們觸犯刑事法律罪行，也不代表便要受到警方的酷刑苛待、要受苦，或被禁止求醫。

段校長的公開信合情合理，反映現實的狀況，引來……

主席：林卓廷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林卓廷議員：主席，我作出反駁後就會返回辯論，很快的。

段校長的公開信引來數個警察工會的嚴詞批評……

主席：林卓廷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我留意到何君堯議員並無在發言中提及段校長的公開信，亦無提到其他人如何反駁該公開信。我已容許你在發言中有一段時間反駁何君堯議員的言論，現在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林卓廷議員：主席，那麼我集中談談何君堯議員吧。何君堯議員指稱中大的同學是"甲由"，這無疑是"納粹式"的言論。這種言論其實是不把人當作人來看待，甚至把人當作是死物或是害蟲。其隱含的意思是甚麼？即是可以隨意消滅，不需用人道的角度來看待。這言論是極為危險的。當年納粹德國要殲滅猶太人時，便作出大量政治宣傳，把猶太人描繪為歐洲的老鼠、瘟疫、所有禍害的根源，把這些有毒的思想殖入其國民的腦中，令到德意志民族以至歐洲很多民族……

主席：林卓廷議員，我再次提醒你，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林卓廷議員：主席，我這部分快將說完。

主席：林議員，你的論述已偏離議題很遠，而我亦沒有聽到何君堯議員作出如你所述的指控……

林卓廷議員：他說"甲由"啊，主席！

主席：你在辯論中過分解讀其他議員的發言是不公平的，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林卓廷議員：主席，我想你澄清，何君堯議員剛才發言時是否指控中大的學生是"甲由"，他有否說過這句話呢？

主席：我容許議員在發言中駁斥其他議員的言論，但不可偏離太遠。現在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林卓廷議員：主席，我一直在駁斥的就是他的"甲由論"，有那麼遠嗎？我對"甲由論"的見解還未說完，因為這涉及立法會議員公開發表一些違反基本人道、反人類的言論的問題。主席，對於他發表仇恨言論、"納粹式"的言論，我嚴詞駁斥是應有之義。我再解說一些歷史背景就會說完了，你耐心聆聽一下。

當年納粹德國把猶太人描繪為老鼠、害蟲、瘟疫後，猶太人之後便備受納粹德國壓迫，最終導致大屠殺的發生。這是人類歷史的悲劇，為何本會竟有議員公然發表這些言論呢？

主席，議會的發言應該有水平，而議員應該要對其發言負責。不過，有些議員不斷利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對其的保護，濫用權力，發表仇恨言論。我希望這些議員看看中大的校訓"博文約禮"(Through learning and temperance to virtue)。“博文”的意思是要知識深廣，“約禮”是要遵守禮儀。如果這些議員連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都做不到，他根本不適合擔任立法會議員甚至是做人。

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鍾國斌議員，請發言。

鍾國斌議員：主席，今天討論的是《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我當然支持退稅 2 萬元。但是，現時的問題是.....剛才也有很多議員提及，有 2 萬元總較沒有好，卻只是"小恩小惠"。更大的問題是，香港現時面對甚麼環境？香港現在面對的經濟環境.....先不說暴亂，說經濟環境，現在不是香港本身經濟上有問題——當然香港會被世界、中美貿易戰、環球經濟影響，但不至於差劣到這樣的地步。香港現在的情況較 SARS 爆發的時期和 2008 年金融海嘯更差。雖然 SARS 爆發的時期我們要面對困難，但仍還可以開門營業，但今時今日，尤其是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商戶連開門營業也不敢，未來.....還要等多長時間？剛才有很多議員提到，當然要盡快止暴制亂，但我們已等待 4 個月，當局已進行 4 個月的止暴制亂措施。但是，及至今時今日，情況卻只是越來越嚴峻、越來越激進，單單依靠警方根本無法達到止暴制亂的效果。儘管警方現正面對十分困難的情況，但政府卻把他們放在前線，他們唯有盡量做好他們的責任。然而，他們可以支撐至何時？還能支撐多久？

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到，希望大家回復平靜，能重新看到彩虹，那麼要如何才能看到彩虹？是否特區政府甚麼也不用做，接着彩虹會自動出現。特區政府不要那麼天真，他們必定要主動做一些事才可——當然他們可以採取軟方法或硬方法，但現在面對的情況卻是"時軟時硬"，"不三不四"。特區政府與群眾對話後，卻推出了《禁止蒙面規

例》，激起更大民憤，特區政府的工作根本未能發揮效果，究竟政府如何能令經濟回復舊觀？

正如昨天對旅遊業界方面的措施，我不想說業界只餘下半條命，但業界的生意已下跌了六成至八成，政府卻只提供小恩小惠，為旅行社提供現金獎勵，補貼每位旅客 100 元、120 元的措施，我真的不知道能有甚麼幫助。旅遊界對此罵個不停。然後政府說要多進行吸引旅遊的推廣活動。現在香港有這麼多外國傳媒，他們每天都在報道香港的情況，而他們當然更會在電視上播放最激烈之類的片段。這樣旅客怎會來港？超過了 40 個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無論政府進行甚麼推廣也沒有作用，而為每位旅客提供的 100 元、120 元現金補貼，說出來更是貽笑大方。

此外，談到營商環境，我相信明年公布的財政預算案，百分之一百是負數。儘管香港有很深厚的財政儲備，達到 1 萬多億元，但資金現正在流失，我不知道局長知不知道……局長應該知道，不過不敢說這麼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表示現時資金流失額大約為三四百億元，以這帳目來推算，至今我膽敢說已流失了超過千億元的資金，這完全便宜了新加坡和瑞士。

若情況再一直持續，香港真的會沒命，究竟要如何捱過？現在香港已支撐了 4 個月，失業率等各方面好像沒有受到很嚴重的影響，但其實只是在"吃老本"。單是張宇人議員所屬的飲食界，他們說隨便一算已經有 200 多間食肆倒閉了，而且還陸續有來，零售亦如是。香港要怎麼辦？主席，我們從事出口業的更不用多說了，出口業早已受到損害，快沒命了。香港的四大支柱，進出口有問題，飲食、旅遊各方面同樣出問題，現時唯獨金融方面好像沒有問題，但資金正在流失。我們還要捱到何時？我不知道。當然政府能退稅 2 萬元較沒有為好，但明年的財政預算案，我肯定是負一千數百億元，"無走雞"，不過是負數。

何君堯議員剛才說開源投資，我覺得這是值得探討的。現時只靠過往賣地、差餉、一般的企業稅收、利得稅、入息稅，捱不到數個月，政府未來的收入絕對會減少。

事實上，在今次的施政報告，我曾向特首提出一點建議，就是仿效新加坡——人家 20 多年前已經投資蘇州工業園。由於現時很多經營出口的商家面對中美貿易戰，在國內的生產已經無法經營，很多要到

東南亞投資。但是，廠家若單打獨鬥，怎可能遷往東南亞甚麼地方繼續經營呢？我建議特區政府不如投資一個工業園，沿"一帶一路"的國家，無論是緬甸、越南或其他地方也好，我保證只要規劃一個園區，香港眾多工業家會立即報名，特區政府或金管局作出這樣的投資，會立即得到回報。這些是很穩定的回報，可以幫助本港經營工業的到另一個地方繼續生存，在特區政府的"保護罩"保護下，繼續在外地經營，就會覺得很安全、安心。

我已向特首提出這個建議，她說會進行研究，但施政報告卻一點也沒有提及。我們經常提供好的意見，但最終政府完全沒有考慮。我們為香港經濟發展可謂出心出力。我不知香港的經濟會變成怎樣，香港會否面對由盛變衰的厄運？我也不知道，但這些問題全都是人為而致的。如果問題可以短期內解決的話，我相信經濟很快會反彈，因為本港的經濟基礎真的不差，香港真的很有實力。就過往 5 年，單是經香港已替中國集資 6,000 億美元。世界上一個如此細小的地方，可以做到如此龐大的一些經濟、集資活動，根本是全世界沒其他地方可以媲美的。請大家珍惜香港，請特區政府做一些事情。

當然，我覺得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只是政府執意不做。就像最近，如果我沒有記錯，委內瑞拉地鐵加價——我當然不知當地人是否學習香港般破壞地鐵，但當地的總督短期內就立即撤回加價建議。本港的《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卻是等待了 4 個月之後才撤回，所以就變成目前這樣的困境。

(朱凱迪議員示意擬提出規程問題)

主席：朱凱迪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朱凱迪議員：主席，我想鍾國斌議員澄清，他剛才說的委內瑞拉會否是智利？因為應該是智利的地鐵加價。

鍾國斌議員：朱凱迪議員，因為兩者都是南美洲的鄰近國家，謝謝你。

換句話說，如果政府迅速回應一些社會訴求，根本很簡單地就可以解決問題，不會導致今時今日的困境。所以，接下來各行各業要面

對困境時，當然會敲特區政府的門，要求幫忙，但實際上政府可以幫到多少呢？香港真的有能力靠自己，只要政府能解決現時的社會問題，我們是有能力生存的，根本無須要求特區政府任何財政援助。

因此，主席，我相信這段時間所討論的所有議題，或下一項關於法官退休安排，甚至終審法院法官委任安排的議題，都要檢視如何解決現時香港社會、政治的問題，以及如何令香港真的可以回復過往的光輝歲月。

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朱凱迪議員：主席，鍾國斌議員剛才叫苦連天，而我也聽到當中有弦外之音，起碼他不像其他比較親北京的建制派議員，他們還可以惡形惡相地大呼"止暴制亂"這 4 個字。商界其實也明白，一方面，不是向市民給予退稅或者就每名入境過夜遊客補貼 120 元，便可以解決現時的問題；而另一方面，亦不是用警察暴力、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甚至威脅要取消區議會選舉，便可以將香港人的民憤壓下來。

其實，商界最明白這個道理，因為大家在自由的地方賺錢投資，特別感受良深。現在我們還進一步聽到一些消息，不知道警察會否連公司註冊、車牌註冊資料，也要提出司法覆核以禁止公眾查閱。當我們連資訊自由也消失的時候，大家儘管看看有多少外資會撤走。

主席，這項辯論的確令人意想不到，估不到連一項有關退稅 2 萬元的修正案，議會也要討論 10 多小時。陳志全議員剛才提到，不知是否因為之後有一項要求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進行獨立調查的議案辯論，所以建制派議員便要在之前數個議項多作討論；陳志全議員的意思是，可能建制派議員不想那麼快便就有關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進行獨立調查的議案作出表決。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事情是有點奇怪的，因為昨天《金融時報》有一篇報道，指出明年 3 月便會更換行政長官，不知道局長是否有所聽聞。關於在明年 3 月更換行政長官的消息，建制派是否也收到風聲？這樣，在數個議程項目之後的有關對林鄭月娥進行獨立調查的議案，便是大家就着這個問題表態的機會。是否因為今天不是建制派表態的適當時候，所以要多等一兩星期呢？我是拭目以待的。

主席，希望你認真思考一下何君堯議員剛才的言論。何君堯議員發言時，談到甚麼智慧之後，便提到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指 8 月迎新營聚集的數百名學生是"甲由"，你剛才沒有處理他的這項言論。你是有處理鄭松泰議員要求他澄清的那部分，但我認為有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是究竟這種語言或"甲由論"，是否符合我們議會的語言？這是你需要裁決的。

正如林卓廷議員剛才所說，這種將人非人化的語言，能否登上這個大雅之堂？我是聞所未聞的，我從未聽過在立法會議事廳裏，有議員稱呼香港市民為"甲由"。如果主席不就着這個問題作出一項清楚的裁決，我肯定不只是何君堯議員會在議事廳裏這樣說，其他所有"撐警"的議員也會一個接着一個的，在議事廳裏稱呼在街上為我們的未來拼命的香港市民為"甲由"，我相信你亦不會感到意外。

主席，關於退稅 2 萬元的措施，陳志全議員說這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很多同事都明白，如果你問市民退稅好不好，答案當然是好的。如果政府對各行各業提出資助，難道他們會拒絕嗎？市民當然會接受。我們藉着這個機會，都提到現時社會最核心的矛盾，香港現時陷入這個水深火熱的境地，究竟有何出路？我聽到建制派的同事(自由黨除外)說了很多說話，例如市民覺得警察很可憐、市民覺得很害怕、市民覺得政府應盡快止暴制亂.....他們好像仍在幻想自己真的代表大多數香港人的心聲般。

請你們這群保皇黨張開眼睛，看清楚香港的現實究竟是甚麼。何君堯議員剛才所說的"暴民大學"、"甲由大學"，即是中大，過去數月進行了一連串非常清楚和詳細的追蹤式民意調查，已進行了 5 次之多，不知道局長有否留意這些民意調查？不知道這群保皇黨議員有否留意？即使他們沒有看這些民意調查結果，自己也要進行民意調查，難道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不是反映同一個事實嗎？

中大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73%的受訪者要求林鄭月娥下台。在她前來讀出施政報告當天，我看到民意調查結果便想，73%的受訪者要求林鄭月娥下台，為何她還膽敢前來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還覺得自己可以施政？為何當天主席這麼快便說休會，讓她自己躲在禮賓府直播施政報告？我想主席也明白情況，是應該已經跟她配合好的.....

主席：朱凱迪議員，你這番言論是指控還是猜測？

朱凱迪議員：主席，如果你認為我是在猜測你，我收回我的言論。我看到民意調查顯示，有 73% 的受訪者要求林鄭月娥下台；我看到民意調查結果，有近 90% 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超過 80% 的受訪者要求雙普選。主席，所說的是 80%、90% 的受訪者，閣下有否看過香港的民意，好像今年 2019 年般集中？我真的未看過，可能在 1989 年，香港撐北京學運時才看到八九成市民是一條心的，但保皇黨是否看得到呢？如果仍然看不到，還以為用他們的招數，叫警察在街上多發射數千枚催淚彈、多拘捕數千名年青人，繼續縱容警察的暴力……

主席：朱凱迪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朱凱迪議員：這樣便可以解決問題的話，主席，我們香港便會“玩完”了！真的好像鍾國斌議員剛才所說的“玩完”，而這個“玩完”是甚麼意思呢？正因為由立法會到政府官員、北京也不肯面對一個事實，便是清晰不過的民意。局長，大家何時才會清醒呢？錢，我們知道有；樓，我們也很想住，我們也想生活好一些。但是，錢可以解決現時香港的問題嗎？大家心知肚明。所以，我只有 7 個字：“解鈴還須繫鈴人”。

就這 2 萬元退稅，我想作出一個呼籲，說不定很多人也會響應。我希望市民在收到這 2 萬元退稅後，立刻把這些錢集合，再向全世界登報，要求林鄭月娥立刻下台。我們立刻籌錢，不是要補貼每名旅客 120 元來香港吸催淚煙，而是給在水深火熱中的年青人，幫助那些連醫院也不敢前往的青人、害怕受到警察暴力對待的青人。我們心甘情願，把自己的 2 萬元退稅集成一項基金。現在真的有很多地方需要用錢，無論是打官司、醫病或支援。保皇黨所說的方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請保皇黨不要再逃避，避得一時，避不了一世。他們討論了兩天，想避開不讓香港人知道他們在關於獨立調查和彈劾林鄭月娥議案的表決意向，不敢讓市民看到他們的意見，但避得一時，避不了一世。

我更警告特區政府，千萬不要以為有這 2 萬元退稅的措施，或之後陸續前來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的小恩小惠，便可叫我們令議會運作比較暢順，不要“拉布”。我也沒有批評保皇黨今天“拉布”的情況，但請政府不要以為議會運作正常，可以因此帶動社會回復正常。

我們看到主席的座椅和後面的大背景，不少同事也提到在 7 月 1 日，有人在上面塗鴉，說要取回議會。很多工人用了數個月的時間，很辛苦地抹走塗鴉、更換傢俬，現時會議廳好像煥然一新般，但香港人內心仍淌着血，那個傷口有否因此被撫平呢？沒有，傷口反而是越來越深。硬件的立法會回復原狀，是否代表香港可以運作正常呢？不是的。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 2019 年 7 月 1 日立法會的情況，希望主席今晚回去看看當天的相片，看看在香港年青人心目中，其實有多討厭我們這個立法會。年青人認為這個立法會非常不公義，並認為如果我們有機會取回管理香港的權力，大家一定會盡心盡力地做，而不是讓一群睜着眼睛說謊話，連香港市民想甚麼也可以假裝看不到——我還聽到一聲冷笑——這樣的人繼續管治香港，因為這些人不但不能止暴制亂，並會令香港繼續成為一個計時炸彈。

香港人是不會放棄的，大家也看得到。在樓上聽到我發言的同事，大家儘管繼續在全體委員會爭拗，多爭拗兩三星期。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局長，請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感謝各位議員支持《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讓政府建議的稅收寬減措施可以盡快落實。我特別多謝法案委員會主席梁繼昌議員和各委員審議《條例草案》。

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建議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 萬元為上限。建議可惠及約 205 萬名納稅人或企業，讓他們節省約 189 億元稅款。我們於今年 3 月提出《條例草案》，以落實財政預算案措施。

為應對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8 月中宣布一系列措施，當中包括將稅務寬免百分比由 75% 提升至 100%，每宗

個案的上限則維持在 2 萬元。優化措施可令約 143 萬名納稅人或企業額外節省約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我稍後會提出相關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落實進一步寬免建議。

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作出了深入的討論，並普遍支持有關建議。委員亦對政府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不持異議。

至於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或在這兩天的辯論過程中，提出有關寬減措施的意見，我會作一個扼要的回應。

首先，個別委員建議政府向過往曾納稅但由於收入減少或沒有收入而未能受惠於 2018-2019 課稅年度一次性稅務扣減的人士或企業，提供一次性退稅。

政府對此建議有所保留。因為某課稅年度的一次性稅務扣減須按納稅人在該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計算。曾在某一年度繳稅的納稅人在下一年度沒有收入或收入減少，原因眾多，不一定代表他們面對財政困難。而且亦有議員提到，這種做法會導致某一課稅年度出現雙重扣稅的情況。

此外，有委員提出容許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把某一會計年度錄得的虧損轉回，以抵銷過往年度的應評稅利潤。然而，有關建議會令政府要退回已入帳的稅款，令稅收可能出現難以預料的波動。況且現時《稅務條例》已容許企業無限期把當前課稅年度的虧損結轉，以抵銷隨後課稅年度所得的應評稅利潤，此安排應有助企業處理虧損，對投資者仍具吸引力。

剛才亦有議員提出，政府除提升稅務寬免的百分比外，應該把每宗個案 2 萬元的寬免上限調高，使更多納稅人和企業受惠。事實上，根據政府的進一步寬免建議，受惠的納稅人和企業佔總數七成，即約 143 萬，當中更有 133 萬納稅人或企業在 2018-2019 課稅年度因而不需交稅。我認為現在建議的進一步寬免措施已能惠及最需要照顧的納稅人和企業。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最新經濟情況，在有需要時制訂應對措施。

主席，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後，稅務局發出的稅單將反映這項稅款寬減。

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讓我們能早日實施惠及納稅人的措施。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予以二讀。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志全議員起立要求點名表決。

Mr CHAN Chi-chue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5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張宇人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葉劉淑儀議員、何俊賢議員、易志明議員、胡志偉議員、姚思榮議員、馬逢國議員、莫乃光議員、陳志全議員、陳恒鑾議員、梁志祥議員、梁繼昌議員、麥美娟議員、郭偉強議員、郭榮鏗議員、張華峰議員、黃碧雲議員、葉建源議員、葛珮帆議員、廖長江議員、潘兆平議員、

盧偉國議員、楊岳橋議員、尹兆堅議員、朱凱迪議員、何君堯議員、何啟明議員、林卓廷議員、周浩鼎議員、邵家臻議員、容海恩議員、陳振英議員、陳淑莊議員、張國鈞議員、許智峯議員、陸頌雄議員、鄺俊宇議員、譚文豪議員、范國威議員、區諾軒議員、鄭泳舜議員、謝偉銓議員及陳凱欣議員贊成。

鄭松泰議員反對。

主席梁君彥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4 人出席，52 人贊成，1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4 Members present, 5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passed.

秘書：《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

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Council became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全體委員會審議

Consideration by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

《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
INLAND REVENUE (AMENDMENT) (TAX CONCESSIONS) BILL 2019

全委會主席：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包括對詳題的修訂)。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5 條。

全委會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動議他的兩項修正案：

第一項修正案旨在修正第 5 條；

第二項修正案旨在對詳題作相應修訂。

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各項條文及修正案(包括對詳題的修訂)，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局長發言，但他在現階段無須動議修正案。然後，我會請其他議員發言。

合併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條例草案，然後按講稿附錄所載的安排，處理局長的修正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稍後將動議修訂《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5 條及詳題，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早前發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8 月 15 日宣布一系列措施，以應對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當中包括將 2018-2019 課稅年度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 75% 提升至 100%，而每宗個案的

上限則維持在 2 萬元。上述措施可惠及約 143 萬名納稅人或企業，讓他們額外節省約 18 億 4,000 萬元稅款。

為落實進一步稅務寬免，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 5 條，將稅項扣減的訂明百分率由 75% 提升至 100%。

因應《條例草案》第 5 條所作的修訂，我們亦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的詳題，以反映《條例草案》旨在落實政府在 2019 年提出的稅務寬免。

主席，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謝偉銓議員：主席，我們現時辯論的是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旨在落實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8 月 15 日宣布的其中一項加碼紓困措施，即把 2018-2019 課稅年度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寬免百分比由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原建議的 75% 提高至修正案規定的 100%，但每名納稅人或每間企業的寬免金額上限則維持不變，減免稅款最多只有 2 萬元。主席，正如我在二讀辯論時指出，很多中產市民和專業人士，均對於政府的加碼紓困措施現時只提升百分比幅度，卻沒有改變金額，感到不滿意。

因為，正如局長也說過，現時的有關修訂令剛才提到的 143 萬名納稅人及中小企可能受惠，但亦有多達 50 萬人未必可以獲得紓困措施的恩惠，主要就是由於現行修訂並沒有提升最高款額。就此，我當然不明白為何政府不同時考慮修訂最高款額上限。所以，我現時希望重提我在二讀時指出的一些案例。以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作為例子，假如沒有其他額外免稅額，只有個人免稅額，"打工仔"或自僱人士只要每月收入超過 33,000 元，在退稅 75% 的限制下，其實已經會獲得最多 2 萬元的寬減稅款，所以政府增加至 100% 對他們是沒有額外幫助的，而即使有供養父母或子女的免稅額，月入 4 萬多元的人士便已經會取得 2 萬元退稅，所以由 75% 增加至 100% 對他們也是完全沒有額外支援的。

所以，在數字上，正如局長剛才指出，原退稅 75%的措施估計會有約 191 萬名"打工仔"或自僱人士受惠，而再加碼到 100%後，就會有 143 萬人受惠，即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有 50 萬人未能受惠。再者，對於受惠人士，因為調整了百分比，他們當中可能有些人只是少付數百元，甚至只是少付數十元而已。因此，政府為何不多做一點，把寬免金額上限同時調升至例如去年預算案中的 3 萬元呢？我認為，在現時的惡劣環境中，這些要求也不是太過分。

回看財政司司長在過往數星期推出多項針對不同行業的紓困措施，其重點對象當然是運輸業、旅遊業、進出口業及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工人等。然而，今次提升百分比，中產或專業人士的得益可能卻只有很少，甚至完全沒有得益。因此，我想再次詢問局長，為何今次修正案只提升百分比，卻沒有提升金額上限？政府是否不需要照顧中產人士？中產人士現時是否無須面對困難呢？

其實，現時所有香港人也正面對着很大困難。不過，我知道稅務局正等待《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通過，希望在議會完成三讀後盡快發出稅單，而我們當然亦不希望受惠市民遲遲未能得到有關寬減。所以，主席，我不會反對有關修正案，但我亦期望政府會在接下來新一年的預算案中，或在短期如果會再推出紓困措施的話，認真想一想如何幫助中產和中小企，不要令他們再次感到政府忽略他們，對他們完全沒有施予援手。

主席，不論政府是否聆聽，以及日後會否向中產提供寬免或紓困措施，我覺得可能也不及政府可以在香港現時面對的環境中盡快做到止暴制亂，令市民無須再擔心，特別是在假期不敢外出消費，以及像灰姑娘般，每晚趕在港鐵停止服務前便回家。

主席，我希望司長、局長及政府官員可以認真地想一想，為何理應受《基本法》保障，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出行自由和進行各類合法商業活動的權益，甚至連其私有財產和人身安全等保障，現時都好像突然喪失了？政府究竟做了甚麼來保障香港人在這方面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呢……

全委會主席：謝偉銓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謝偉銓議員：好的，主席，基本上我已經說完了，就是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多做事，令香港回復以往的安全、和平、多元、包容、穩定和繁榮。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主席，《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現在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討論第 1 至 5 條及詳題的修訂，我支持有關的修正案。但是，提出《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老實說，正如我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時所說，現時的措施只是一帖鎮痛藥，並不能夠徹底解決問題。徹底解決的方法是平息今次的暴亂，讓市民能夠安居樂業。就今次的修正案，我有些技術性的問題，希望局長可以細心聆聽我的發言。

根據現行的《稅務條例》，個人入息課稅或薪俸稅，在扣除個人免稅額、供養父母免稅額、供養子女免稅額、諸如此類的免稅額後，超逾的首 5 萬元，稅率是 2%，次 5 萬元，稅率是 6%，接着的 5 萬元，稅率是 10%，再接着的 5 萬元，稅率是 14%，最高的稅率達 17%，即稅階是每 5 萬元，其稅率的百分比便有所改變。根據這個稅階，在扣除個人免稅額及各種免稅額後，如果全年的收入超逾 223,500 元，便能享用這個 100%的稅務寬免百分比，並以 20,000 元為上限。我所計算的數字便是這樣，在扣除免稅額後，以個人計算，其收入要超逾 223,500 元。

此外，是次稅務優惠對企業亦有寬免。在公司利得稅方面，便要分為有法人即有限公司，與非法人即無限公司或個人公司或東主。現行的稅制是首 200 萬元的利潤，以有限公司來計算，稅率是 8.25%，無限公司的稅率則是 7.5%；超逾 200 萬元的利潤，有限公司的稅率提升至 16.5%，無限公司的稅率則提升至 15%。按此計算，在利得稅方面，如果有限公司的利潤約為 2,212,000 元，便可盡享這 20,000 元的稅務優惠，而無限公司的利潤則約為 2,333,000 元才能盡享該稅務優惠。

在此，我想局長聆聽我的意見。由於 2018-2019 年度的稅務寬免未必所有人均能盡享 2 萬元的 ceiling(封頂)，我在此不評論 2 萬元是否足夠，或 2 萬元能否滿足市民，我只是說以 2 萬元而言，如果今年未能盡享 2 萬元優惠，我希望有關的餘額(balance)能夠帶到下一個年

度，即 2019-2020 年度，即所謂 carried down，在 2019-2020 年度的稅單裏可以 brought forward(承上)，讓他們在兩個年度(2018-2019 年度及 2019-2020 年度)均可享用該稅款優惠，如果 2018-2019 年度未能盡享優惠，餘額能在 2019-2020 年度享用。

現時的惡劣環境並非在 2018-2019 年度可以預視，而是在 2019-2020 年度內，即今年 6 月社會才開始出現動亂，而且越演越烈，到今時今日，我仍未能看到何時才能止暴制亂。所以，就這 2 萬元稅務優惠，我希望如果 2018-2019 年度未能盡享，能夠將餘額帶到 2019-2020 年度。

《條例草案》沒有列明這些條文，但我希望局長能夠認真考慮，在未來補交一項法案，將 2018-2019 課稅年度的稅務優惠餘額，帶到 2019-2020 課稅年度，我相信這將是政府的其中一項德政。老實說，一般受薪階層繳交的稅款不會太多，這百多萬的得益者，我相信絕大部分均未能夠盡享這 2 萬元的稅務優惠，如果局長接納我剛才的說法，採取這樣的措施，得益的人便會更廣，得益的效果亦會更大。既然特區政府已就此作出運算，這 2 萬元優惠是已出之物，不如把好事做得徹底，讓那些繳交利得稅、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不多的人，可以在下一個課稅年度繼續享用上年度的 2 萬元稅務優惠的餘額。

主席，希望政府能夠接納我的建議。我謹此陳辭。

李慧琼議員：主席，正如我剛才在二讀發言時指出，《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訂明的退稅百分比，原本是 75%，後來加碼至 100%。其實，大家都知道為何會加碼，原因就是香港持續出現動亂，令市民及各行各業大受影響。我再次強調，政府最大的責任不是提供甚麼支援，而是止暴制亂，盡快恢復社會秩序，重建法治權威，要盡一切辦法，確保商店免遭破壞，市民出門免於恐懼，社會言論免受暴力威脅。

主席，在這樣的大前提下，我看到財政司司長及各局局長，都為不同行業推出支援措施。今次的修正案是其中一項"加碼"措施。在提出這項"加碼"措施之後，政府亦推出了幾輪紓困措施。不過，我仍想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施加更大壓力。我們已公開表明會支持修正案——我們亦不想反對——不過，我希望局長你稍後能正面回應以下我指出的幾個行業所面對的困難，以及他們提出的"加碼"要求，或至

少告訴我，局方正考慮繼續與有關行業接觸，聆聽他們的"苦水"，然後適時幫助他們。

首先談談旅遊業。反修例引起持續示威，大家知道最受影響的是旅遊業。近月訪港旅客數字急跌，跌幅非常大，如果你有接觸過旅遊業界人士的話，便會知道他們首當其衝。我看回姚思榮議員給司長的信，司長接納了他部分的建議，但有很多措施都沒有答應，亦沒說會考慮。在此，我請局長在稍後回應時正面告訴我，局方與業界有否繼續溝通，以及有否作出回應，因為退稅只是局方推出的第一輪措施，而現時所需的措施不單是退稅。

姚議員建議政府應參考最近數碼港、科技園和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租金寬免措施，透過政府轄下或作為大股東的機構，為旅遊業界租戶提供減租五成。其實，現時很多受害的商戶都強烈要求政府帶頭減租，或推動業主、大業主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減租，但我卻看不到政府有大力去做。這點非常重要，我希望局長可以作出回應，不要說它與此項《條例草案》無關，於是就不作回應。事實上，如果局長你與各業界稍作溝通——當然我現時提及的旅遊業界，他們的情況實在相當艱難——便會知道他們減租的要求真的很強烈。

除了減租之外，我亦留意到有些航空公司為維持經營，很可能要裁員。那政府如何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呢？業界便建議香港機場管理局豁免航空公司航班的着陸費及停泊費，暫停徵收有關費用半年。局長有否考慮過這項建議呢？可否有所回應呢？

此外，入境團旅客數字大跌。雖然過去就入境團的問題，我與姚議員多次交手——姚議員不在席——我亦經常與他代表的業界接觸，希望減低入境團對本地居民的影響。不過，公道一點，現時旅遊業界的入境團業務面對困難，我們都要幫忙反映。

就入境團的情況，旅遊業界的代表早前與局方會面，提出了 6 項訴求，包括建議政府資助持牌旅行社舉辦"香港人遊香港"活動，帶動旅行社、旅遊巴、餐飲業、零售業，亦為導遊、旅遊巴司機及各行各業的僱員創造就業機會，並且刺激消費。他們亦建議政府設立緊急失業救濟援助基金，為生活陷入困境的前線從業員提供支援。早前有一宗意外——或傷人事件——據聞涉案人士有經濟困難，可能他因此——我沒有查證——受刺激而傷人，所以，我們不要小看未來可能出現的失業問題。政府有責任為那些有機會失業或現在已受失業之苦的

人提供援助，亦應該參考 2003 年 SARS 期間的做法，為前線員工參加指定培訓課程提供津貼，鼓勵他們提升技能。

除了旅遊業受影響之外，零售、百貨、飲食業是第二個"重災區"。因為訪港旅客人數下跌，亦因為市民消費力大減，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的商店都難以經營。我們剛才到隔鄰中信大廈一間食肆午膳，店主說不知如何形容所受到的影響。這情況真的很普遍。我亦有留意張宇人議員在電台的說法。他說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員工就要放取無薪假期，他又估計會有過千間食肆倒閉。他提及自己早前曾與不同業主商討租金問題，但現時只有一兩位大業主願意減租，如果租戶遇到無良業主，遲 1 天交租都會被截停水、電、冷氣，業界是難以渡過難關的。張議員亦說希望政府就業界貸款作出百分百擔保，協助業界有足夠的資金……

全委會主席：李慧琼議員，本會現正就修正案進行辯論，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李慧琼議員：好的，正如我剛才指出，我會支持這項修正案，但由於很多業界現時都面對前所未有的艱難，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可以更肯定地表示會繼續對這些業界作出支援，特別是對我剛才提到的減租以及百分百擔保飲食業界貸款的建議作回應。不要緊……我還想一提的業界不太多，讓我把話說完，可以嗎？因為這是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第一次發言。

第三個要提及的業界是運輸界。政府公布了第三輪紓困措施，當中為運輸業提供的措施包括向前線的士、小巴司機提供 6 個月燃料補貼，而專營巴士、商用車輛則獲得一次性 5,000 元津貼。司機都對有關措施表示支持，但我在所屬選區擺街站時，仍聽到很多司機叫苦連天，覺得有關措施作用有限，一言蔽之，雖然有關措施獲正面回應，但政府都要做好秩序、環境讓司機經營。當然，有關措施亦與本會的運作有關，財務委員會("財委會")要能順利通過相關撥款申請，才能夠落實有關措施。我希望局長稍後都談談政府對支援運輸業界有否甚麼新想法呢？

建造業方面，我早前留意到業界召開了記者會，說現時財委會積壓了逾 700 億元的工程撥款申請未審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

不重複了——例如醫院重建等工程項目。現時，很多工人的開工日數減少了三分之一，情況非常嚴重。業界指近年立法會審批工程項目撥款時快時慢，令業界“一時飽死，一時餓死”，亦導致工人開工不足，影響他們的生計，所以……當然，這是立法會的事，與局長無關。不過，由於以上幾個行業(包括我剛提及的建造業)的工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局長可否談談，除了增加退稅的百分比(即由 75% 上調至 100%) 之外，局方還考慮為這些行業做甚麼呢？你可否給我們正面的答覆呢？現時正收聽直播的有關行業的朋友都希望知道這些信息。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陸頌雄議員：主席，我想藉着是次在《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發言，詳細說明我為何支持當局的修正案，以及闡述我對公共理財的看法。回想有關修正案的產生原因，其實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因為庫房“水浸”，本財政年度錄得過千億元的巨額財政盈餘，所以政府有概念要把較預期為多的收入回饋納稅人。

第二階段的建議則在 8 月提出。政府原先提出寬免納稅人 75% 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上限為 2 萬元，但後來卻有紓困的需要，因為自 6 月起，修例風波對各行各業造成影響，特別是在暴力衝擊下，不論僱員或僱主的收入都出現斷崖式的下跌，甚至面臨失業和公司倒閉的狀況。基於這項紓困的因素，政府提出再增加多 25 個百分點的退稅，對此我表示支持。

可是，我一直懷疑從公共理財的角度而言，究竟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政府是否每年因應收入增多而向市民提供退稅，便已足夠呢？政府過去數年均抱持這種觀念，當財政盈餘較豐厚時便向市民退稅，某年的退稅上限甚至高達 3 萬元。至於領取綜援或其他福利的基層市民則可獲發“雙糧”，有各種補貼。然而，一些繳稅不多或一人供養家中數口的市民卻因此被忽略了。其實他們的收入亦是捉襟見肘，也屬於基層或勉強可稱作夾心階層，大多居住在屋邨、居屋或租金昂貴的私人住宅，但過去卻正是政府公共理財概念下，在財政預算案中受惠較少的一群。

政府也曾派發現金，在上一財政年度派發了 4,000 元，但卻弄得滿城風雨及“一鑊粥”，我至今仍會收到零星的市民投訴，指出尚未收到這 4,000 元。所以，政府只向繳稅較多的納稅人退稅，向最弱勢及最需要幫助的人發放“雙糧”，但對於介乎上述兩者之間的市民卻沒有給予太多照顧。

正因如此，儘管特區政府有很多盈餘，仍然深感煩惱，因為財政資源的分配方式欠妥當或不平均，開罪了很多人。我雖然支持今次提出的修正案，但卻認為政府要認真考慮如何在不同的經濟周期下，在公共理財方面做到雨露均霑。特別是在經濟好景時，須讓每一階層均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不會讓人感到政府忽略了一大群人或分配不均，因而引起社會不滿。

政府一直沒有嘗試建立一個分紅機制，而在公共理財併入這種機制的一個例子是新加坡。當地政府會計算每年有多少盈餘可分派給市民，並早已掌握人民的個人銀行戶口資料，方便入帳。故此，根本沒有需要每年填寫一大堆資料，再交由政府部門輸入，過程中又可能出錯，表格或會遺失，甚或會因為入錯資料而招致投訴，總之弄致“一鑊粥”，令“派錢”工作延至翌年也未能完成，徒惹市民不滿。

另一個例子是內地某些村鎮的集體經濟活動，當中也有分紅的概念。一個政府收到的稅款，可說是經營收入，因政府的工作有如經營一間公司，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當有盈餘或投資獲利時，便等於賺得收入或投資股票獲利，應有分紅派息的機制。為何政府不能好好建立一個派息機制，令每一市民可公平地成為政府、社會運作的持份者？分紅機制可確保事事一清二楚，大公無私，人人感到合理和平均，並令派發金錢的行政成本減至最低。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好好思考這個問題，否則每次出現豐厚財政盈餘時，便會面對幸福的煩惱，這煩惱甚至會形成一個政治危機。

在今次修例風波中，市民對政府的信心逐漸消滅，究其原因，派發 4,000 元不力其實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有些市民感到當局連派發 4,000 元這麼簡單的事也做不好，還說甚麼其他大道理呢？當處理這麼簡單的工作也弄成這個樣子，政府的威信和信譽真的會受到很大打擊。

第二階段的建議是由退稅 75% 增至 100%，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項紓困措施，而和退稅一樣，我們原則上一定贊成。所以剛才除一位

議員之外，其他議員均投下贊成票。在紓困方面，我的看法是退稅無疑是一種紓困手段，但是否有更精準或可以刺激內需的紓困措施呢？我希望政府就此思考一下。

甚麼是精準的紓困措施？主席，政府最近一項舉措值得讚賞，那就是向運輸業界提供燃料費用補貼，這便是精準的支援。運輸行業在過去數個月的政治暴力或修例風波中深受其苦，因為整個社會變得很蕭條，的士行業可說首當其衝。工聯會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早就提出，的士、小巴業界因此大受影響，特別是的士業，業內人士在這數個月的收入大減三四成，在我們曾接獲的一些最嚴重個案中，他們的收入更減少了一半。

按我們平常看到的情況，過往是乘客等候的士，現在則是的士在等候乘客。如果單純減免牌費，將只會對車主有利，但為了對前線司機作出支援，於是便調低氣價，每公升石油氣減免 1 元。雖然有些司機仍然感到不足，認為是杯水車薪，但這的確可以直接支援業界人士。根據他們的反映，每月可節省差不多 1,000 元，半年下來便可省卻 6,000 元。當然，對其他車輛也有提供燃料費用減免，有些車輛可減免三分之一費用，車用石油氣則每公升減免 1 元，這都是為了很精準地支援某一行業的從業員。

如要精準地作出支援，最需要的是甚麼？在這次修例風波的暴力衝擊影響之下，各行各業尤其是旅遊、百貨、飲食、酒店等行業，均有很多從業員失業。主席，你可知道他們一旦失業，手停口停，在上有高堂、下有妻房的情況下能夠怎麼辦？

難道要這群"打工仔女"向社會福利署申領失業援助嗎？他們在心理上必然難以接受，因為他們工作多年，一向以身為香港人自豪，敬業樂業，自力更生，現在驟然要領取失業援助及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被迫應徵一些不合適的工作，試問如何能夠適應？

在這特殊情況下，為甚麼政府不能考慮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撥出一筆款項以供在一段短時間內使用呢？勞工及福利局常說在外國的失業保險計劃下，"打工仔"需要供款，所設立的更是一個長期的制度。我也明白財政來源各有不同，但用意都是在工人失業的情況下，在一段時間內提供支援。工聯會的方案是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但有需要人士只可領取半年，而且獲發金額是其原來工資的最多八成，這

樣便能直接補償他在受到風波影響而失業期間所損失的收入，從而減輕對其家庭開支造成的影響。我認為政府既然有盈餘，便應考慮訂立這項措施。

第二方面，除了派發金錢之外，亦要研究如何在市場播種，刺激內需。就政府昨天公布的措施，我們曾諮詢旅遊業工會，他們大致上認為措施過於零碎，流於隔靴搔癢，未能吸引更多旅客。現時旅遊業面對的最大困境是本地導遊無團可帶……

全委會主席：陸頌雄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陸頌雄議員：主席，我只是就公共理財作出舉例說明，解釋應如何投入金錢實際協助市民、工友以至整個社會及市場。我只是舉例而已。

我們提出"香港人遊香港"的構思，希望政府資助市民參加本地旅遊團，即使是一天或兩日一夜也好。到長洲一遊也可入住酒店，港島或九龍的居民亦可到屯門黃金海岸的酒店住宿一晚，參觀某些景點，輕輕鬆鬆地玩樂一天，既可旅遊又能刺激飲食業，並帶動一種開心玩樂的感覺。

主席，開心的感覺很重要，人在感到快樂時會產生很多正能量，所以刺激內需實在非常重要。至於如何加快進行政府一些惠民的公共工程，讓政府工程更快上馬，亦是公共理財中有助政府在艱難時刻燃點市民希望的舉措。當然，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止暴制亂，重建香港的法治權威，因法治有其權威性，市民必須遵守法律，不能以違反法例為榮，以為"跳閘"是很正義的行為，蒙面破壞則完全無需負上刑責。

只有恢復法治權威，才能保障我們的自由，從而……

全委會主席：陸頌雄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陸頌雄議員：好的。只有我們的自由獲得保障，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的收入及政府的收入才能獲得保障，這話何解？

舉例來說，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做生意的自由，不會有公司因其背景、其股東或負責人的政見而受到攻擊或抵制。我們也要有出行的自由，不會因為擔心某地區可能有大型遊行、暴力或騷亂事件而不敢外出。在恢復這些自由後，經濟便能恢復正常狀態，而在這狀態下，政府才會有穩定的收入。只有確保有穩定的收入，才能實行我在二讀辯論發言時提及的稅制改革，令我們擁有持續和穩定的收入，不需要單靠賣地收入支撐，因這種畸形的收入並不理想。

雖然我支持當局的修正案，但我希望透過主席促請局長聽取我們就公共理財提出的建議。政府必須有改革和創新的思維，才能為香港帶來轉機和希望。

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主席，聽畢香港工會聯合會的議員提述失業救濟金和員工的慘況，例如可能要失業，我想指出飲食業的員工其實更慘。雖然他們沒有失業，但卻無法支取薪金。為甚麼呢？他們沒有交通工具乘搭，往往需步行兩小時趕上班，但回到店鋪後卻發現沒有客人，不久後更要關門，店鋪甚至被大肆破壞，有人闖入店內縱火。如是者，離開又不行，不離開又不行，即使離開，又不知道該往何處，家人又擔心。凡此種種，其實不限於周末才發生。很多時候，連平日皆會發生。因此，單單失業率是無法反映出飲食業或其他工種的員工面對的嚴重工作不足問題。他們其實有工作，只是沒有薪金，一如我們飲食業的員工般，沒有生意便手停口停，試問如何經營呢？

主席，就此議題，自由黨當然支持當局將 2018-2019 課稅年度須繳交的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扣減幅度由原本的 75% 修訂並進一步提高至 100%。可惜的是，每宗個案可獲扣減的上限卻維持於 2 萬元不變。自由黨對此有很大意見，因為建議與我們要求把上限增至 4 萬元仍有一段距離。在修訂前，可以受惠的市民估計約為 191 萬名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以及約 145 000 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我可以肯定，經修訂後，可以受惠的人數也差不多，沒有太大增加。以薪俸稅為例，每人可能只獲額外扣減 250 元至 5,000 元不等。

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有關 2019 年第二季(即 4 月至 6 月)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香港的"打工仔"共有 3 870 700 人(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如果當局願意吸納自由黨的意見，將每宗個案的可扣減課稅上限由 2 萬元提高至 4 萬元，那麼除原本月薪平均 28,000 元的"打工仔"可獲全免之外，約額外 350 000 名月薪平均 28,000 元至 39,500 元的"打工仔"亦可獲豁免繳交 2018-2019 課說年度計算的薪俸稅。

主席，在今天的香港，月入 4 萬元的人士生活壓力相當沉重。他們同樣面對樓價高、租金貴、交通費貴等種種生活壓力，但他們卻甚少獲得政府資助。他們在房屋、教育，甚至在照顧雙親方面的開支合共起來，日常生活可用的餘錢已相當有限，可能較獲得不同補貼的階層(例如公屋居民)還要少。他們正正是我們口中常言的"收入中產，生活草根"或"窮中產"的一群。

在這艱難時期，讓他們免稅 2 萬元或 3 萬元，其實除以 12 個月，每月只是 3,000 多元而已，為子女繳交補習費或聘請工人或外籍傭工照顧年老父母後已經用盡。主席，政府坐擁高達 11,000 億元的大額財政儲備，而香港現時的經濟環境又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政府是否應該派更多"糖"呢？財政司司長去年 3 月發表的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雖然只向納稅人退還薪俸稅 75%，但上限卻由 2 萬元提升至 3 萬元，讓很多邊緣中產人士受惠。當然，這與當年錄得大量盈餘有關，但面對今天的非常時期，政府是否應該多走一步呢？

至於商界的困難我更不用多言。自由黨非常希望當局最低限度應馬上停止所有工商企業須繳付預繳稅的安排。如果上年度的預繳稅款額在對沖實際稅款後有餘額，當局應該退回有關款項。對於資金非常缺乏的企業而言，此舉有一定幫助。而且，有關稅款屬預繳性質，以現時的經濟狀況而言，企業的盈利必然大跌。既然這筆預繳稅餘額早晚也要退回，當局倒不如盡早退回，讓他們在如此惡劣的經營環境下可以維持生意。此舉不是更好嗎？

在二讀時，我曾建議當局重推類似 SARS 時期曾推行的信貸擔保計劃。我不厭其煩地向當局指出，這是絕對值得考慮的紓困措施，因為商界現已火燒眼眉，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和微型企業("微企")的眼眉已被燒掉，幾乎燒及上半身。有中小企和微企陸續因為無法支撐而結業，已火燒全身。很多業界人士聽到我呼籲政府重推 SARS 時期曾推行的擔保計劃，均表示大力支持，說該計劃確實幫了他們一把。

政府當時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申請撥款時指出，申請開立為數 35 億元的承擔額，以設立一項特別貸款擔保計劃，為由《銀行業條例》認可的貸款機構向食肆及酒店、旅行社及旅遊車營辦商、零售店鋪，以及戲院及卡拉 OK 店提供的貸款作出擔保。當中更註明，有關公司所獲得的貸款，須用作支付僱員 3 個月的薪酬，並且設有擔保上限：食肆及酒店為 100 萬元；旅行社及旅遊車營辦商為 50 萬元，而零售店鋪、戲院及卡拉 OK 店為 30 萬元。計劃最破格之處，是為指定行業提供 100% 擔保，大大解除銀行或借貸機構的戒心，願意為獲擔保的企業提供貸款。

當局無須擔心門檻太低，因為在提供 100% 的擔保時，當局已規定須符合一些申請要求，包括要持有有效的商業登記證、經營達 1 年等，而食肆的合資格經營期則為 6 個月，便可以申請。此外，申請人必須向貸款機構提交有關文件及明確的結算書，證明本身並無雙重債務或其他銀行壞帳，更要顯示其 2003 年 4 月份的營業額與過去 3 個月的平均數字比較，已最少下跌 30%，才符合申請資格。因此，計劃的設計本身已確保能夠幫助真正受 SARS 影響的企業。

我建議當局可以根據這項計劃的框架及設計，按香港現時的實際情況微調，例如增加承擔額、將資助期由 3 個月提高至 6 個月、延長還款時間、先還息後還款，以及以最優惠貸款利率設定利息等。現時業界的慘況已超出 SARS 期間，而且在短期內看不到曙光。如果政府要"撐企業"、"保就業"，便更應該接納我的建議，讓業界貸款以支付僱員的薪酬。這做法已有先例可循，證明有效，不應該再拖延。

主席，自由黨今天無意阻止當局提出修正案，但我們懇切希望當局細心聆聽中產和企業的問題，而如果香港經濟未見改善，在未來的日子裏更應推出更多有效的紓困措施。

我想向局長指出一項最新數字，我聽到後也感到有些驚訝。有商場店鋪的生意在 8 月和 9 月間下跌了三成，但在 10 月初這 20 多天已下跌近五成。在這個生意應該興旺的月份中，竟然亦有商鋪的生意出現如此跌幅。商鋪平常是"好天收埋落雨柴"的，但他們現在卻連好天也收不到柴，那麼在明年 4 月及 5 月的"雨季"時如何熬得過去呢？就這情況，局長應該與司長討論。我從事這行業多年，亦不曾看到如此大的跌幅。因此，我真的十分希望局長.....特別是，我現在十分擔心員工無法支薪。很多時候，是因為僱主無法開店，沒有生意，因此即使想發薪，亦沒有錢。在這情況下，擔保計劃便能夠針對支付員工薪

酬的問題，我覺得局長應加以考慮。我甚至覺得，局長不應單單考慮提供失業救濟金或失業補助金，因為以現時的情況而言，僱員的就業亦需要補助。我尚未了解他們工資的跌幅，但我相信跌幅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並且相當驚人。

主席，我謹此陳辭。

廖長江議員：主席，政府就《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落實財政司司長於今年 8 月中宣布的進一步稅務寬免，應付目前香港面對的內外經濟環境，當中包括將 2018-2019 課稅年度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 75% 提升至 100%，每宗稅務寬免個案的上限維持在 2 萬元，我表示支持和歡迎。相信很多市民和企業均會歡迎有關的措施，我亦期望政府能夠盡早落實，使大約 200 多萬名市民和企業可以得到一些實在的好處，應對現時複雜多變的經濟環境。

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稅務寬免上限雖然比較上一個課稅年度為少，但主席，我認為力度不算弱，政府收入會減少近 190 億元，佔財政盈餘超過四分之一，對納稅人——尤其是中產來說，更可以為他們打氣，鼓勵他們多些消費，間接支持各行各業，例如受到過去數個月社會暴亂而重創的零售、餐飲和旅遊業。稅務寬免的措施由 75% 提升至 100%，不但具有實際作用，對提振目前社會上的士氣也是很有需要的。

至於利得稅稅務寬免的修訂，算是“加碼”措施協助工商界渡過經濟難關，足見政府預料，將在本年年底公布的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數字不會太理想，經濟陷入技術性衰退周期將難以避免。然而，稅務寬免的百分比雖然已提升至 100%，但以金額來說，即使是原先的 75%，政府也只是少收 19 億元。如果按比例來推算，100% 稅務寬免也不會多於 30 億元，對全港 33 萬多間中小企來說，確實是杯水車薪。如果企業受到現時社會環境和外圍經濟局勢的衝擊，即使上半年有賺了，全年累計下，倒過來虧蝕也說不定，屆時將無法受惠於這些寬免措施。我希望局方能夠繼續密切關注香港未來的經濟情況，在審慎理財的大原則下，需要時便應適當地加強支援措施。

其實政府除提升利得稅寬免措施外，也要想方設法協助香港把握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企業的國際業務總部和財資中心，以及“一帶一

路"沿線地區的商機。主席，因為造就商機會較純粹的財政支援更為有利，亦涉及企業投資，例如可考慮引入地區總部稅務優惠，從而鼓勵更多跨國企業在香港投資、設立地區總部和財資中心。對在本地投資，例如成立與科技發展、幫助科技發展相關的知識產權中心的企業，提供優惠利得稅稅率等，政府均有責任仔細研究，並盡快落實可行措施。

主席，由於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溫，以及香港社會尚未回復平靜，香港經濟前景極為不樂觀，政府不應該將支援措施止於現在，必須因應複雜多變的環境，先行備妥可能的第四輪、第五輪的提振經濟措施。即使多輪措施會增加政府財政赤字的機會，但憑着政府穩健的財政儲備，在與市民一起抵禦經濟下行的風浪後，相信很快便看到風雨後的彩虹。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振英議員：主席，正如我在二讀辯論發言時提及到，《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落實 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的建議，目的相當直接，就是為了減輕納稅人的負擔。《條例草案》原先的具體建議，只是一次性寬減 2018-2019 課稅年度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 75%，每宗個案的寬減上限為 2 萬元。

《條例草案》原本可以在暑假前提交本會二讀，而當時政府亦沒有提出任何修正案，希望可以盡快通過審議，趕及讓稅務局在今年向市民發出的 2018-2019 年度最終應繳稅款通知單中反映出這項優惠，讓大家做好財務上的安排。政府亦預計當《條例草案》通過後，將會有 190 萬名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及 145 000 個法團/非法團受惠，即可惠及合共 2 045 000 名納稅人。政府將因此少收約 190 億元的稅款，當中有 170 億元屬於個人扣稅，19 億元則屬於法團/非法團扣稅。

然而，現實情況卻是，今年 6 月的立法會大會因社會事件爆發而無法召開。到了 7 月 1 日，立法會大樓更遭到史無前例的衝擊，被迫停止運作較長一段時間，因此未能按照原定時間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

自昨天進行二讀，我從這兩天議員的發言內容了解到，《條例草案》並沒遇到任何反對意見。正因如此，政府當局曾積極進一步聚焦研究市民未來或將要面對的經濟困局，並且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官員也曾在本會休會期間主動約見議員進行商討，看看可否在《條例草案》尚未獲得立法會通過的情況下，能讓市民在報稅表上清晰看到今年最終須繳交的實際稅款金額，以在沉重的社會氣氛下給他們帶來少許安慰。雖然有關討論仍未有結果，但我認為政府這個善意想法值得贊許。

可是，政府怎樣也預料不到，因修訂《逃犯條例》("反修例")引起的社會事件竟會在 6 月及 7 月期間對本港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引致百業蕭條，多個行業(包括零售、旅遊、餐飲和運輸業)的"打工仔"紛紛陷入開工不足，甚至失業的危機，並且市民的生活壓力不斷增加。以旅遊業為例，自 6 月爆發反修例風波後，訪港旅客人數不斷下跌，7 月份按年下跌了三成，而 10 月首 15 天更再進一步下跌了一半。同時，因應近月發生的社會事件，香港人的心情變得沉重，更無心外遊消費，致使外遊印花稅按年跌幅超過三成。由於出入境旅客量"插水"，累及許多導遊、領隊被迫放取無薪假期，業界充斥着一片愁雲慘霧。至於運輸業界，有的士司機表示，自 6 月起示威衝突持續，加上近期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經常提早收車，不少市民根本不敢外出，他們的收入因此亦大跌三成至五成。

主席，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剛公布了第四季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季內的綜合營商指數按季下跌了 7.6，跌至 31.4，再創歷史新低。當中，營業狀況分項指數錄得較明顯跌幅，顯示中小企正面臨巨大挑戰，商戶的營商信心持續疲弱。

雖然，政府近期推出了多項支援中小企的措施，但只能紓緩企業的經營壓力，卻不能完全抵銷經濟基本面轉弱所帶來的衝擊。由於失業數據往往滯後於經濟周期，故不排除失業率會在年底由低位上揚，更不排除出現大型裁員潮的可能。

在這種經濟大環境下，政府遂於今年 8 月 15 日決定提出修訂稅務寬免的建議，把 2018-2019 課稅年度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 75% 提升至 100%，而每宗個案的上限則維持在 2 萬元。政府表示，此項額外措施可以惠及 143 萬納稅人或法團，讓他們得以額外節省 18 億 4,000 萬元的稅款。計算一下，即還有 615 000 名納稅人無法受惠於是項額外措施。

由於欠缺詳盡的細節，我無法好像在二讀辯論時般，就稅務寬免作出詳細的分析，以探討不同階層受惠的具體情況。然而，幸好劉怡翔局長剛才向大家多提供一個數字，就是有 133 萬納稅人根本無須繳稅。單單看政府剛才公布將受惠納稅人的數目，便沒有理由不支持此項修正案。不過，我仍想指出，許多議員在二讀辯論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發言時均曾提及一點：為何政府不可以在修正案中既提高稅務寬免比率，亦同時略為調高上限，例如提高至 25,000 元或 30,000 元呢？就這方面，我希望局長能引用一些較為清晰的數據作說明，以說服市民。

無論如何，政府的一次性稅務寬減措施，有助市民減輕稅務負擔，尤其屬較低收入組別的人士。然而，有一種現象值得大家留意，就是自 2000-2001 年度以來，薪俸稅佔政府收入的比例一直趨跌。展望未來，一如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指出，人口老化將對薪俸稅收入帶來進一步挑戰。根據最新預測，本港勞動人口比例會由 2017 年的 59.3% 下跌至 2027 年低於 55% 的水平，到了 2037 年更會進一步下跌至 51.6%。

政府在 2013 年 6 月成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負責為政府出謀獻策，加強規劃香港的公共財政，以應對人口老化問題及政府其他的長遠財政承擔。這個現象最終會否導致政府須削減免稅額或調高稅率，現時還言之過早，但政府未來很可能會更倚重利得稅而非薪俸稅的收入。

然而，與薪俸稅的趨勢相同，利得稅的稅基日漸收窄，2017-2018 年度只有 9% 的企業須繳納稅款，少於 10 年前（即 2007-2008 年度）的 17%，差不多下跌了一半。出現這種現象，大致可以歸究於本港過去 10 年間註冊公司數目大增。在 2008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間，註冊公司數目增加了 1 倍至 127 萬間。據估計，這些新註冊公司規模相對較小，而眾所周知，中小企的失敗率偏高，故這些公司大多因沒有利潤而無須繳付利得稅。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表示，於 2017 年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轄下成立的稅務政策組將會轉移至直屬於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這個稅務政策組有三大工作目標：第一，確保香港的稅制與國際接軌；第二，善用稅務政策，以促進香港的經濟和產業發展；第三，研究擴闊稅基和增加收入。當中的首要工作，是善用稅務政策，推動

產業及經濟發展。至於政府有否計劃展開全新的稅制檢討，我則仍在等待和觀察。

可是，我在此想再次強調，政府在推出接近 200 億元(原定 180 億元，其後再加碼至 18 億 4,000 萬元)的稅務寬免之餘，亦應該盡快研究如何長遠擴闊稅基及改變收入結構，並審慎運用財政盈餘以刺激本地經濟活動，這些才是可持續的公共理財概念。香港市民普遍認為庫房"水浸"，因為我們現時有 11,000 億港元現金盈餘。然而，經實施多輪紓困措施，再加上未來可能還需要再推出數輪其他的紓困撥款，目前庫房或仍可勉強應付，但在經常性收益面對嚴重威脅的情況下，會否在數年間很快便乾涸呢？這是值得政府的財金官員深入研究及探討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現在已接近晚上 7 時 30 分，我認為本會不可能於今晚完成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

全委會主席：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1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7 時 29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7:29 pm.